

耶亞豐索行實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耶王亞瑟索行實

天主堂印

河北獻縣耶穌會恩利格劉准

A. Gasperment. S.J.

Vie de S^t Alphonse de Liguori

— Fondateur des Rédemptoristes. —

(1696-1787).

— Qui orat se salvat —

(S. Alph. M. de Lig. Doct. Eccl.)

Nihil obstat: P. Viot S.J.

Imprimi potest: P. P. Bornet, S. J. Super. missionis

Imprimatur :

† Henricus LÉCROART V. A. de Siensien

Siensien die 1^a Julii 1932

Vita S. Alphonsi de Liguorio.

(1696 - 1787).

Nativitas.	27 sept. 1696	誕生
Doctoratus in jure.	21 jan. 1713	博士
Ingr. in cleric.	27 oct. 1723	入修道院
Sacerdotium.	21 dec. 1726	聖司鐸
Fundatio Congr.	18 nov. 1732	立救世會
Erectio in Ciorani.	1736	立喬拉尼修院
Vota solemnia.	22 jul. 1742	發三大願
Erectio in Pagani.	22 jul. 1742	立巴瓦尼修院
Erectio in Illiceto.	1745	立依來道修院
Approb. Institutii.	25 feb. 1749	批准修會
Erectio in Benevente.	6 apr. 1755	立貝艾王修院
Episcopatus.	20 jun. 1762	晉陞主教
Auxilium temp. famis.	1763	賑濟災民
Infirmitas.	23 jun. 1768	生殘疾
Præsentia apud Clem. XIV.	22 sept. 1774	幫助教宗臨終
Erectio in Stat. pontif.	1774	羅瑪國立修院
Renuntiatio Episc.	9 maii. 1775	亞豐索辭職
Reditus in Pagani.	27 jul. 1775	回到巴瓦尼
Exclusio monast. neapol.	22 sept. 1780	革除南方修院
Mors.	1 aug. 1787	死亡
Introd. causæ.	29 apr. 1796	為可敬
Beatificatio.	6 sept. 1816	列真福品
Canonisatio.	26 maii. 1839	列入聖品
Doctor. Eccl.	11 mart. 1871	公教聖師

人名

利高烈
 達(奧亞)
 艾谷類
 馬濟尼
 利巴
 陶神父
 傳教會
 柴來德
 范主德
 顧神父
 費神父
 馬神父
 撒厄里
 魏道修士
 巴神父
 孟神父
 包(得理)
 勞西沙勿畧
 畢紅衣主
 魏拉尼
 馬惹臘日臘爾
 好費包格助孟
 梅神助孟
 格篤
 本約
 比司紅衣
 奧西尼

de Liguori
 P. Tannoia C. SS. R.
 Hercule
 P. Mazzini
 P. Ripa
 P. Torni
 Congr. de Prop. Fide
 Sr M. Céleste
 Mgr Falcoia
 P. Cutica
 P. Fiorelli
 P. Manulius S. J.
 P. Sarnelli
 Fr. Vito Curzio
 P. Pagano
 P. Mandarini
 P. Sportelli
 P. Xav. Rossi
 C^{at} Pignatelli
 P. Villani
 Gérard Majella
 Clém. Hofbauer
 P. de Meo
 Clément
 Benoit
 Pie
 C^{at} Spinelli
 C^{at} Orsini

人名

長多尼修士
 總安加助主非天人
 白方聖亞蔡馬買達買方費窩盧小馬戴高雷買白德巴納聖費奧戚保
 祿淑教天
 拉齊理父靈太
 助愛教父教齊
 來來增理德老
 撒
 爵

de Brancone, min.
 Fr. Franç. Antoine
 S. Charles
 Alexis, dom.
 Mgr Sersale
 Don Maffei
 Canella
 Tanucci
 C^{al} Castelli
 P. Franç de Paule
 Ferdinand IV
 Voltaire
 Rousseau.
 Teresina
 P. Maione
 Mgr Testa
 P. Corrado
 P. Leggio
 Mgr Caraffa
 P. Blasucci
 C^{al} Deschamps
 Barbarese
 Nardone
 S. Vincent
 Frédéric
 P. Nonnotte
 Cicéron
 Paulin diacre.

地名

納波里
 佛稜斯
 米蘭
 星場市
 小堂演說
 中國公學
 福加
 亞瑪非
 加拉拉
 列日
 公加
 斯加拉
 亞納大
 撒來艾
 喬拉尼
 否米各
 加賽德
 奧塞拉
 巴夏尼
 亞加大城
 奧拉道
 依來高
 位艾德
 加隆
 加拉伯省
 西西里
 大布奧山

Naples
 Florence
 Milan
 Place de l'Etoile
 Conf. des Chapelles
 Coll. des Chinois
 Foggia
 Amalfi
 Castellamare
 Liège
 Conza
 Scala
 Case d'Anastasio
 Salerne
 Ciorani
 Formicola
 Caserte
 Nocera
 Pagani
 Ste Agathe des Goths
 Nole
 Iliceto
 Vico
 Gaëte
 Cava
 Calabre
 Sicile
 Mont Taburno

地名

貝 艾 王
 老 來 德
 羅 瑪
 亞 連 造
 紀 甘 底 國 都
 聖 座 里
 希 非 塞
 憂 保 西
 福 老 里 島
 否 里 表
 古 蘇 威
 維 來 埋
 巴 拉 桑
 憂 奧
 撒 奧 拉
 艾 老 來
 來 來 得 來
 來 來 橋 頭

Bénévent
 Lorette
 Rome
 Arienzo
 Girgenti
 Etats pontif.
 Scifelli
 Caposele
 Frosinone
 Foligno
 Gubbio
 Vésuve
 Palerme
 Calasance
 Sarno
 Airola
 Lettere
 Port de Reggio

序

吾主耶穌向門徒說：你們是世上的光。人點燈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爲光照家中諸人。你們的光也該照耀人前，令人覩爾善工，光榮在天大父。亞豐索樣樣遵行耶穌的這話。十八世紀上，他爲光照聖教，著書立說，講道宣傳，引人走天國道路，特爲更改意國南方弊病，就立了救世會，專爲救人失迷，使亡羊歸棧，走徧村莊，宣傳福音。

會祖各有其目的，各修其德行，聖五傷方濟格豎立神貧旗，多明我賴着玫瑰經，得了神效，擯斥異端，回頭之人，不計其數，依納爵反抗誓反教，刪除壞風俗，至於亞豐索振興教友心火，著了顯明道德書籍，力闢讓斯尼異端，敗壞哲學邪說，引人妥當救靈。

因此比約第九定亞豐索爲公教聖師。羅瑪聖部說他著的道德書不寬不嚴合乎中道無處可摘。可以隨他指引。引人救靈的神師能安然走此道路。沒有失脚跌倒的危險。看完聖人行實。也不知他的剛毅大。他的良善大。當初亞豐索在罪人身上倒了良善油。並剛毅酒。能調治各樣疾病。他提醒人敬畏。天主是倒酒。盼望天主仁慈是倒油。也分清何爲領聖事緊要預備。何爲領聖事多得之效果。他說。各人私見。不爲公規。凡是綑綁良心的法律。該是準願發的。若不是准定的規誠。人能隨便遵守。若是確定的規誠。都得遵行。不能出乎規轍。無論規誠准與不准。在諸事上。當以愛德爲主。 *In dubiis libertas, in certis unitas, in omnibus caritas* 也分清何爲誠命。不得違犯。何爲勸諭。隨便遵守。可他親身實行。引人隨從勸諭。不

* 命人擔這不勝之責。總之，亞豐索嚴以待己，和以處衆，對於天主，更有熱誠。

亞豐索爲讀書少年，世俗人，爲神父神師會祖，並爲主教，都立了表樣，流芳百世。

聖人當祈禱宗徒，時常祈禱不斷，令人祈求天主，也不間斷。又說，人若祈禱，沒有下地獄危險。聖人提醒教友熱愛聖母，每天念串經，管保聖母忠僕，不至失落靈魂。又勸人勤領聖體，因爲當時人心恐而懈，不敬慕聖體，他就提醒冷淡人，每主日領聖體一次，熱心人可以天天領。他說，數着領聖體更悅樂耶穌聖心。他是破壞差謬道理，使人多領聖體，相近天主的前驅。

創辦大工程，免不了負重責，聖人受苦，不在小處，譬如凌辱、誣告，

負責、疾病、一直到死、艱苦備嘗。立修會、修會棄捨他、保護聖座、教宗革他會祖地位、勸人聽命、教宗見怪他不聽命、本瞻禮祝文上說、聖人如同光明火、又如火中焚燒乳香、*Quasi ignis efulgens, et thus ardens in igne, 觀其行實可以明瞭。*

余將聖人行實、敬獻中國聖教、熱心教友、衆修士、修女、傳教神父、並主教們、均以聖人爲榜樣、各盡其善。聖人行實、如同照各樣德行的鏡子、可以照樣去行、因此盼望中華聖教、年年興旺、多添修道士、增加入會、自南至北、一口同音、齊呼耶穌、聖心、爾國臨格於中國云云

降生後一九三二年、大名府天主堂

耶穌會司鐸孟亞豐索 著

目錄

卷一 從誕生到立救世會 (1696-1732).

- | | | |
|-----|-----------|-----|
| 第一章 | 亞豐索出身富貴 | 一 |
| 第二章 | 亞豐索出學當律師 | 八 |
| 第三章 | 亞豐索辭職不當律師 | 十二 |
| 第四章 | 亞豐索奇妙聖召 | 二十一 |
| 第五章 | 亞豐索修道 | 二十五 |
| 第六章 | 亞豐索聖神父 | 二十九 |
| 第七章 | 亞豐索在市場演說 | 三十六 |
| 第八章 | 亞豐索在聖家公學 | 四十七 |
| 第九章 | 聖母發顯給亞豐索 | 五十三 |

第十章 亞豐索舉意立救世會

五十八

第十一章 人都反對亞豐索

六十三

卷二 亞豐索立救世會到陞主教 (1732-1762)

第一章 亞豐索立會遇着的阻當

七十三

第二章 亞豐索在斯加拉立修院

七十九

第三章 亞豐索收留別的徒弟

八十四

第四章 亞豐索立避靜神工

九十

第五章 亞豐索撒來艾城外傳教

九十四

第六章 亞豐索宣傳的方法

九十八

第七章 會友發聖願

一百七

第八章 聖人在巴憂尼立一個修院

一百十

- 第九章 亞豐索以德報怨 一百十八
- 第十章 在憂保塞立修院 一百二十五
- 第十一章 亞豐索求批准救世會 一百二十九
- 第十二章 救世會會典的大綱 一百三十六
- 第十三章 幾位會友善生善死 一百四十四
- 第十四章 救世會被人誣告 一百四十九
- 第十五章 亞豐索打發會友往意國南路
- 一往加拉伯 一百五十五
- 二往西西利 一百六十
- 第十六章 亞豐索在納波里內外操心 一百六十二
- 第十七章 亞豐索治理修會有條有理 一百七十

第十八章 亞豐索指導教民的法則

一 講道理

一百七十六

二 聽神工

一百七十七

三 領聖體

一百八十一

卷三 亞豐索陞主教到回本會 (1762-1775)

第一章 亞豐索晉陞主教

一百八十七

第二章 亞豐索在羅瑪

一百九十四

第三章 亞豐索來到本區重整修道院

一百九十九

第四章 亞豐索巡閱教區

二百八

第五章 亞豐索在本府裡定日規

二百十五

第六章 亞豐索荒年調濟災民

二百二十六

第七章	亞豐索治理修女院	二百三十二
第八章	亞豐索管理教區用盡心力	
一	檢查教務	二百三十九
二	常宣講	二百四十四
三	力量衰敗	二百四十七
第九章	救世會被窘難	
一	在依來道	二百五十
二	在西西利	二百五十三
第十章	亞豐索殘疾求辭職	二百五十四
第十一章	亞豐索掛念家庭的人	二百六十二
第十二章	亞豐索幫助教宗臨終	二百七十

第十三章 亞豐索修各樣德行

二百七十六

一 謙遜

二百七十八

二 神貧

二百八十二

三 良善

二百八十六

第十四章 教宗准許亞豐索辭職

二百九十二

卷四 亞豐索回至修會到死(1775-1787).

第一章 亞豐索又治理修會

二百九十九

第二章 救世會遇着大危險

三百七

第三章 亞豐索行的幾樣善舉

三百十三

第四章 馬神父私自更改會典

三百十七

第五章 聖亞豐索開總會

三百二十五

第六章 聖亞豐索屬方神父管轄

三百三十五

第七章 亞豐索失寵忍耐

三百四十三

第八章 聖亞豐索在椅子上生活度日

三百五十一

第九章 亞豐索心窄受乾苦

三百五十七

第十章 聖亞豐索臨終死亡

三百六十五

第十一章 聖亞豐索得光榮

三百七十一

聖亞豐索行寔

卷一 從誕生到立救世會 (1696-1732)



第一章 亞豐索出身富貴

聖保祿給格林多人寫信說(1 Cor. XV. 41)日頭的光華是一樣，月亮的光華另是一樣，星宿的光華又是一樣。這星星與那星星的光華也有分別。聖人如同星星發光。聖人發光的大小不同，有的光照普世，有的光照一國，有的但光照一方。有的聖人發光就是各處去講道理，提醒人回頭，如同古教的先知們一樣。有的聖人當聖師，他們在聖教會如同燈燼，光照在下的教民。有的聖人立了

修會、當聖教會的棟樑、扶助聖教。

亞豐索同聖巴西畧、聖奧斯定、聖伯爾納多所得的三層光榮相同、就是他也是講道人、也是聖師、也是立會的會祖。亞豐索是十八世紀上的宗徒、相反邪說、破壞有毒的邪教、也立了救世會、爲的到處相幫救人的靈魂。

亞豐索是大家出身、他父母不但是尊貴的人、也是個熱心的人。他的父親利高烈是海軍的官長、本國國王嘉祿第二看重他、他寔在是富貴教友的榜樣、他習慣默想吾主耶穌的苦難、他在船上恭着耶穌苦難的像、有時候爲振興心火、也去避靜。亞豐索的母親叫賈亞納、更熱心、看着天主教他來到世上、爲生一個聖人。亞豐索受了他母親的好教訓、修了極高的德行、也成了聖人。

亞納婦人活於天主，死於自己，但想盡管家的本分。他如同修女們天天念日課，默想，作苦工。到九十歲的時候，他還是嚴嚴緊緊的守大小齋。

天主降福了這兩個有大德行的夫婦，他們生了七個有大德行的兒女，長子名叫亞豐索。降生後1696年九月二十七日，生在一個避暑莊上，相離納波里城不遠。過了兩天，聖彌額爾瞻禮領了洗。亞豐索來到世上，他父母如同聖若翰的父母一樣，很樂意的感謝天主，也把他獻給天主，求聖母保佑。

有一天，耶穌會神父聖方濟格熱羅尼莫去見亞豐索的父母，用手抱着小亞豐索，降福了他，向他母親說，這個小孩子將來要活大年紀，不到九十歲上，就不能去世，他將來還要晉陞主教，爲光

榮天主他要辦成大事業。最奇妙的，是過了一百五十年以後，在
1839年五月二十六那一天，亞豐索同聖方濟格一齊列入聖品。
他母親亞納一聽聖方濟格說的這話，就發奮勉力在小孩子靈
魂上撒了修德的種子。他早晨起來，就叫孩子念早課，晚上叫他
們學要理，都一齊念玫瑰經。每主日他就領着他們在自己的神
師巴神父跟前，相幫他們躲避犯罪。另外這熱心的婦人提醒自
己的兒女恭敬聖母、愛慕吾主耶穌。

亞豐索他有三個兄弟，三個妹妹。老二叫本篤，後來進了本篤會。
老三聖了神父，老四成了家，在世俗當中立善表。他那三個妹妹
路依撒，並亞納進了本城的修會。德肋撒嫁給了一個公爵的體
面人，一輩子效法他母親善德。

到底亞豐索所修的德行，都超過他的兄弟妹妹們。看着他一來，到世界上，就有天然的德行，他一心喜歡祈禱行善。小的時候不愛玩耍遊戲，但凡是歸於上愛天主，下愛世人的事業，他都喜歡去作。他有時候往清靜地方去，同天主默談，躲避熱鬧繁華。

到九歲上，他進了尊貴少年會。這樣熱心，到開會的日期，常來不缺，一舉一動，端正，留心聽道理。本神父就允許他開聖體。別人看見他望彌撒，領聖體，常跪着，在手裡拿着經本，就都動了心。

他母親早就教給他默想。到默想的時候，他自己從心裡願意默禱，也不用別人提醒。除了念公經以外，又添上別的經，連自己定的經，一點也不忘。亞豐索既然從小就修了這樣的德行，所以天主就賞給了他格外的恩典。到了十二歲，就提拔他，到默想極

高的地步。

有一主日，神父領着會友到一座山上，在一個野莊涼亭上，遊玩散心。亞豐索的同伴請他一齊去玩耍，他屢次推辭說，我不去。因為他們再三的請他，亞豐索也就隨從他們去了。不料想亞豐索一連三十次，全玩贏了。別的孩子一看，就生了嫉妒的心，其中有一個最冷看他的，向他說了一句不然的話。亞豐索一聽，就紅了臉說，你看爲不要緊的幾文錢，你怎麼就得罪天主呢？這是你的錢拿去罷。說完了，亞豐索把贏的錢都扔在地下，就躲開他們，往野莊樹林子裡去了。一天到晚，誰也沒有見他。天傍黑，到回城的時候，他的會友找他也找不着，喊他也喊不應。他們走遍了花園末了，就見他跪在一棵樹上邊所掛的那一個聖母像前，神形超

拔有人在他跟前，他不理會，也聽不見有響聲。過了工夫不小，他才醒悟過來，一看見許多少年，恭恭敬敬的週圍着他，就害起羞來了。得罪他的那個少年人，就後悔說：我作的是什麼事呢！叫一個聖人難受。

這個故事，是個老人親自看見的，他後來給達神父述說了，是如同聖亞豐索行寔的一個摘要。從此以後，他厭惡玩耍，他潔淨如同天神，他怕人得罪天主，他看不起錢財，喜歡避靜默禱，格外熱愛聖母，在聖母像前，明明的神形超拔，末了，還是用善言善表，提醒別人回頭。

這故事也發明亞豐索母親好教訓的結果。他上大年紀的時候，還贊成他母親的高見識，出衆的善德。又說：若小的時候，我行了

一件善舉，躲避犯罪，那都是我母親的功績。他又說，我父親臨終的時候，我雖然願意去望見他，我壓伏自己沒有去，趕我母親將要死，若沒有阻當，我捨不得不去，相幫他得善終。

有這樣母親的孩子，是有福的，這樣教訓孩子的母親也是有福的，聖人的母親，是可贊美的。有幾位神父說，我修了道，我聖了神父，都是因為我母親的緣故，是因我受了他的好教訓，我就隨了他的指引，他的善勸。



第二章 亞豐索出學當律師

為給天主辦成大事，亞豐索得有各樣學問。他喜歡念書，他父親也很贊成他讀書，也請了一個有才德的私塾教員。他學拉丁，希

* 臘、法國、三國的言語，很有程度，有長進，後來他也學習算術、哲學。餘外還學圖畫、修府蓋舍、編意國的詩詞、奏音樂，都長進非常的快。放學以後，他也喜歡出外打獵。

亞豐索畢業以後，他父親有意教他上法政學堂，也學國法，也學教會的律例。亞豐索讀書這樣進步，以至於到十六歲上會了進士。按當時的風俗，會進士的時候，該穿禮衣，但是旁人爲他預備的禮衣太大。人看見就抿着嘴微微的喜笑。亞豐索明悟大，衣服也大。後來提起少年的時候，那個故事來，說他們教我穿那樣大衣服，以至於搭拉到我腳底下，教人看見就笑話。

亞豐索三年的工夫，爲的長見識，在納波里衙門裡，常去看過堂，常去聽律師的演說。過了這時候，他自己當律師，保護那受屈打

官司的人。許多人都請他上堂講話，原諒他們的好處。亞豐索不敢推辭。他一開口演說，那官司都打贏了。可是他但管有理的公道事，凡是不合理的事，他一概推辭不管。誰有理他就保護，不辭辛苦。等到事情了結，說明情理，才止住不管。不久亞豐索在本國成了一個出名的律師。仗恃自己的才幹，審判廳判官的信用，並他家庭的勢力，可以盼望升到極高的地位。

到底用心盡律師的責任，也不耽誤修理自己的道德，悅樂天主的心意。他也往養病院裡去伺候病人，安排他們的臥具，給他們端飯，安慰他們的憂苦。他父親也不阻當他行這卑賤的善舉。他每年領着他到耶穌會，或是到味增爵修院裡去行避靜。每次避靜，每次振興自己的心火。他行爲穩重，眼目端正，一舉一動端方。

面容溫和良善。同他有來往的人，一看就動了心，想着修德立功。他父親有一次過海，回來帶着一個斐洲回回的僕人。這個僕人伺候他。一看那個表樣，就說：我想結這樣果子的教門，必定是真的。一個教門能提醒人品行這樣端正，不能是假的。跟學習經言要理，忽然生了病。雖然看着病不甚重，他求領洗說：聖母、聖若瑟、聖若亞敬，發顯給我了，命我領洗，越早越好，不該遲延。因為他們願意教我升天堂，同他們一齊享福。因此有一位神父給他付洗。他領洗以後，有人給他說：你現在安歇罷。他答應說不是安歇的時候，待一會我要升天堂。果然待了二刻，那個有福新領洗的人，喜喜歡歡的，把自己的靈魂，托於天主手裡，就平平安安的咽氣死了。這是亞豐索救的，送到天堂的，頭一個靈魂，也是聖人所救。

許多靈魂的前驅。

※

第三章 亞豐索辭職不當律師

天主揀選亞豐索爲的後來把罪人從世俗當中救出來教他們棄絕虛體面假光榮。因爲他知道世俗的牽連經過世俗的危險。差一點沒有入世俗的圈套。還使易教世俗人聽他賓服他。他後來可以說你們信服我罷。我知道在世俗當中都是妄費日月。貪謀虛中之虛。幻中之幻。猶如坐席看戲玩耍。那都是世俗人的寶貝。却是那世俗花裡有棘茨。那好穀子裡頭有莠草。那美酒裡頭有鳩毒。甘蜜裡頭有苦膽。得小心謹慎。我自己經過這些事。我後悔這些幻夢般無用的快樂。

他父親高攀，教亞豐索妄想得大功名，光榮自己的家庭，因為亞豐索大方體面，聰敏，有志氣，有德行，人都願意同他有來往，盼望後來他作自己的門婿，所以他父親願意教他同尊貴人有交接，用坐席拜客，奏樂，諂媚的鎖鏈，關住自己的兒子。

有一天晚上，亞豐索的父母請人赴席，有一個使喚人粗心失手，亞豐索的父親怒從心起，不但責備那個僕人，還是報怨不止，亞豐索一看就不由的給他父親說，我的父親，你為什麼這樣吵鬧，你一開口就說個不了，亞豐索本來說的不對，他父親急不能勝，就打了他一巴掌，亞豐索不言不語的，回到自己屋裡，及到坐席的時候，亞豐索還沒有回來，他母親上樓去看他，一開門看見他的兒子，在苦像跟前涕哭流淚，並不是因為挨打，是因為說差了。

一句話。一看他母親，就求他一齊去，求父親寬免。

亞豐索雖然沾染了一點虛體面的塵土，到底在世俗當中沒有失落天主的敬畏。他的心如同柔軟的木頭，漂在世俗海中，却是沒有沉到海底。他因為謹守五官，沒有陷於誘惑，躲避了犯罪的機會。他本是近視眼，所以常帶着眼鏡。到底一出門往世俗地方去，他就把眼鏡摘下來。後來他給一個同會的修士述說了，正在沾染世俗的時候，一個小罪也沒有明知故犯。他說：雖然我去聽演說看戲，沒有不正經的偏向。是為聽奏音樂，顧不的想別的雜念。可是他不斷的被了害，熱愛天主的心火，慢慢的減少了。天主若沒有提拔那少年人，必定落到冷淡的地步。他上了年紀，自己說了，若是我多在世俗當中，我必定要跌在深淵裡。

到 1792 年，嚴齋月的時候，一個朋友請他往味增爵修院去避靜。他說，我一輩子所得的恩典當中，數着這次在修院中得的更大。他同天主神交密談，獨居的時候，一想他才遇着的危險，就後悔他太愛惜了世俗。於是他就立志棄絕世俗，永遠割斷來往，離開結婚的盼望，一心願意守貞歸向天主。天天用好幾點鐘的工夫，跪拜聖體，也不頭動身搖，他也喜歡在祭臺上，供些花草，如在拜聖體錄上說，因為我習慣拜聖體，所以雖然我有一點冷淡疏忽的缺處，到底我想着遠離世俗。可惜我二十六年的工夫，在世俗當中生活度日。

當時有個希罕事跡，教人心驚膽寒，另外感動了亞豐索的心，就是在意國北邊福朗寺城裡，有一個尊貴少年人，在一個修院避

靜的時候，苦求天主寬免同自己一齊犯罪的女人，可是天主沒有賞給那個罪人回頭的恩典就死了。忽然這個靈魂發顯給他說：你從今以後，不要再管我了，我如今下了地獄。說完這話，遂就把一隻手放在跪橙上邊，那個聖像上湯壞了，也留下手印的踪跡。那時候有人把這軸像才捎到納波里，有一位神父講道理的時候，教人觀看這像，人都大大的動了心。另外亞豐索止不住的恐懼，不得平安。這大方魁偉的少年人，一入了賽跑場子，長發奮，勉勵前進，永不歇息，多嗜得了獎賞，才止住不走。第二年亞豐索同他父親，一齊去避靜的時候，又堅固了這離開世俗的志向。再說，他一受了聖神的默啟，絲毫不違背，就拿定了主意，把他長子的地位，讓給自己的兄弟艾谷類，離開世俗不婚娶。從此以後，他

厭煩同世俗人來往，不得已，因為怕他父親煩惱，他就跟着他父親去，拜望富貴親戚朋友。亞豐索喜愛想死後的情景，世俗人一看，更加倍勉勵，教他想生前的事業，入自己的圈套，把他捆住，不能搖動才好。那時候，他父親有意教他娶白公爵的閨女，也告訴他兒子，就提起親事來，公爵那一家都滿心願意。亞豐索不好意思，思箭直的違背父親的意思，就自己上那一家去拜望，可是不但不想買那小姐的心，反到因為自己格外拘束，就冷淡慢待他，教他厭煩發惱。亞豐索的父親不懂得為什麼，他兒子對待那女子這樣冷淡，常願意給他成親。那時候，亞豐索還不願意說出那心底的密事來，心中遊意不定，如何是好，甚是為難，向他父親說，我身體軟弱，肯生疾病，我不想婚娶。天主倒想法子折斷捆綁末次

的鎖鏈子，就是推去他當律師的那個阻當。

到1783年，有一天正想着在審判廳演說，保護一個富貴人，這個官司關係不小，若打贏了，被告的人，就能得二百五十萬佛朗。左思右想一月的工夫，看了又看，立的那些文書，就高興想，必定有情有理，這個官司不能不打贏。所以到過堂的時候，放心大膽的，往審判廳裡去了。他演說了一番，審判廳的人們一聽，都驚訝他的口才。他一言一句的，提出法律發明呈詞，理由，手勢，都很有趣。意有次序，都想着按他的意見判斷。忽然對方的律師平安立起來，止住不教他說，遞給一張狀紙，向他說，先生，靠着真憑實據，同你演說的不相對，你再仔細查考這個打官司的呈詞，你忘記了一個字句，你再念一遍，就知道那個文書正相反你說的理由。他沒

有看清那字句的意思，就慌忙使勁說，拿來罷，教我看，他就接過來又念了一遍，念完了就說：你說的有理，我說錯了。亞豐索一看，靠着那字句，他的對頭實在的有理，不能疑惑，他想是如同從夢中醒過來一樣，他一看臉紅害羞到極處，也瞞藏不住。審判廳的判官說：放心罷，那是常有的事，不必奇怪，到底也是白說，安慰不住他。亞豐索躲了他們起身走了，一連好幾次說：吁，世俗，現在我認識你了，吁，審判廳，你也永遠不能見我了。

亞豐索回家去，不理會走了什麼路，到了家裡上樓進他的屋子，關上門，他父親正不在家，他母親不理會他，心裡擾亂不安，到吃午飯的時候，喊他也不答應，敲門他也不開門，說：我不吃飯。到用晚飯的時候，也不吃，家裡的人一看，就手慌腳亂，不懂得有什麼

緣故。第二天他父親回來以後，敲門也不給他開門，人都憂悶到極處。他母親哭着說：「哎呀，他要死，他父親急的不了說，叫他死罷，死了就死了，不拘怎麼樣。」亞豐索這一天沒有開門，一天到晚沒有吃飯。等到第三天，一聽他母親慟哭不止，就出來吃飯。人勸他吃點東西，他就吃了一塊甜瓜。他後來提起那個光景來說：「我當初吃了那一塊甜瓜，覺着苦的相似苦膽。」

趕後來心裡平安以後，他承認了當時過於隨從本性的偏向。到底這兩天的工夫，思想當律師的危險，他就拿定了主意，總不往審判廳那裡去。那些仗賴自己打官司的人，他都辭別了。在家裡閉門不出，如同隱修士一樣，專務祈禱默想，或看聖書，但是爲進堂念經或伺候病人，他才出門。有時候他三點鐘的工夫拜聖體。

同吾主耶穌來往密談。無怪乎不久，他就拿定一個終身的志向。

第四章 亞豐索奇妙聖召

亞豐索現在自由，無論走什麼路，也可以自己作主，別人都不知道他要拿定什麼主意，那是他的密事，惟獨天主知道。因為亞豐索後來在聖教會該有長久的勢力，該等着天主在他身上發明自己的意思，不教自己或自己的徒弟疑惑他的聖召，不是從天主來的。

他父親還想着教他當律師。有一天晚上給他說，明天有個官司，關係咱一家的人，明天在審判廳約定停當，誰輸誰贏，你相幫我們罷。亞豐索謙謙恭恭的答應說，從今以後，除了管理靈魂的大

事以外，別的我都不管了。他父親一聽就難受起來了，可是還不失望，裝着沒有聽清這一句話。待了不多的幾天，他父親又請他上朝去，慶賀王后的生日。他推辭不去。他父親再三的請去，他答應說：你願意我上那裏去作什麼，世俗都是虛假的，一點用處也沒有。這一次他父親一聽就很生氣。他兒子看他那樣難受，就變了主意給他說：你既願意我去，我就去。他父親急的給他說：你願意往那裏去，就往那裏去，隨你的便罷，願意作什麼，就作什麼，我不管你了。

他父親看他可愛的長子，願意離開世俗，不想光榮自己的家庭，沒有發達產業的盼望，就離別他，命僕人套車，可是他上了車，沒有往朝廷那裏去，往自己那個避暑莊去，消散悶氣去，就是聖人

但看父親難受到極處，心裡也是很痛快。愛悶一上來，他就說我的天主呀，我該作什麼呢？我違背父母的意思，算得罪你，我隨從他的意思，恐怕更是得罪你。爲平息這發愁的浪頭，一出門，就往養病院裡去，看守病人，安慰他們。他照顧病人的時候，忽然發顯大光，週圍着他，他覺着房屋振動，遂就聽見在暗的一個聲音給他說：你離開世俗，把你自己完全托給我罷。他雖然奇怪這事跡，還是接着伺候病人。及趕他下樓的時候，看着養病院還是搖動，又聽見這次有個明顯的聲音給他說：你離開世俗，把你完全托給我罷。他就站住不走，哭着向天主說：主子，我違背你的聖寵時候太多，你看這就是我，你願意用我作什麼，就作什麼。他立時往救世聖母堂裡去了，跪在聖母像前求聖母保佑。聖母聽了他

的祈求，又第三次發大光，多光照他的明悟。這一次看着遮避他聖召的那個雲霧，如同冰雪遇着日光，忽然消散了，他不含糊，他立時把自己的靈魂肉身都獻給天主。爲在聖母跟前發顯自己忠厚誠實的心情，他就把他所帶的寶劍解下來，放在祭臺上，當個歸向天主準一的憑據。

那是 1588 年八月二十八日，亞豐索稱這一天爲回頭的日子，也不知道怎麼感謝天主是好。聖人雖然很謙遜，不肯提自己的密事，他可沒有瞞着這養病院裡顯的聖跡。他後來自己親口給同伴的會友述說了一遍。他多嗜路過這救世聖母堂，就進去感謝聖母的大恩。從此以後，他常稱呼聖母爲自己的母親。

再說到晚上，去見他的神師巴神父，給他述說這一天所遇見的

光景想着修道聖神父，進默禱會。那高見的神父贊成他，勉力地向他說：你不用忙迫，不用心急，得求聖神指引你的路。所以回了家，身體雖然在家，可是他的靈魂早就跑到修會。他還是三天的工夫避靜也不吃飯，可是這一次不是一樣的緣故，不是因爲丟人，害羞不喜歡，是因爲天主充滿了他的心，他一嘗着天主上智的美味，就不想吃世俗上淡泊的食物。



第五章 亞豐索修道

亞豐索還沒有完全滿他修道的希望。因爲沒有他父親的準許，他修道不等他父親允許，必激發他過於生氣。他的神師也覺着箭直違背他父親的意思，不算明智。到底誰也知道，他父親允許。

甚是爲難。

亞豐索受天主默啟的時候，他父親正不在家。趕他回來以後，聽見他兒子，還是三天的工夫，不開門也不吃飯，就懂得他拿定了結實的主意，非棄絕世俗修道不可。他終究不失望，就試探他兒子，千方百計的勸他改主意。有時候贊稱誇獎他，有時候責斥嚇唬他，有一天他父親給他說：我求天主把我們兩個人的靈魂，收去一個才好，因爲我不願意再見你了。

亞豐索受盡磨難，拿了主意，給他父親說明自己立志的緣由，他說：我的父親，我看你爲我的緣故，心裡難受，到底我應該給你述說明白，我不願意當個世俗人，天主願意教我進默禱會，我該聽天主的命，請你別怪乎，並求你也降福我罷。他父親一聽，更覺着

失望，一聲長嘆，一句話也沒有說，就離別了他的兒子。到底誰不知道父親的愛情，不能被壞，常存不滅。他父親又起了盼望的心，想了一個法子，就是托親近的人，替自己勸他兒子另改主意。所以他請了幾位神父，和尊貴的世俗人去見他，他們勸他說：你伺候天主，無如孝愛你父親罷。他們說什麼，也是白費口舌。亞豐索恒心保存聖召的恩典，總不放手。他常說：天主不願意教我走世俗道路，他願意教我修道，我不該隨我父親的意思，我該聽天主的命令才是。

他父親這時，還不肯允許，但聽了聖人的舅父賈主教，並紀神父，和他神師巴神父的勸諭，無奈何，就允許他兒子修道，可是沒有允許他進會。天主的上智，預先定了，亞豐索不該進一個從前立

的修會。他該自己另立一個新修會。所以他暫且在家閒着。先辭別了長子的地位。讓給他兄弟。也求了他父親領着他去見納波里總主教。主教很驚訝很贊成。也給他父親道喜。他父親一聽。就答應說罷不得我的兒沒有拿這個主意才好。可惜。主教也是看出來。他拿定了。永遠不改。

亞豐索常等着他父親給他買修道的衣服。可是他父親不給他買。聖人就想辦法。買了一身修道的衣裳。穿上了。那是178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了二十七歲以上。現在能同宗徒一樣說。主子。我爲跟隨你的緣故。全離開棄捨了他們。如同聖保祿。爲得吾主。該拿着萬物當作糞土。就是豐富的家產。世俗的高位。並一切體面來往。安逸快樂。帝王的恩寵。他都拿着不直分文。就捨棄了。毫

不介意。

他如同一個船主過海，看見烏雲四起，陰將上來，又打閃又響雷，他就把船上所載的東西都扔到海裡，爲救自己性命。他又真是如同聖經上說的，把自己一切所有的都變賣了，爲的買一個寶貝。吾主耶穌在聖經上說（Luc. XIV. 22-27）誰到我這裡來，若不離棄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並弟兄、姐妹、及自己的性命，不能作我的門徒。亞豐索自從穿上修道的衣服，他父親一年的工夫，沒有見他兒子的面。



第六章 亞豐索聖神父

亞豐索走世俗路的時候，都贊成他，都看重他，一修道，人就批評

耻笑責備他。有一個姓穆的判官，從前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現在不願意同他見面說話了，以至有一天給他開門時，一見是他，就把他推出門外，不容相見。過了幾年，這個判官到臨終的時候，聖人求着見他，病人急忙接見說：亞豐索，你如今多麼有福！你從前多麼明智，巴不得我效法你好，如今我快到天主臺前，天主要和我算賬，審判我怎麼判斷了別人。

亞豐索不介意別人的議論，不講究世俗的排場，他喜歡輔祭，過瞻禮的時候，他抱燭提吊爐，意國的風俗到主日，抱着苦像在本堂口遊走，他就抱着苦像，聚集衆人和孩子們唱歌，領着他們到堂裡，給他們講要理，相幫他們善領聖事。

他跟着有才德的老師學神學，天天看聖經，追究裏邊的奧妙理

由。也看聖師們傳下來的道理，他想法子，在神父們開會演說的時候，同他們聚在一齊。他往未曾爵修院裏去，看神品班行的禮節。天天往默禱會修院裡去，領聖體。他那時候同三位神父交接來往，另外同馬若瑟神父更相和好。

爲預備聖神父，亞豐索定了幾個志向，他說一個神品班的人，該修德，成全自己，所以他該一、同那有聖德的神父們勤往來，看他們的善表。二、每天默想至少一點鐘的工夫，爲的收斂自己的心，振興自己的心火。三、去拜聖體，另外去明供聖體的大堂裡。四、看有聖德神父的行寔，勉力效法他們。五、恭敬聖母，聖教會的皇后，專務格外侍奉他。六、用心保護自己的名譽，免得傷神品的臉面。七、待一總的人良善和平，躲避同世俗人，另外同婦女們閒談。八、

遵守長上的命，拿着他們的命，當天主的命。九、穿神品班的衣服，剪髮端正，可是不必太拘束。十、在自己家裡陰居，在講堂立善表，另外行禮節的時候，發顯鄭重的樣子。十一、至少每主日告解一次。一主日領好幾次聖體更好。十二、末了該想法成聖，就是該躲避犯各樣罪過，勉勵修各樣德行。

紅衣主教看他行爲端莊，善表出衆，就准許了他剪髮，領四品。過了一年，到1658年十二月裡，領了五品，發了終身潔淨的聖願，一輩子要一心伺候天主。

亞豐索跟着遣使會的神父，往納波里四鄉，相幫講道理。從前是一位有口才有名聲的律師，如今給小孩子，給魯笨人講要理，也不以爲羞恥，那不是奇妙事麼。那時候雖然還不許他上講道臺。

到底也算如同別人的領袖，誰也隨從他，看重他。多哈神父們從一個堂口起身的時候，教友們圍着亞豐索，拉著他的衣裳，不讓他走，請他多待兩天再走。

在加塞德城裏，亞豐索的名字，教友們常不離口，都稱讚他是有才德的講道者。本城的主教想起從前聽說在納波里有一位尊貴少年人，名叫亞豐索的，願意親自去見他。趕主教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堂裏聖母像前念經祈禱。一見主教，就害羞覺着當不起，就用遮蓋聖母像的那塊布，蒙著自己的頭，說是我，請看。是聖母招來了我。

不久天主把聖人那光明的燈放在高地方，教人看見受他的光照。納波里紅衣主教請他。到1788年四月初六日領六品，也准許

他在自己的傳教區內，到處講道理。他初次講道理，也如同聖方濟格撒勒爵一樣，光講了吾主耶穌在聖體內，怎麼發顯了愛人的心情，聽的人都動了心。從此以後在各處，另外明供聖體的地方，人都請他講道理，因為他的道理大有效果。

那時候，聖母又在他身上發顯了一番仁慈的心，因為講道理用盡了力量，以致於得了利害的病。醫生一看，就失望了，教他就在那一黑夜領臨終聖事。亞豐索領聖體以後，請人把救世聖母像拿到他跟前，因為他前三年在這聖母像前，堅定了離棄世俗的主意，並且也放下他平素所佩的寶劍。趕人把聖母像拿來以後，聖人一求聖母，他的病就好了，沒有死的危險了，以後就慢慢的保養自己的病體。

* 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亞豐索領了七品，聖了神父。那時他年紀正當三十歲。納波里城內的人，一看他上臺作頭一次彌撒，都很樂意，可是新聖的神父，頭一次請吾主耶穌，從天降到他的手裏，當然更是歡欣踴躍，樂不可言了。

他聖神父以後，自己就定了幾條規矩，比方說，我聖了神父，我的地位超過了天神的地位，所以我該效法天神。天主聽我的話，我也該聽天主的話，就是該隨聖寵的默啟，並長上的命令。聖教會恭敬我，我也該修聖德，長心火，出力以還恭敬。我能把吾主耶穌獻給天主聖父，所以我也該修吾主耶穌修的德行，能同吾主耶穌結合。教友們盼望見我的善表，堅固自己的德行，所以我時時該立好表樣。罪人等着我，把他們罪惡的鎖練折斷了，我也該因

着祈禱善言善表、盡這個解放罪人的本分。我該求學問、好能保護聖教、辯駁差謬道理。怕得罪人、看人情面或求利高攀、世俗交情、這些短處、我全該惱恨、如地獄的門路一樣、因為都侮辱司鐸的地位。

第七章 亞豐索在市場演說

聖人知道神父頭一個當盡的本分、就是修成全德行、所以他天天默想、省察、看聖書、很上心預備作彌撒、謝聖體的工夫也很大。屢次去拜聖體。他每月同他的熱心朋友、三四天的工夫、上避暑野莊去、躲避熱鬧、行克苦、默想四末、彼此講論修德之法。他們一齊吃淡泊的飯、在棹子上放着耶穌嬰像、在那像前邊、放着一

個空盤子，誰願意爲窮人少吃一口，獻一點東西，就放在這盤子裏。散心的時候，唱聖歌。那時候亞豐索同馬若望並撒厄理，起頭練習走自己德行的道路。他們兩個後來先進了救世會，當了他的頭兩個徒弟。

聖人聖了神父以後，不久主教就請他，給納波里的神父們講避靜。有人瞞怨說，那是太早，那是過於信任他，不算明智。可是他們說差了，主教定奪的有理。亞豐索果然勝過責任，都稱讚那位新聖的神父。從此以後，誰也願意聽聖人講避靜，連各修院的修士，也都願意聽他的道理，因此他得不着休息的工夫，無論怎麼困乏，總不肯推辭。他想幫助人的靈魂，歸向天主，所以不但不覺疲倦，反以爲樂。

他不圖自己的好處，但爲顯耶穌的光榮。他講的話誠實，沒有巧言花語，不講究文詞，不談論深理，他光想法，教魯笨愚蒙的人，全能懂得就完了。

有時候按風俗，新聖的神父得等好幾年，纔能聽神工。亞豐索不過一年的工夫，長上就准許他聽神工。有許多人揀選他爲神師。再說，人一看他的品行，就動了心，看他大家出身，而常卑賤自己，不但百姓，就是尊貴人及神品班等，也都樂意聽他的道理。趕講完道理以後，他們出堂的時候，都是吞氣靜默，不言不語的，低着头，心裏後悔前罪，定心改過。

聖人的父親也沾他兒子的光，也得他道理的好處，他本來是個誠實人，熱心教友，因從前一時過於疼愛兒子，如今全後悔認錯。

且感謝天主賞賜亞豐索領神品的恩典。有一天，他路過聖堂前，見有一夥子人，擁擠擠的進堂，他佔住一聽，就知道是他兒子的聲音，不由的也進去了。趕留心一聽，就覺着心神感動，涕泣流淚，又瞞怨自己過於阻當了他天主的聖召。晚上亞豐索回家的時候，他跑到跟前，抱着他，哭了一場說：我的兒，是你剛才教我認識了天主。

聖人不但在堂裡，有講道理的心火，且喜歡去，找沒倚靠的窮人。夏天晚時，在市場裡，給他們講道理。他屢次也不怕，上集，上卑賤人的家裡去，下等的人圍着他，他反樂意，但想法教他們回頭改過，只管隨從他，後來必歸向了天主。有的人聽他的勸諭，不但離開了犯罪的機會，且又升到默禱最高的地步，一心熱愛吾主耶

蘇。聖人另外教一個品行不端的教員，名叫巴貝來，回頭改過以後，他就勸人在學校裏，及在城裡修德立功。還有一個兵士，名叫納來道，他從前壞表樣，當兵又逃跑了，好幾次，以致於被軍官革除。一聽亞豐索的道理，就醒悟過來了。一面害怕，一面難受。在聖人跟前求寬免。聖人就提醒他，勉力他恒心改過遷善。那人後來上愛天主，下愛人，他把許多罪人從魔鬼手裡奪回來了。

亞豐索雖然不嫌貧愛富，可是知道照管尊貴人也有大益處，他知道上行下效，但告解的時候，也得按着次序到神工架子，沒有厚此薄彼的偏向。另外操心照管修士修女們，因為他們在納波里城中，大概都隨他的指引，拜他為神師。

亞豐索格外喜歡聽神工。他說，神父在講道臺上撒種子，在神工

架子裏收割。他用盡力量待罪人和平良善。他後來說我傳教五十年的工夫從來不記得有一次推辭過一個罪人。有時候看着罪人預備的不十分妥當。暫且就不給他念赦罪經。遲緩不多時。下次再說。罪人也甘心等着自己預備妥當。再回來。他講的道理就如一把劍刺罪人的心。好流出後悔罪的水泉。若有人恒心隨着他的指引。就能領他們到成全地步。怎麼說呢。用什麼法子呢。亞豐索教他們默想。克己苦身。勤領聖體。天天拜聖體。也提醒他們熱愛聖母。朝拜他的像。念玫瑰經。行九日敬禮。好過他的瞻禮。隨聖人指引的神子。一天多一天。至於他顧不的在神工架子裏引導。啟迪他們。他想了一個法子。在城外有一個地方叫星星街。場就請他們晚上都聚在一齊開會。有討飯喫的。有剃頭的。有推

磨的、有做木匠的、及做小買賣的人等。這街場正同一個修院對着門、那些修士晚上一看見半生不熟的人聚在一齊、彼此拿悶起了疑惑、不知道這開會的意思是什麼、所以他們在修院裏挨着窗戶側身細聽。

開會的人雖然勞力喫苦、過窮日子、有的也修非常的德行、以至於有一天晚上有人告訴亞豐索說、有一個工人、雖然爲養家得做力氣活、但願意喫淡泊的東西、譬如樹根子生菜、人都責備他說、這樣克苦、那是過於鮑神父笑着給他說、天主不願意我們傷害自己的身體、若有人獻給你四根肋條肉你吃罷、吃了就盼望得益處。人一聽都大大的笑起來了。可是偷着聽的那些修士、一看這光景、一聽那半清不明的話、就覺奇怪、自己問自己說、四根

助條肉吃罷，有益處，這些話有什麼意思呢？他們越想越解不了疑惑，穩重的人想他們開會不過是坐席吃好東西，輕浮的人想必定是異端人開會。他們既然意見不同，辯論不休，就有人去稟報了總主教。

當時在城裡有染路得異端教的兵卒開會演說，怪不的總主教一聽就害起怕來，請公安局長打聽查考。局長命了一個保安隊隊長，暗地穿着便衣，上星星場裡去打探消息。那時候正到陽曆九月，預備過聖母聖誕瞻禮，作九日敬禮的時候。亞豐索講道理，提起襪衣裹體，預備小帽子，那隊長絲毫不懂那話有什麼意思，到底看着相似妖孽奇怪的事情，稟報局長，就說在那裡有善事惡事，兩樣混合，其中的情景分不出真假來。局長不放心就出票

子命人把那些會首押起來。

亞豐索聽說那一天晚上巡警要解散他們的會，就告訴會員們，今天別來開會，可是有人沒有聽見說，到了定的時候又來了，另外有兩個才回頭的人，前說的納來道路加，一個叫巴貝來伯多祿。他們一到了那裡，立刻被抓住了，送到審判廳。但是他們並不害怕，平心靜氣的往前走。在路上路加問伯多祿說，你難受嗎？伯多祿答應說，是的我難受，因為惡人從前用繩子縛綁吾主耶穌，他們却用手巾縛綁我們，待我們太好。

這兩個人一到了主教府裡，有一位神父審問他們，他們很謙誠的不撒謊說，我們是愚蒙的人，我們領受亞豐索的教訓，判斷他們的神父一聽這話就說，盼望天主寬免你們，可是你們該知道

已經驚動了闔審判廳。雖然我看着你們無罪，到底也得上城長衙門裡去。城長一仔細審問他們，他們就老老實實的對答。忽然聽見在街上打鈴。有一位神父給病人送聖體。他們兩個都忘了自己是被過堂的人，立時跪在廊子裡，伏俯在地的，朝拜聖體。城長一看，就釋放了他們，不再提問了。

第二天城裡都嚷動了。亞豐索一聽那謠言，心裡實在難受，可是那謠言越傳越廣，滿城裡都說，有夥子異端人，每天晚上在星星街場開會演說等語。有說肋條肉的那個邪教，但不久都可放心是沒有的事。

到底亞豐索爲消滅那些謠言，就去謁見總主教，向他說明那開會的理由說，若有人擾亂了民人是怨我，我該擔負承當受罰。總

主教不但沒有責備他，而且還謝他的恩說：在我的教區裡，你講的道理，人們都得了大益處。到底主教又說：往後躲避開會更好，因為現在風氣不好。也該阻擋豺狼穿羊皮，免的惡人賴着你的名字傷害別人。所以亞豐索罷會不演說，可是還接着指引那些無倚無靠的人，就私自聚在一處。其中有一個買雞子的人，也有一個賣栗子的人，在街上勸人守教規。

著作亞豐索行實的達神父說：這兩個人生前死後顯了聖跡。亞豐索託了巴貝來替他演說，可不是在場裡，是在隱密的屋裡宣講。巴貝來教人聚在一個剃頭舖子裡，在那裡有六十多人來聽他的道理。有時候聖人去見他們，後來主教又許他們在一座小堂裡開會，立了一個會名，叫聖家會。現在這會傳徧天下，有一百

開會的分區、公念聖母串經、聽道理、唱歌、望降福、實在這聖家會
有大效驗、提倡人修德前進。

第八章 亞豐索在聖家公學

亞豐索到如今、還在家裡生活度日、他既是後來要立一個修會、
所以遲早終得離開家庭及父母弟兄姐妹、獨居默想、同天主密
談神交。本來早就盼望離開本家、只因爲怕他父親過於生氣、所
以還沒有全離棄父母。

那時候有一位有名的神父、姓理巴、聖名瑪竇、他從中國回來了、
領着一個念書的人、及四個中國少年人、他立了一個公學、想中
國同意、國必定要通商、斷不了有中國人來往、是爲提倡中國的

教育盼望中國出修道的。這學堂名叫聖家公學，學生很熱心，不怕苦身克己。亞豐索一看，就願意自備住在那裏，並且求着同他們暫且一齊度日，可是還不想進他們的會。長上允了他的所求，可是他父親又不喜歡。聖人一進屋子，天上忽然打雷，那公學竟被電火焚燒，院長覺着噤喉疼痛，亞豐索昏迷倒地。別的人們也不醒人事，看着如同死了一樣。待了一刻的工夫，大家才醒悟過來了，感謝天主的保佑。

亞豐索在聖家公學住了二年，好預備他將來的事情。家中的人，既是不能阻擋他在那裏，就自由克苦，常束着苦帶，一天好幾次打苦鞭，至於皮破血流。喫的東西，不但不多，而且又很不好。雖然亞豐索是大家出身，習慣喫美味的食物，到底竟能喫那樣的食

品一點也不貪求美味，真可說是「君子謀道不謀食」。他覺着那粗糲淡泊的東西，爲自己還是太好，因此又添了一些苦菜。他平常吃飯的時候，跪着或坐在地上，每瞻禮七，爲恭敬聖母，就守大齋，但吃乾糧，喝白水，他在屋裡捨不的坐着，在手裡拿着書本子，站着觀看。本主教說，那時候亞豐索克苦如同一位聖人一樣。他提醒會友背着耶穌的十字架說，那是成聖人的法子，那是悅樂吾主的妙訣。他克苦是修德頭一層方法，第二層是不斷祈禱。他越看聖人行實，越願意效法他們。除公默想以外，他又在聖體跟前默想一點二刻，或兩點鐘的工夫。白日想念天主，還覺着不夠，有時候守夜，同天主親密來往，趕覺困倦，就躺在地上，或桌子上，略休息一會兒。

既是這樣，恐怕有人想天主用神味充滿了亞豐索的心，那是想差了。真金得受火煉，善人得受天主試探。天主願意教他領着許多人走德行的道路。所以得教他經過善神惡神的感動，方能分別辨清。因此天主教他如今受乾苦、祈禱的時候，覺着沒有滋味，作彌撒也不動心，默想什麼也想不起來。找天主也找不着。他真如同逆水行船一樣。他說我去找耶穌，耶穌不答理我，我呼號聖母，聖母也不聽我。總而言之，亞豐索但藉着信德的光線，往前行走，但願意教天主喜歡，不圖自己的便宜，即便沒有天堂地獄的賞罰，他也願意修德悅樂天主。他現在下手，打修德的根基，打的越深越好，所以他後來六十年的工夫，蓋了聖德的樓臺。

聖家公學的神父，因為事情過於忙迫，照管不了，所以又委託了

亞豐索代管教友們，惟獨他自己在堂裡講道理，聽神工，每年還給奉教的講避靜，行九日敬禮，每瞻禮六講聖母痛苦的道理，每天過午那裏明供聖體，他就往那裏去。有許多人等着他晚上回來，跟他辦神工，因為開不完神工，屢次不能同別的神父，一齊吃晚飯。

因為天主降福，他講道理感動人心，有人沒有聽過他以前，想着成家走世俗道路，趕聽了以後，就願意棄俗修道。有一天十五個女子，頭一次聽了他的道理，就拿了守貞的主意。聖人拿着寶貝，貞潔提醒人，天主賞賜他格外的恩典。一個才定親的女子，一聽他講這題目，就立時回家，向他母親說，除了被釘死的耶穌是我的淨配，別的人我都不娶。還有已經成了家的，也彼此立志，度日

子如同兄妹，但想避惡行善，賙濟窮人等善舉。有的已經受了魔的迷惑，放肆犯罪，也起了壓惡世俗的意思，一心專向天主。有一個娼婦聽了他的道理，也回頭改過，修了成全的德行。又有一個他母親勸他跟亞豐索辦神工，他一見聖人，就回了頭。第二次一說話，覺着後悔無比。問他說：你把自己完全獻給天主了麼？答應說：全獻給了，再問一點也不存留麼？答應說：一點也不存留。聖人說：既是這樣，你行剪髮禮，進加默羅會吧。那個婦女隨了聖人的指引，守了好幾年的苦，補贖已往的罪過，修了極高的德行，以至於在他死後，有人呼號他，求他保佑，往往也就得了所求的恩典。聖人不但在聖家中國學講道理，聽神工，還在城外宣傳，多嗜也不耽誤工夫，不講道理，便看聖書，不看聖書，就是默想。到 1729 年

納波里城裡，瘟疫盛行的時候，傳教會的神父們宣傳兩次，亞豐索也相幫他們兩次，因為他出的力量過度，生了重病，一個月的工夫，生死不定。他一個知己的朋友說，聖母又一次治好了他的病。



第九章 聖母發顯給亞豐索

一七三一年三月裡，忽然在普省裡地震，嚇的人不知道往那裏逃脫，死的人很多。爲息天主的義怒，那本省的主教，請了傳教會的神父來講道。聖人也去，聖母保他，得的效果，大有可觀。

那一天講犯罪，是多麼凌辱天主，有一個體面婦人一聽，後悔至極，在講道臺底下，斷氣死了。又有三個別的婦女，心裡過於難受，

他們回到家裡也就死了。罪人不但垂頭拊心，按意國南方的風俗，也跪下磕頭，就是碰着頭額也不怕。亞豐索一看，就默口無言，打鈴禁止他們不要行那外面的禮節。聖女加拉會的修女一聽他的道理，就說：『看着好像不是人講道理，却似一位上品天神。』他說的話如同射火箭灼熱我們的水心。

往否加本省城去，主教神父紳董都去拜望他。因為地震，被了大害，幾乎全城毀壞了。恰好當初供着一個聖母像，顯過很多的聖跡。可是現在顏色落了，分不清那是面目，那是胸膛。人爲修理這像，鍍上了銀子，但上邊留下長圓形的閒處，按上玻璃，玻璃四外又遮蓋好幾層布，把這聖母像供在裡邊。教友們平素稱這像爲古像，或稱七層布的聖母像。

到三月裡，聖母當着衆人，許多次，顯了聖容，看着像似一個十四五的女子。亞豐索一聽說，他就往否加去了，朝拜這聖母像。主教就請他講聖母九日敬禮。他不敢推辭。因爲聽道理的人多，堂太窄狹，容不下。無奈，就把講道臺挪到堂門前邊，對着講道臺，掛了那聖母像。聖人一面瞻仰那像，一面可憐那教民的苦難。因此講的道理大動了人心，主教喜不自勝，也不知道怎麼樣感謝天主才好。

亞豐索未講完這九日敬禮，得了一個格外的賞報。只能看見這層銀子，蓋着玻璃的那塊黑布，聖人捨不得離開，或聖母提醒他不走。他雖然素日眼目很端正，却止不住的走到那像前邊去。這像又挪到從前的地方，祭臺上邊。亞豐索上了祭臺，爲的離像更

近忽然他的靈魂超拔，聖母帶着年輕的形像顯示於他，面容光耀無比。恰好有一塊細紗布蓋着聖母的臉，不教照耀他的眼。聖母怕亞豐索估量自己受了迷惑，就特意的東西左右動搖。亞豐索一點鐘的工夫，瞻仰聖母，毫不動彈。趕聖母走了以後，歡天喜地的領着人唱亞物光耀海星。在堂裡大約還有三十個人沒有走，當作了見證。第二天亞豐索請了畫匠畫他所見的那聖母的容貌，以後把畫的這像送到喬拉尼修院裡。後來救世會友虔心尊敬，聖祖留下的這紀念。

過了幾天，又在這個大堂裡講道理，人都側耳細聽，也稱讚聖母的仁慈。忽然聖母又從那窟窿裡發顯出來，有一道光線直射到聖人額上。衆人一看他，仍然靈魂超拔，有的高聲誦經，有的痛哭。

流淚，都異口同音的大聲喚叫，聖母顯了聖蹟，聖母顯了聖蹟。亞豐索回到城裡，力量疲乏了，所以就暫且休息，培養精神。傳教會的會長一見他，就責斥說：我沒有准許你在否加去講道理，後來教他往亞馬非城去，換換清氣。聖人謝恩，同幾個朋友上船走了。他們一到那裏，就遇見副主教，來的緣故，也就說明。副主教給他們說：爲什麼你們不往斯加拉聖母山去歇息呢？在那裏有一處老隱修院，房屋足夠住的，你們也能遊玩散心，也能指引幾個無靠的牧童。

我們看着天主的安排，都是出於偶然，其實不是這樣。你看瘟疫盛行的時候，聖人竭盡心力，疲乏至極，他長上教他去歇息，但是在他歇息的地方，天主就把自己的聖意發顯給他。在斯加拉山

上同窮牧童們交接來往，就起了照管無依無靠窮人們的心意。全是天主特意的揀選了他，立一個新修會，也默起他新會的章程。在那個地方也遇見了一個知心的神父，向他說：你立這會是天主的意思，在那裏聖母也發顯給他，指示他救世會將來的情景。



第十章 亞豐索舉意立救世會

亞豐索一到了聖母山上，就立時在隱修堂裡，供了聖體。他想拜聖體的時候，靈魂肉身都能休息。不久四方的人都聽說納波里的大教師來到了，都去拜望。他很喜歡用良善的樣子接待他們，並不慢怠，立時給他們講要理、聽神工。那些人回去以後，互相傳

說，所以來拜望他的人們，一天多一天。

以前那些人如同無牧之羊，忘了天主，不懂得要緊的道理，不但斯加拉，就是納波里國都的人們，因為沒有依靠，就有失落靈魂的危險。亞豐索一想那可憐的光景，就心裏難受，求天主打發僕役，收割將熟的莊稼。他黑夜白日，左思右想，怎麼能相幫，那些老實放羊的人，在中國公學常聽說有人願意往東方去，給外教人講福音，却是離這裡不甚遠，也有不懂道理的人，保祿往大馬斯去的時候，聽見吾主耶穌，說明該作什麼。亞豐索在斯加拉城裡，聽見一個姓高聖名柴來斯的，修女說，天主在他身上，有什麼意思。

他有聖女的名稱，並且經過超性非常的聖寵。聖人往那修院裡，

講避靜的時候，他求於神工架裡見面說，前幾天，我神目見了一個新會，會友下鄉遊行傳教，請許多無依無靠的人聽道理。我見了神父領頭，也聽見神音妙話，爲辦成這件大事，這是我特意的揀選的人，他將來要光榮我。

聖人們未曾辦大事以前，都很害怕，不敢走天主開的路。知道必定該隨天主的聖意，可是也知道該謙遜明智，不可自由離開平常的道路。一聽這修女說的話，同自己所想的很對付，亞豐索不能不奇怪。他先想是聖神默起了這修女，到底不敢立會，怕受了魔鬼的迷惑，就推辭答說，你是作夢的。那個修女就底下頭，受責備，並不怪異。聖人雖然顯出全不相信的樣子，到底那修女又不改嘴說，神父立個新會罷，那是天主的意思。同這修女竭力辨論。

費了口舌，回來就心酸痛苦。馬神父見他沒有吃午飯，就去找他，問他有什麼事，心裡亂什麼，哭什麼。聖人不願意立時說明，到底因為他朋友再三再四的追問，末了不得已，就向他述說了。

馬神父知道那修女的德行，立時就肯信。也看出那新會的好處來，不疑惑，一定是天主的聖意。亞豐索並非不知那新會的終向，有多大益處，可是不清是他自己該立的。本來到如今，天主降福他講的道理，他想後來，走別的道路，莫非天主還降福我麼，恐怕不准。再說，一定有人跟着我進這個會麼，恐怕沒有。馬神父答應說，我作你頭一個徒弟，為跟隨你，我預備妥當了，必定還有別的人來，同我們一齊，光榮天主，請你不必多掛念了。

亞豐索還是游疑不定。為解他的疑惑，馬神父勸他去問桑范二

位主教的主意就去了。過了兩天，那二位主教給他說明，你不是受迷惑，是天主默啓你，也默啓了那高修女。論理聖人不該疑惑，可是他相信自己無德無才，怎能作那工程的底脚。一面怕違背聖寵，一面怕自己冒失，不能勝任。所以他還緊問從前的神師包神父的主意。他就回到納波里。包神父同這兩位主教都是一心意見相合，可是爲教亞豐索更放心。神師打發他去見三位神父，一位是未增爵會的古神父，一位是耶穌會的馬神父，一位是多明俄會的費神父。又問別的修士，都說一樣的話，那是天主的聖意。

一聽都是一口同音的說，他就不含糊了，也認出來了自己的聖召，就一心願意隨着。他從前怎麼離開了本家，如今也怎麼離開

了本城，一概都棄捨了，毫不灰心。他從前如同被風颳的一隻小船，高高低低，忽東忽西，不知往那裡去。如今一聽神師的話，他如同從遠地方，看見一個平靜的碼頭，什麼也不能搖動他。也不管知己的人責備、譏笑、毀謗，也不管他父親涕哭、敗興、失望，也不管同伴的人不恆心，什麼波浪也不能止住他，一直往前的勇氣，非走到碼頭，不能甘心。



第十一章 人都反對亞豐索

鳴鼓不用重槌，不用仔細說，聖人自從在納波里立定志向以來，到斯加拉建設頭一個修院，受了多麼大的難為。爲天主辦大工程，不能不受難爲，那是常有的事。魔鬼預先知道聖人怎麼要打

勝他，所以裝着光明天神的樣子，引誘親友阻擋他，傷害他。聖人的舅父，修道院長紀神父，和他從前神學的老師，現在傳教會的會長陶神父，都同心合意反對他，他舅父怕離開納波里以後，不能再相幫本城的人，改過遷善了。問他，反正你想成功，是靠誰呢？答應說，誰信服天主，爲他沒有作不來的事。他舅父急的說，你回去罷，你是無腦子的人，你不服正理，鬧城的人全都反對你。會長神父，怕失落了最有名的徒弟，就相反他的主意，各處責備他，也譏笑他。中國公學的院長把神父，也是一樣，說他固執不改己見，也不怕向范主教說，若肯相信他的虛夢，就算敗壞我的工程。納波里城人，前幾天滿口贊成他，如今同聲謾怨他驕傲，隨從私見，無主腦，軟弱無能，尙且受一個修女的迷惑。

一切毀謗的話。他舅父紀神父富面給他說，不是天主默啓立會，他隨從一個修女閒話。聖人答應舅呀說，我不是靠着虛夢，我靠着福音。

天主許善人毀謗，是爲堅固他的謙遜，也是爲長養他會友的膽氣。可以給他們說，這新會不是我，是耶穌立的，吾主喜歡這會，如同他的眼珠，人無論怎麼阻當，魔鬼如何搖動，這會反正要永存不滅。到底天主既是提拔軟弱人，高舉謙遜人，又發顯可奇的憑據，堅固他的聖召，也打發一個來安慰他的人。

費神父是多明我會一位才德兼優的人，有一天他見了亞豐索，就帶着先知的樣子，如同預先看見了聖人的行實，就笑着向他說，天主還不喜歡你，天主願意教你完全歸向他，天主等着你辦

大工程。聖人一聽這話，覺着狠有精神，狠有力氣，有勇敢，什麼也不怕。他又自行苦工，也求別人爲他念經克苦，盼望天主默啟自己的神師，如何定斷。在高柴來斯修院裡，有的修女聽別人閒言，不信服，是爲立一個新會。天主打發來的，他們也不怕把自己的意見給高修女說明。他一聽，靈魂就超拔說：天主願意教這工程成就了，你們將來也要着見實在成了功。當時在這修院裡，有一個修女得了好幾年的瘋病，別的修女說：我若看見那病人醒了人事，我才信服。這話一出口，那修女立時好了，又明白了。

亞豐索去見費神父，向他說：天主默啟這修女的什麼。費神父答應他說：從前聖女大德助撒求了一位聖人，名叫類思的，給他出個主意。這聖人一聽，就向聖女說：等我想到六個月的工夫，才停

*
當了，我也是一樣，我也請你讓我六個月的工夫再定奪。亞豐索
答應說，隨神父的便罷，就是一年也行。過了幾天，聖人又去，神父
一見他，就抱着他，喜喜歡歡的向他說，放心回去罷，把自己託在
天主手裡，如同一塊石頭，從山頂上落在山谷裡，將來受人的反
抗，到底天主要相幫。這話一出，費神父的口，另外堅固了亞豐索
的主意。他立刻拿定志向下手，打那修會的根基，找同伴的人幫
助。再說，亞豐索後來接了費神父的一封信，上邊寫的，你想我離
了你，就忘了你光榮天主的大事業麼。那是不能的，我比從前更
是介意，你放心罷，你該喜歡，別疑惑天主的保佑，他必定相幫你
辦成。他又說，巴不得我是一位年輕的神父，能跟隨着你，就是替
你背行李，我也甘心情願。你別怕沒人隨從你，後來必定有先進

會的人不多，後來積少成多，別不多敘，我降福你。

當時聖母也來相幫亞豐索，堅固他的志氣。巴神父親願意他請范主教當神師，但聖人不肯離開先前的神師。到底因為怕走差路，他同別人作了個九日敬禮，求聖母引導他。可沒有白盼望，得了聖母的光照，不含糊，請范王教爲神師，在他手裡也發了聽命的願。

從此看來，亞豐索受火煉的試探，聖神把他的德行漸漸的陶成，到成全的地步。他長上覺着沒法，箭直相反他的主意，就委曲轉灣的阻當他，委託他擔負別的责任。先命他給神父們講避靜，他一看在納波里的效驗，就不想另立新會，免的望風撲影。但是聖人，不圖虛榮，看不起那虛假的謀算，只去聽命，因爲他想長上的

意思，是天主的意思。

他講道理，納波里紅衣主教，天天晚上也去聽，驚訝說：這妙神之器，是天主揀選的玉器，聖神必定借他的口舌說話。也請他在別處大堂，還是不推辭，也得了一樣的益處。那時候聖人給范主教寫信，當時那位主教，還沒有允許他往斯加拉立頭一個修院。聖人信上說：我慈父，急速寬免我罷，我求你，我渴望，至於要死，起身往那裡去，主教許我去罷。不要再阻當我了，魔鬼千方百計的不教創辦，別再遲延，我們趕快下手，魔鬼就無法可施了。

亞豐索得經過更大的試探，才能立會。他頭離開世俗，回到家中，把家裡的事情，辦理妥當。有一天，他在屋裡休息的時候，他父親忽然進去，抱着他，滿面流淚說：我的兒，你爲什麼願意離開我，我

的兒，我應該受這樣苦麼？我想不到你教我這樣傷心。他三點鐘的工夫，抱着他兒子，不撒手，常說：我的兒，別離開我。聖人堅固了自己的心，脫離了父親的手，就得勝了。到底他受的苦，誰說得來，想得到，到什麼地步。上了年紀，同神師述說，一輩子經過的試探，格外的難受。有兩個光景：第一，是離開父親去立修會；第二，是陞了主教，得離開修會。末了，聖人把本性所連貫的鎖環，一個一個的都折斷了，並斷絕素日的來往，就去求巴神父並費神父降福，從納波里暗地裡起了身，也不辭別家人，騎着一個破牲，往斯加拉山上去了。

有十二個人跟隨他去，願意一齊進會。有一個後來當了輔理修士，名叫魏道先生，非平常的聖召。他是大家出身，當初驕傲，肯起

爭鬥。他說我行苦工的傢具，就是我的手槍，並我的快刀子。恰好天主保護，從來沒有殺人。有一天早晨，同一個保守進救世會的神父敘談，給他玩笑着說，自己黑夜作的夢，我在一座山底下，這山挺直，我見許多神父預備上山，也想着跟他們上去，可是一邁步就跌倒了。我立起來，一連試試好幾次，常常跌倒，末了有一位神父可憐我，拉我的手，把我同別人送到山頂上。那保守進會的一聽，就納悶，可沒有懂透，那睡夢奧妙的意思，所以不言不語。當天這兩個人在街上遇見了亞豐索。魏道先生不認識他，一看他就向朋友說，那是上一黑夜拉着我手的神父。他朋友才懂得那睡夢的意思，給他說，那位就是利高烈神父。他想立個新會，我有意進這個會。魏道先生一聽，就如同從夢裡醒過來了，想他作的

夢、是天主指引他、進會的個憑據、立時也求了進會、當輔理修士、跟他修德、大發長進、不久就要上了那修德挺直的山坡。

說完了聖人行實頭一個路程、是預備立新會的前峯、如同世俗打仗、才到了頭一個戰線。這三十五年當中、最奇妙的、就是他的聖召、從前一個火柱子、在曠野裡領了儀臘爾人、一個異星、領着三王、來朝拜耶穌、現在有天主一道光線、領他從世俗當中、到救世會修院裡。

卷二 亞豐索立救世會到陞主教 (1732 - 1762)

第一章 亞豐索立會遇着的阻當

當十八世紀上，立新會不大容易。因爲人受路得教的害不小，漸漸的就冷淡了，沒有中古世代的人熱心。現在人一代一代的都肯偏向世俗，只顧眼前，不想死後。從前聖伯爾納多、聖多明我、聖方濟格傳教的時候，路過一個地處，見那爲母親的，把自己的孩子陰藏起來，怕孩子們聽見聖人的道理，隨從他們的善表，立志進會。從此往後，一直到現今，一輩子不如一輩子。

第十八世紀上，讓斯尼異端盛行，是誓反教闢出來的一支派，他這毒氣，傳到各處，教人心地不安，只怕天主威嚴，不說天主仁慈。

肯寬恕罪人，但留下一味的恐懼驚怕，全沒有兒女孝愛天主的心腸了。

第十八世紀也是窩耳帶世紀，這惡人著書有意滅亡聖教會，到處有他的徒弟，甚至於有幾個小王子，也隨了他的壞主意，一心要奪去聖教會的權限勢力。他們不料想，打倒神權就是失敗，江山的根由，苦害聖教，是苦害社會，搖動聖教宗座，也是搖動王位的寶座。教會的仇敵，格外仇恨教會的先鋒隊，就是修會。當着這惡風敗俗的時候，還有立新會的盼望麼？別的修會的聖祖，都是乘着相堪的時候出來，改正一個弊端，防備一個危險，補上一個虧缺。聖亞豐索也不如同聖本篤，修理老樹林，也不創辦學堂，也不建造養病院，也不贖回被擄的人，聖人但一心要事事效法救

世主耶穌。因此立一個新會。他想這會內。應當有隱居清靜的時候。專務精修。也應當有出外講道的時候。還是隨着耶穌所立的表樣。先給窮人講道理。爲的應驗聖經上說的話。貧者領受福音。Mat XI 5故此教宗細查亞豐索立新會的理由。忻然批准。名爲救世主會。大日課上也記載着。聖人立救世會。專爲可憐窮人。跟着救世主的軌轍。遍行村莊。宣講福音。會規第一條。就是重重的該壓伏自己。苦身克己。聖人也用耶穌的話。向徒弟說。誰願跟從我。該棄絕自己。背着十字架。才能跟隨我。總是用謙遜作新會的標記。用棄絕私意私見爲根基。並不拿着修神。貧行苦工爲重心點。初學會規上說。想着辦大事。不願意同窮人。同鹵笨人有來往。或怕受凌辱。怕守靜默的人。不可前來進會。無論徒弟有大本勢。

聖人願意他們先除去圖名的意見，並消去虛榮的希望，不求能言能道的名譽，講道理不用巧言花語，寧可俗氣，不尚講究，不願說出來教人不懂，聖人說，平常說法，不但教人懂得，且能教人得益處，又有長久的效驗。有的聽我們的話沒有趣味，就不拿着我們當明白人，有點輕看，我們這些事，該毫不介意，與我們絲毫沒有妨礙。

亞豐索願意徒弟棄絕自己，並增長學問，勤看書籍，他說，教士沒有學問，是如同一個不帶鎗的兵卒，可是念書，爲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絕然不求自己的虛榮，他向徒弟說，你們生前要受人的輕慢，拿着你們當傻子，趕死後可是要光榮，你們拿着你們當明白人，論人情一方面說，想不到聖人能立修會，成就這樣大的事。

業。這個結果，真是超過他的希望。想不到這樣小的芥菜子，竟成了一棵大樹。其中必定是天主上智按排的。天主願意在聖教會，另添一個新會。這會雖然又小又弱，又無能。耶穌可是喜愛，加倍扶他。再一說，聖母也格外的保佑這回新會聖人，深得聖母的歡心。講道著述，往往提醒人熱愛聖母。有一位聖師說，愛聖母的，聖母也愛他，以愛還愛。凡是敬禮聖母的，聖母賞賜他們格外的恩典。

離斯加拉不遠，有山山洞。亞豐索屢次往那洞裡去行默想，做苦工，祈禱作補贖，爲那將來要收的徒弟。聖母發顯給他，如同當初在忙來撒山洞裡，發顯給聖依納爵一樣。斯加拉修院取消以後，又回到那個地方去，向人說，哎呀，巴不得我還能嘗嘗我那山洞

的美味。上了年紀，老老實實的向神師說，我小的時候，在這山洞裡，屢次同聖母說話，我問聖母怎麼可以治理修會，他給我說的多麼好。神師願意知道說的是什麼，就再三再四的問他，他一句也不說。且後悔自己無意間，說了同聖母有密談，我們固然猜不透聖母同他說的什麼，可也能說他爲立新會，知道未來的事。達奴齊首相，才把七十八座修院遣散了，又把耶穌會士逐出國外。亞豐索給那被窘難的同會會友說，不必驚惶，我們的修會被不了害，知道一定耶穌喜愛，雖然遇着魔鬼阻擋，被惡人抵抗，却是穩定不搖。又說，我可愛的昆仲，你們要知道，天主收一會友靈魂的時候，不能不覺着難受，我既是人，我也覺着苦，可是有一樣，我一想他死在會裡，必定升天堂，我這一想，又有安慰。又說，凡死在

會裡的修士，耶穌必然給他預備一座高位。這以上的話，豈不是聖母給他說的，那善言美語麼。

卅

第二章 亞豐索在斯加拉立修院

亞豐索進斯加拉城，已經有數位同伴，預備地方去了。本城桑主教等的心急了，宛如天神駕臨，神品班及紳董們，都歡迎聖人。平常大工程，是出於小工程，這正可以爲斯加拉說的。聖人先住居一座老修院，院裡有一座三間屋的小堂，十一月初九日，做了聖神的彌撒。新會友各守靜默，勤作苦工，用心傳教。他們是粗食淡飯，少鹽沒醋，連麥飯討食的，也不愛吃。這不足怪，廚子是魏道修士，素常不是寫字，便是要劍，不會作飯。有時忘了油鹽醬醋，有時

餒頭不發，硬如鐵石。

修士的本向，是專務成全自己，也幫助人救靈魂。聖人每天早晨，上本城大堂，爲教友講默想，晚晌同教友跪聖體，並朝拜聖母。分排了四個會，一、爲貴族人，二、爲工匠人，三、爲男青年，四、爲女青年。爲時不久，城裡的民風大變，許多青年女子立志守貞，再說新會的教士，出去傳教講道，大有效果。臨近的主教請他們來，並且也立本會的修院，不想聖人手下，只有八九會友，不夠分遣。

斯加拉修士，至今沒有會典，只看聖祖的表樣行實，只以熱心爲綱領。總算缺點，不能長遠，總得有一定的會規，預防人的軟弱，增加人的恒心。他們定會規，心不相同，起了爭論，聖人真是進退兩難。雖是如此，並不灰心，也不失望。還是一直進行，爲寫會規大綱。

他心裡早有了成見，就是修士們公共度日，沒有你的我的，苦工不在乎多，若不妨礙傳教，就行，發三大願，祈禱勤學，講道理要簡單，另外先給窮人講解要理。原先定的規矩，有的修士不贊成，有的願意加添，有的願意取消，爭論不休，各人固執，已見會士陶神父，本是熱心的人，但是抱着過猶不及的主義，願意多添苦工。孟神父不但願意修士們講道理，領避靜，還願意他們管理公校。聖人既是受了聖神的默啟，知道天主的聖意所在，不能隨意更改修會的終向。勸朋友，也是白費口舌，他們不服，就告辭起身走了，但剩下一位包神父，並魏道輔理修士。

聖人雖有剛強的志氣，却也不是沒有知覺的人。他一看有德有才的會友走了，難受的很，心亂如麻，有意離去，斯加拉曠野，魔鬼

乘這機會引誘他設想在納波里，都譏笑他，拿着他當無能的人。寧肯信服一個修女的虛夢，不肯隨明智人的指引。實在有的，提着他的名字說：你們看他，創辦的事業，歸根是驕傲，迷惑人心，貪虛榮的報應。聖人的朋友垂頭喪氣，一言不發，獨費神父自己，看清了這陣子風波，全是魔鬼鼓吹的。

聖人無奈何，無倚無靠，就去就正他的神師范主教。主教早已聽說這些謠言，加以冷待。聖人還沒發言，主教先說：你若願意背棄天主，天主用不着你，誰也用不着。他願意辦的，沒有你也能辦成。聖人一聽這話，向主教說：我知道，天主用不着我，可是我用着天主了，不怕是但剩下我一人，我也要滿天主的聖意。范主教有高見的明智，一看亞豐索這樣的謙遜，這樣的剛強，改了話了，安慰

他一番告辭走了。及趕聖人到了斯加拉，魔鬼又施發他的毒氣，攪亂一番。聖人一看沒人跟着，就心如刀割，活像走困乏的兵一樣，躺在路上，休息了休息，然後再起來上陣交戰。聖人在天主臺前發了誓願，即便沒有人相幫，獨自一人，也要到死幫助貧窮孤獨人的靈魂。魔鬼一看無法可施，就逃遁了。聖人大得勝仗。

到底天主預備的苦爵，他還沒有喝到頭。納波里紅衣主教一看這些情景，大動慈心，就差人請見。聖人一到城裡，人都凌辱譏笑他，仇人當面羞辱他，喜歡他招災得禍，親戚朋友不同他見面。他的舊父紀神父，還有中國修院院長李神父，也不給他開門。他老師陶神父在紅衣主教前，勸他放棄立新會的意見，仍然回到納波里講道理。聖人說：我絕然不願意魔鬼取勝。主教驚訝聖人的

心胸寬大，遂告辭說：你靠着天主罷，不要答理人的評論，必有天主幫助你，這一句話也安慰也堅固亞豐索的心。

孟神父平心愛亞豐索，離開他後悔極了，給他寫信，請他再回到納波里。又屢次求再收他進會，聖人動了心，可是沒有收他，怕過後再起爭端，寧願坐個穩當的小舟，不願坐個被波浪搖動的大船。

卅

第三章 亞豐索收留別的徒弟

聖人又回到斯加拉，心裡平安，歇息在天主懷中，得了恒心的報答。不久就有人求着保守進會，不拿着給窮人宣傳爲羞恥。先前這小修院裡常是辯論不休，現在可是有天堂的氣像，聖人向人

寫信說，我們的修院，但知愛慕天主，完全承行主旨。

一七三三年七月間，桑主教又借給聖人一個閒宅子，名叫亞納大爵院，破爛不堪，小堂是如同一個地窖子，又窄又小，祭臺上但供着幾朵紙花，供聖體沒有聖體樓子，用綢子紮裹的個箱子，當聖體樓。有人在這卑賤地方，整夜跪聖體，乏了就地躺臥。苦情雖大，尚且有人要求進會，另分一院。

主教請了聖人，在他本區立修院，有一大家貴族，名叫勞西沙勿畧，剛棄俗修道，聖了神父。他屢次去見聖人，請他立座修院，聖人不但願意立這修院，而且盼望他也進會。聖人和顏悅色的向他說，沙勿畧，天主不先要修院，先要你，勞西雖然驚訝聖人的德行，可是不想跟隨他，怕受修會的拘束，到底恒心祈禱的聖人是萬

能的。過後來勞西親自向人說，有一天早起，我離聖人近了，他正預備作彌撒，我給他輔祭，我見他上臺宛如天神，我心大動，決意進會，彷彿心不自主，非要跟隨聖人不可。彌撒一畢，在亞豐索跟前，苦求進會。這位修士將來成了修會的光榮，他死的形狀，如同聖人一樣。

在否米各拉村修院，裡頭有座聖母小堂，四間房，修士用的款項也算有人供給。亞豐索如同聖女大德肋撒一樣，不尙體面房子，住平常的茅舍，就心滿意足了。本地的人嫌這房屋太窄小，想着蓋更寬大的，蓋房的時候，不論貧富，不是搬磚弄瓦，便是運木料。亞豐索及勞西也是出力，如同小工一般。天主顯了一個靈跡，表明喜歡他們的奮勇熱心。有一女子正搬石頭的時候，牆上掉了

一塊把女子砸的昏迷不醒。聖人一看不好，急忙到堂裡，懇求聖母垂憐，遂就回去。可巧女子喜笑的立起來了，也並沒見有傷痕。當時馬神父沒了進會的阻當，也求聖人收他進會。聖人不但收他入會，而且派他作院長。聖人在這修院裡說了一句未來的話。有一少年，名彌厄彌，剛進初學，父母強迫他出會。聖人說：現時你們得意過後，可是後悔難過。這話果然應驗了。彌厄爾剛一到家，他哥得一暴病死了，他父親哭着說：我從天主手裡搶出這一個來，天主就從我手裡奪了那一個去。彌厄爾後來又進了會，而且有名。

這修院裡的人很熱心。有親眼見聖人的可證。亞豐索光喝苦菜湯，等苦工之外，不喝酒，每日打苦鞭。睡覺工夫短，還是一把草爲

床用石頭爲枕。飯前飯後，口親會友的脚，常穿舊衣裳，傳教不是步行，便是騎驢。每天除三次公默想以外，自己還不斷祈禱。四外神品班及世俗人，一聽這修院德行，馨香發露於外，爭相來看，甚至於有的求進會，不想回家。

撒厄理神父是亞豐索十二徒弟中最熱心的。在一七三三年才來隨從聖人。不但是進會，還願意在他那閒宅子上，立座修院。他請聖人往喬拉尼去，實指望着那方的人。一看聖人的善表，一聽他的道理，必然求他立座修院。果然沒有白盼望，他兄弟安德肋連他父親情願花錢成就，撒來厄城的總主教也甘心情願，讓他在自己本區立一修院。

一七三五年聖人同馬濟尼還有勞西神父，進了喬拉尼城，彷彿

吾主耶穌在聖枝禮儀的日子，進日路撒冷城一般，聖人騎着驢，百姓都來歡迎，大聲讚揚說：聖人來了，聖人來了。亞豐索遂就進堂，講了一點鐘道理，勸人改過遷善。道理講畢，就去看顧有病的人，安慰他們。晚晌才回到撒厄理府上。第二天晚晌，講開四規的道理，許多的人一聽，就動心回了頭。

新立的修院有四間房，兩間房下邊有座店，那兩間房下邊是監牢獄，屋裡也沒有什麼傢具。看這樣光景，不能長住，一是太熱鬧，二是太繁華。撒厄理神父知道這個情形，給亞豐索另獻了一處閒宅子，另蓋一座新房，無論窮富，一齊下手，搬磚的搬磚，弄瓦的弄瓦，壘牆的壘牆，並沒用一個匠人，房蓋完了，工程師納悶，蓋的又好又快。每修士各有各屋，都是窮人氣派，亞豐索很得意。

進堂的教友過多，忙的修士幾乎顧不的吃飯睡覺，費心可也沒有白費心，但見喬拉尼人不吵不鬧了，不說不好話，不唱曲子了，地裡作活，唱那亞豐索作的聖歌。城裡的人彼此見面說，耶穌得光榮，聖母獲贊美，那一類的話，酒館裡沒有閒談的人了，也沒有玩錢局了。

回

第四章 亞豐索立避靜神工

喬拉尼一立了修院，教友都沾了亞豐索的光，大家貴族，並神品班，都得了大益處。聖人小的時候，得過避靜的恩典，也知道上行下效，就想尊貴人若立善表，神品班若有心火，不愁着教務不發達。他覺着幫助一位神父成聖，較比幫助一百世俗人改過更好。

他說一位平常神父行的善有大德的世俗人也作不來。還是給尊貴或神品班這兩等人講避靜好。這避靜善舉大得天主降福。聖人頭一次講避靜，就有多數尊貴人及神品班來聽道理，受他的指引。亞豐索講避靜還得了個別好處，就是有一位年輕的神父名魏拉尼、安德肋，一行避靜，就看透了世俗的虛假，求聖人進會。魏拉尼本是公侯的後代，及趕亞豐索陞了主教，他陞爲副會長。聖人實在信任他，喜愛他，請他當自己的神師有三十四年的工夫。

每年亞豐索給貴族神品班講數次避靜，神品班若同世俗人齊行避靜，聖人給神品班，餘外多講幾次道理。有的主教，同手下的神父，也來避靜，回到本區，還請別的神父來避靜。頭領神品，修道

生都來避靜，對勁兒有一百五十多位，都是從本國十四教區來的。好幾個修會也願意去行避靜，至於貴族紳董來的更多，苦難大主日內避靜的還多地窄，不能容開，修士只得挪移，把自己的住處讓給他們，自己另尋別的地方。

喬拉尼人改過遷善的心火，並不是一時的高興。有的青年先前修道，沒有超性的爲頭，及趕一聽道理，明悟大開，知道修道沒有聖召，就回世俗。有一位主教出了靜，打算着讓位，進加默羅會，若不是神師賈神父阻當，他決意進會。還有個避靜的，當着一百餘人明辦了總神工，有一人先笑話他，不久也隨了他。有數次國王要罰貴家罪犯，怕他們受刑不過，暫且把他送到喬拉尼修院裡去了。

來避靜的人一天多起一天。修院地基窄小，不得不另修一個寬大地方。撒來艾總主教勸亞豐索另修一座東西樓。勞西院長不動工，說沒有錢。主教說，我們蓋房同世俗人不一樣，他們先說預備材料，然後下手，我們不該那樣，先打地基，再靠天主照管，以至修成。院長神父一聽這番訓辭，目下就要動工。幸慶沒有白聽主教的命，四外來送錢的不少。錢花完了，天主大發慈心，顯了聖跡。錢櫃已經空了，恰好有個不知姓名的青年來敲門，求當輔理修士。院長不認得他，就說後來再說罷。這個少年頭走，給勞西神父一個紙包，包着幾個錢，求臺彌撒。及趕少年走去，院長想這紙裡不過有半塊錢，豈不知一開紙包，見有一百金錢。立時差人趕那少年，終究沒有趕上，不知去向了。當時本是錢緊，亞豐索命初學

修士給耶穌聖體上稟帖，全院署名，把這稟帖放在聖體樓裡。求哀矜的這法子，真是奇妙，真有靈效，遂就有人請亞豐索往納波里府去辦公事，在那裡所得的款項，滿足蓋完修院的工用。

第五章 亞豐索撒來艾城外傳教

在一七三六年上半年，亞豐索走遍了撒來艾教區，二年的工夫，宣傳了二十八個堂口。總主教一看聖人各處講道，感動人心，就許他自由傳教，也命了本堂神父用愛情招待他。亞豐索吃飯睡覺不勞動人，一塊乾糧就行，歇在更衣所內。神品班都歡迎他，惟獨有一位不如意說：宣傳一事，後來再說罷。聖人答應他說：按你打算的時候，想得宣傳的恩典，我實話告訴你，到你定的時候，你

不能留我了。這話果然應驗了，那位神父雖是年紀不大，還沒有到他定的時候，忽然去世。

加達教區的主教是亞豐索的叔父，他也請了聖人傳幾個堂口，講解要理。在納波里城也講了幾天道理，後又往他神師加代拉范主教教區去了，天主顯了聖跡。那教區的人信服聖人，有一晚亞豐索在一村莊講聖母怎樣尊貴，怎樣仁慈，眼看着他說出來的話，彷彿火箭一般。正講着道理，藹然可親的聖母顯現了，他也不講了，他靈魂超拔，他肉身任講道臺上騰空上升，但見聖母像一道奇光直射他的臉上。人們一見這個奇跡，那是驚訝不止，更奇可的，人人完全回頭，就如加達教區內有名聖路濟亞的村，講守貞怎麼美麗，有多大益處，當下就有五十餘青年女子剪髮。

決意守貞，不想嫁娶，甚至於有許多退親的，專務歸向耶穌。加代拉城本是個海路碼頭，人多地雜，風俗惡劣，缺少公平，不尙和睦。使船的有時也行異端，娼戶遍地，非常繁華，人們一聽亞豐索及九個修士的道理，許多人翻然悔改，棄邪歸正了。

亞豐索爲天主出這樣的大力，必有厚報，豈不知人在這涕泣之谷，賞報就是十字架。耶穌不是說過麼，徒不能勝師。有一個有權柄的人，敗壞救世會的名譽，更有一女流毀謗他們，妄說修士假善欺人，行爲不正。亞豐索聽此謗言，就抱着爲天主受凌辱當光榮的心，囑咐會友謹慎，忍耐，克苦祈禱。對頭那一方面，仍是加倍厲害，聖人無奈何，稟報本地官長，可惜晚了，官長已經受了對頭的妄告，一見聖人，立刻怒從心起，把他逐出門外。惡人一見，厲聲

厲色如狼似虎的把天主堂門封了，不准教友進堂。亞豐索看這情形，起身走了。

人不以公平定斷。天主可是以公辦公，罰他們妄施威嚇的罪。衆修士剛出了院，天氣驟然變了，打雷打閃，霹了那有權柄的人。這天主警醒的先兆還不足。待了不久，毀謗修士的女流的舌頭，教蛆咬了，且悔改認罪，自認誣告的罪。還有一個謀算害人的妄寫見證書，他那手不能拿筆了，他那獨一孩子也死了，弄的傾家敗產，又瘋又狂，死的很兇，莫不驚懼。聖人走了以後，另個別的對頭，正年富力強，得暴病死了。看起來，除了亞豐索頂大的對頭，其餘凡毀謗他恨他的，沒有不受天主重罰的。前在官前誤告聖人的那個人，後來失了寵信，被人控告革職。救世會友走了以後，沒

過一年，早起有人見他躺在床下，遍體流血死了。

第六章 亞豐索宣傳的方法

亞豐索知道自己遇着的患難是從何處來的，他立的修會本是爲光榮救主，所以魔鬼恨的切齒。但是亞豐索越受魔鬼的挫磨，越有心火。不但不失望，而且寬宏大量，一味傳教。他一到近邊村莊，就有神品班打鐘迎到堂裡，聖人頭進堂，先在街上當着衆人，說兩句熱愛天主的話，同伴的人手拿苦像，前行大街小巷，都說警醒人的話。第二天開會，清早講道理開工，午後女教友念玫瑰經，後有一位神父講要理，囑咐人在家裡，不要忘了念聖母串經，後來在堂裡幫着他們預備辦妥當神工，趕晚晌亞豐索當着衆

人坐着講道理，在旁邊有一尊聖母痛苦像，提醒人專務祈禱，愛耶穌，常鞭打自己。又過幾天，下晚聖人講怎樣望彌撒，默想，也講二刻受難始末。他又講了一天道理，提醒人穿樸素衣裳，賠補不義之財，不信妖法，不罵人，不說帶字的話。可見街上聽唱聖母歌，莊稼人在地裡也唱聖歌，共相和睦，娼妓回頭，盜賊改過，進堂念經。至於亞豐索說了，數鎮先前如巴比隆，現今就同聖堂一樣了。向會友說，救世會是專為鄉下人立的，並不是為城裡的人。如若

有請你們在納波里宣傳的，同時也有的請你們往放羊的村莊去講道，會友既是人少，一時不能併管，你們就先給放羊的講，後給納波里城裡的人講。又囑咐會友不可只管一座修院，也別只當一個女修院的神師，工夫短促，顧不過來。有的時候一位神父

管一個修女費工夫不小，這修女心裡還覺不足，亞豐索也不准修士講嚴齋月的大道理，一來費工夫，二來怕生驕傲，按規矩都得回本修院修理靈魂，靜默祈禱。

聖人傳教常是步行，路遠乘馬也可，不得已也可坐車。若有修士跟着聖人，他常乘一匹瘦馬，教人一看，都想他是修士跟隨的人。離撒來艾不遠，他講道理以後，人都說，廚子還講這麼好道理，何況神父呢。平常亞豐索也不刮鬍鬚，對勁兒用剪子剪，有一天撒奧城主教一見聖人的鬍鬚，給他笑着說，神父，你那皮囊裡就沒有兩個銅圓刮刮鬍鬚麼，不用爲難，我替你辦，就命當家先生，叫剃頭的來，把他那鬍鬚刮了，亞豐索並未出聲。十八年來，沒有刮過鬍子，有的說他記得聖人刮過四次鬍子，一次是引見教宗格

助孟十三的時候。一次是同斐地囊納波里王坐席的時候。別的兩次是領主教訓諭的時候。冬天走路的時候。聖人准會友攜帶一雙膠皮鞋。領袖神父也能帶一支銅表。亞豐索甚望會友克己苦身。可是得有限制。修士傳教。歇七點鐘。不許再少。吃飯要有節制。端什麼。吃什麼。他瞻禮七守大齋。聖人囑咐會友尊敬主教。服從主教立的規矩。非是如此。天主不降福我們的道理。李若瑟神父心火大。有一次逞自己的私見。給一位主教寫信說。本教區的教民不愛見主教。只因你不善盡本分。主教接信一看。甚不樂意。亞豐索聽說李神父那個錯處。就給他院長寫信說。請通知李神父他辦錯了。他心火過於大了。竟敢動筆寫信。他竟忘了我們的成規。不該管閒事。看天主的情面。往後萬不許多管局外的事。爲

他的補贖教他念三遍聖母經，趕主教到了我們修院裡，教神父給主教認錯賠禮，寬恕他多事之罪。

亞豐索另外囑咐會友，講道理不可用巧言花語，不要辯白深奧道理。一來怕講道理有圖虛榮的心，二來怕聽道理的不是分心，就是不懂，講道理以清楚爲本，教糊塗莊稼人，鹵笨婦女一聽就懂，就算了他。他也囑咐會友開工以前，要演習神工神學。開工要速快，越用心聽神工，越是光榮，天主越不方便，越不該辭辛苦，總不要發燥。開工得七點鐘的工夫，對於罪人要顯良善仁慈的態度，不必過嚴。神父若見罪人茫然不知，因此發急，不如止工，離去神工架子，說我有一點病，一發愁悶，心一發燥，病就重了。聖人又說，你們該有明智，罰補贖不要太重，一來好忘，二來恐怕也不願去。

作，你們看風使船，罪人真心後悔，也是個補贖。你可若問聖人怎麼講道，得這樣大效驗，該說那是聖神的工程。亞豐索在人面前，如同妙神之器，能言未來，能顯聖跡。論他講道理的規矩，聖人先試驗了三十年的工夫，然後才把講道理的章程記在會典上。論宣傳的工夫大小，他說小村莊至少也得十天。亞豐索說，一主日萬難把一個冷淡堂口，化爲熱心堂口，有的地方總得慢慢的變化。聖人又說，想要教宣傳的工程有好效果，得明明的攻打人，教罪人真心後悔，不但心裡難過，外面也要發顯後悔的憑據。常說，有諸內，必形諸外，有形的禮儀，可以感動人心。你看聖教會成聖事，多是禮節在先，天主領依臘爾人到家，囊福地是先在曠野裡顯了有形的事跡，比如雲柱，火柱，銅蛇，結約聖

櫃、瑪納西乃山上吹大銅號、打雷打閃、都證明是天主的代表、提醒人敬畏天主。聖人傳教得這麼大的效果、尚有別的緣故、他勤學不怠、他發了誓願、總不曠費光陰、也提醒會友救人靈魂、應當振興精神。可是有一樣、出力的時候、當格外靠天主的相幫、默佑他說、救人靈魂的事工、是超性的事工、得賴天主聖寵、沒有聖寵、使盡了人的本勢也是白。亞豐索願意傳教士、一面用自己的才能、靠自己的籌畫、一面想收救靈魂的效果、全是從聖寵來的、因為耶穌說過、人離了我、什麼也辦不成 (John X. 5)。亞豐索又說、你們是種地的、耨在地裡、得有雨水、得下聖寵的雨水、修神貧、作補贖、收斂心神、時常祈禱、那是得聖寵救靈魂的妙法。

再說、也得格外靠着天主的全能、絕不疑惑天主的仁慈、越靠天

* 主越容易救人的靈魂。頭上講道臺，先該祈禱。講道理的時候，該提醒人不斷祈禱，說明祈禱那個要緊，有多大益處。及至晚晌，講道理以前，一位神父跟着教友公念聖母串經，給他們述說念串經多麼尊貴，念串經有什麼規矩。衆人公念經，公唱聖歌，那是歷伏驕傲的好法子。人說好說歹，毫不介意。亞豐索宣傳工作將完，願意壯那怕前顧後的男子，教他們一齊公領聖體，人越多胆子越大，那是自然之理。

宣傳的事工，雖然早有，可是聖人成全了這事工的規矩，想法教宣傳的工程，常是精神活潑，不是如同火星一晃就滅。達神父說，亞豐索未來以前，意國風俗，但講可怕的道理。聖人說，那不夠，不合聖心的意思，得拿愛情來，引人到天主臺前，也說，怕情不長久。

時來時去，獨有愛情能以鎔化人心，所以講了可怕的道理，還得打起罪了的心火來。宣講道的時候，至少得講一次恭敬聖母的道理。教罪人，靠着聖母的仁慈，滿心愛慕聖母，如娘一般。聖人又說，有的罪人聽講四末，地獄審判的道理，毫不動心，一聽講聖母的仁慈，就動回頭的心，因為凡是愛聖母的人，必得要緊的恩典，為救靈魂，早晚也必定愛他的聖子耶穌。講完了道理，還行別樣緊要敬禮，就是預備一個大十字架，背着遊街，然後樹立起來，當作宣傳的記念。還有一樣，亞豐索為保持長久宣傳的存在，願意修士過了幾個月，再回先前去的堂口，重新提醒勉力，那反復無常的罪人，這叫作重宣傳。這宣傳的規矩，是亞豐索初次立的。有一位紅衣主教姓畢，查驗救世會的會規，一看這宣傳的章程，向

人說這會規真堪得教宗批准。



第七章 會友發聖願

亞豐索按上邊說的規矩，每年出去宣傳四十多次，一七四十年，還沒有出去宣傳，天氣大旱，寸草不長，樹木枯槁，教友們都盼望聖人一到，旱災就免了，於是請他來宣講，都用心聽道理。亞豐索說，天主看你們熱心，某日必要下雨。到了定期，發現一片小雲彩，聖人一看，伸着胳膊歡迎，立刻跪下祈禱，剛一跪下，但見陰雲滿天，打閃打雷，大雨傾盆，直下了五點鐘的工夫。

一七四一年，納波里總主教一心要在本城講道宣傳，請亞豐索來相幫，主教的意思，不光是增加教友的信德，也是教傳教司鐸

們好跟隨聖人的表樣，學會了講道理，亞豐索謙辭推脫說：萬不敢當。在城裏能言會道的不少，鄉下可是缺講道理的人。主教命他，不得已服從，且當宣傳的首領。城裡的人一聽道理，就動心回頭。早晚趕到一齊，公同默想，拜聖體，拜聖母。亞豐索雖是首領，還是拿着自己當神父的僕人，不尙虛榮，但求受勞，有時候顧不的吃飯，甚至於在更衣所但吃一塊乾糧，就完了。

亞豐索看着天主降福他立的修會，想法聯絡會友，教他們發終身大願。先商量定規發願之事，怎麼可以守神貧等願，會友議決，發終身三願之外，另添不出本會的誓願，會友到了三十歲，就另發一願，就是若聽教宗或總會長出命，往遠方去，給外教人傳福音。

商議完了，會友們避了三天靜，聖人領避靜，囑咐他們，求聖神降臨，末後同他的夥伴，在范主教手裡發了願，時在一七四二年，陽曆七月二十二日，聖女瑪大肋納瞻禮。

會友堅心固辭，會外各等爵位，如有教宗嚴命，就不敢辭却。亞豐索的父親，千方運動他兒聖主教，聖人給他寫信說，我親愛之父，勿再給兒提聖主教的爵位了，也不要給別人提，如若再提，兒就愁死了，即便是兒被選成主教，兒也不願承當，就是升為納波里總主教，兒也固辭不受，因為得爵位相反兒的聖召。

亞豐索的父親，一收這封信，還不敢說改了主意，及趕到喬拉尼修院裡來望看他，還是想着教兒隨他那高攀的妄想。不料想一進修院，受了聖神的默啟，立時成了箇新人，不貪圖虛榮，明白了

他兒高超的聖召。他也看透了世俗的虛假，也甘心願意進救世會。當個輔理修士。亞豐索一看這謙遜的憑據，一聽這謙遜的口語，感激稱頌天主，聽了他的祈求，雖感恩不盡，但終究沒有允許。他父親進會，只說那不是天主的意思。料理家務，立好表樣，才是本分。他的父親回到納波里以後，棄絕世俗，不管軍務，在他宮院裡過日子，如隱修士一般。隨着他兒的指引，日新月盛，留下了聖德的美名。聖人受了父親的好教訓，這也算報了恩。



第八章 聖人在巴憂尼立一個修院

救世會友發願的那一天，亞豐索又回納波里教區，他覺着救靈魂的心火比從前更大，雖然同紅衣主教有感情，在這教區傳教

效驗也不小，更願意在教士稀少的小地方帶同會友努力宣傳。他就求主教准他出城。一得允許，就如漏網之魚，一躍而出，遊行奧塞拉及撒來艾教區各村莊。有時生冷熱之病，有時見人待他無情，他也毫不介意，一舉一動，一言一語，無非是想法叫人熱心感化他們，所以都攔當他不叫走，將開船的時候，教友聚在海岸，心送眼送，至到看不見了。

第二年夏天，亞豐索在奧塞拉關裡，立了巴曼尼的修院。此處的總本堂鞏大神父，請他來講道。城裡的神父、修士、教民，都稱讚聖人是新宗徒。總本堂富有餘財，想着立個救世會的修院。到七月裡，行了祝聖奠基的禮，官民都齊興呵采道。總本堂萬歲。上至官長，下至庶民，都起五更幫忙，修蓋聖堂，搬磚弄瓦，背右運土，真像

從前依臘爾人在曠野修蓋聖堂的那個局勢，婦女們、金戒指、耳環寶物都貢獻了。主教請了一位修士管理修道的靈魂，族貴班請了一個別的當玫瑰會的領袖，神父請修士們聽神工講道。修院蓋起，修士們沒有歇心的工夫。

離奧塞拉不遠，有個安冀鎮，居民足有五千，亞豐索去那裡。正宣傳的時候，一個輔裡修士把他的襪子交給房東的閨女，當個聖髑。有一位神父向這閨女說，不可恭敬活人的東西，那閨女就把那雙襪子哀矜一個窮人，那窮人害水蟲，病人一穿那雙襪子，立時就好了。俗話說，有毒的長蟲不近玉蘂花，邪神也不近聖人的潔德，因為潔德解邪魔的毒氣。人一聽亞豐索講道理，一看他的品行，不由的就羨慕潔德。在這鎮上講道以後，見有一百多婚配

不妥當的，當下就回了頭，求補婚配的禮。更可喜者，有三百多女子立志守貞，至死保存潔淨。

奧塞拉的紳士一聽說聖人講的道理，大收效果，隨請他在聖瑪竇大堂內講道。城內外來聽道理的有一萬多人，有三個大家出身的少爺棄俗修道，進了救世會。

還有個別的安慰。頭來那一天，有一個少年，心裏起了不好的誘惑，他想帶着聖衣犯罪，對不起聖母，就把聖衣摘下來，擱在牆窟窿裏了。忽然間覺着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抓住他的胳膊，嚇的他跑了，趕到了黑夜間，聖母發顯給少年，痛責他犯罪的野心，又加一句說：「明天聖人來宣傳，你見他，去辦神工回頭罷。」那少年是頭一次聽見亞豐索這個名字，並不知道他快來講道理。第二天，那

少年果然去見聖人，完全給他說明。亞豐索一聽，就從心裏可憐他，向他說：「啊，是聖母娘，叫你來見我，遂就聽少年的神工，救了他的罪，從此以後，少年再也不敢犯罪了。」

立了巴夏尼修院，真是喜去悲來，修士傳教，大見功效，就有人生了嫉妬，修士在主教紳士前有勢力，有人不喜歡，一生嫉妬，什麼也敢辦，有人挑唆說，修院是個吸收銀錢的府庫，本堂神父必要受害，百姓耳根子軟，東倒西歪，沒有主意，一聽這似是而非的謗言，不由的就變了心，待修士冷情，想這不但無益，而且害及闔城的人，真是負責不輕，無論住高樓大廈的，或住茅爛草舍的，一口同音的說，那修院害多利少。亞豐索的仇人，一看無知的百姓隨着他們，同他們一心，就一致進行。

都商量妥了，想着奏請國王嘉祿第三，把修士們逐出境外。一位有名的律師，代爲奏摺。字坐下抄筆要寫，竟一字也寫不了，筆也不沾墨，一字也寫不成。他換一筆，還是寫不成，急的他就扔到一邊，重換一管，可就寫了一張，正面寫完了，想着翻過來，寫背面，拿差了墨盒，把墨汁都撒在紙上了。律師才覺醒悟，知道都是天主的安排，向原告人說，你們衆位，請個別人當代書罷，我不願意干涉那修會的事情。反對亞豐索的人，不願意懂得其中的奧意。說那是偶然的事，盲然請了一個別的律師，具呈字狀。上大概說，奧塞拉城裡神父滿夠，用不着會友。他們出身卑陋，並無學問，下鄉傳道，純然是貪利心。他們的道理，並不見有何效果，不過以宣傳爲飯碗就是了。到底國王沒有批准，他們又挑唆民人，胡鬧起來。

與修士爲難。修士剛一出門，惡人就大加凌辱。有一天一位輔理修士名安多尼，正在園子裡修理菜蔬，一個惡人路過菜園，張口就罵，輔理修士聽見當作耳旁風，還是接着工作。那個霸道橫行人更是怒氣冲天，一躍跳到籬笆以內，打修士一個嘴巴子，但見他立時跪下，默遵吾主耶穌的教訓，說：有人打了你右臉，你再以左臉轉給他（*Mat. V, 39*）。那個無賴羞臊的就走了。有人黑夜，在修院窗戶底下，亂嚷亂喊，不料一個正在窗戶吵鬧的時候，霎時間得了個中風不語的病死了。

當時亞豐索正在喬拉尼居住，一聽奧塞拉地處的新聞，趕緊去安慰他的會友。一進城就挨罵，反和顏悅色的不作聲，更激起反對人的胆氣。

國王沒有批准奏摺，全是因爲主教神父紳衿正氣，教友都向聖人那一方面反對亞豐索的尙不死心。另生一計，同去見他的恩人，鞏神父，毀謗救世會友。神父極其良善，天主沒有給他恒心，原爲試探自己的忠僕，也是爲教訓修士們，不當靠人的勢力。果然不久，鞏神父變了心，冷待客人，同他們不共言語，教他們知道自今以後，不但不住他的房屋，連本堂口也不能住。

聖人想着遷往他處，到底不惶不忙，先求天主默啟，去見范主教。主教先前無什麼意見，後來抬頭望見聖彌厄爾像，那時得了超性的默啟，說：「搗亂都是魔鬼的工程，你恒心奮鬥，天主命聖彌厄爾同你一齊奮鬥。」主教又接着勸亞豐索說：「給這新蓋的堂，並這修院起個名字，叫聖彌厄爾堂。」不久，主教抱病在身，臨終的時候，

見一位救世會友在前，就向他說：「你的修會是從天主來的，天主必要降福那修會，如新出的苗了。必要發大茂盛。過後聖人提醒自己的會友守會規，常說：『我們的會經范』」主教批准，果然范主教死後，顯了聖跡，爲證實。

第九章 亞豐索以德報怨

亞豐索同他的會友四年的工夫，在奧塞拉作難，全是魔鬼惹起來的。全叫總領天神聖彌厄爾把這波浪平息了。終有一日，城裡的紳董一齊開會，立定主意保護救世會。那反對修士的，要求納波里國王及羅馬教宗判決，那是搬磚砸腳，自害自己。聖人一心一意依靠天主，在吾主耶穌懷裡安息，還是接着下鄉宣傳。一聽

見說反對的稟報教宗並國王，如從前作律師，把誣告的呈狀一句一句的批評，一並送上。教宗及國王，收到聖人的訴書，心中大喜，大加獎許救世會，反對人還是不死心，又誣告了一狀，教宗本篤第十四觀覽奏書，差監察員調查，也命奧塞拉的主教查明回覆救世會的態度，及會長的行動。主教回覆稱讚救世會，及會長，併無他事。對頭又想了別的法，又加毒心，竟有一個敢向聖人說，哄騙民人，不如在路上明搶明奪。亞豐索答說，天主獲讚美，我拋家捨業，來到這裡，落了個賊名，他雖是有理，一心想着挪往別處裡去。主教不許，向他們說，你們走了，這不是魔鬼取勝了麼？又有入告了救世會，不告亞豐索，但告他的徒弟，仍是枉然，徒費口舌。羅瑪聖部批散了。

會友在鞏神父的宅子上住，總是不大方便。新蓋的修院，雖是潮濕，也搬到那裡住去了。聖人吩咐院長馬神父，從今全該按會規從事，以得天主降福。修士院蓋齊備了，只是小堂尙未蓋完。反對亞豐索的央求本城參議會，不准開新堂。恰好沒有不透風的牆，包神父聽見了這個消息，就沒有等着參議會的回話。牛黑下，叫齊匠人，公同動工，把工人腳架全去了，平地鋪上氈子，裝飾聖堂。搭一祭臺，包神父灑聖水祝聖堂。天一發亮，就上臺做彌撒，講道理送聖體。禮儀完畢，信差帶着告示來了，請見院長神父，言明不准繼續修堂。包神父不惶不忙的答說，我們不蓋新堂，這座房就是堂。我們已經做了彌撒，送了聖體。跟信差來的無知小民，急的大喊說，這不是聖堂，是個馬棚。終究是白鬧一陣子，事已成就了。

包神父破了他們的計策。

待了三年，風浪才算平息，在巴憂尼換了一位新總本堂。他先聽了閒言，不肯同救世會友共來往。有一天晚上，他從巴憂尼往奧塞拉去的時候，有一品行不端的人，受過神父的責備，把神父打了一頓，神父受了重傷，恰好有個路過的人，把他送到聖女加拉病院裡。院長馬神父一聽這褻瀆神父的情形，趕緊的去安慰受傷的神父，會友也不斷的去望看他。總本堂大大動心，從那以後，愛見修士，同主教一齊想法，破那反對亞豐索人們的執迷及仇恨。再說，聖人求了主教，寬免聖彌厄爾修院，不收鞏神父的遺產，只求鞏神父賞給修院的地基，及工人的工價。人們一看亞豐索不圖錢財，就喜愛他，連鞏神父也醒悟過來了，成了聖人知心的。

朋友又讚美又赤心保護救世會。這全是因爲亞豐索以良善取勝了。全照聖保祿所說的，不要教惡取勝，總要教善勝過惡去。

離依來道村莊不遠，有處宅子，上帶一座半倒不場的聖堂，四面透風，堂內供着一尊神慰聖母像。宅主連堂帶宅子要獻給亞豐索。聖人一看堂破，而且離村又遠，足有二里，不敢接收。但一看有聖母像，就動了愛聖母的心。這是聖母願意他在那裡立修院的。憑據好照管數千牧童及農人，教他們瞻禮，主日能望彌撒。

賈神父在那裡入了初學，他說當時那修院房屋四面透風，屋裡常黑，冬天下雪，雪花落到床上，吃的乾糧灰色，還有不夠的時候，就求近邊放羊的給點吃食，穿的會衣滿了補釘，及各等難信的苦處。

因爲窮到這個光景，魏道輔修士也病死了。他却嚴守會規，不久造到德行極高的地步，他雖然稟性急躁，竟然成了良善的榜樣。有一天差他出去勸捐，天晚了，求着投宿，也沒人招待他，困極了，就地睡着了，後得重病，幸有一位神父收留了他，受了四十九天的病苦，天主就收了他的靈魂。出殯的時候，極其榮耀，人人說不必爲他念經，求他保護才是。亞豐索既是最喜愛他，真覺難受，做追思大彌撒的時候，不由的淚流汪汪，念不上經來了。

到十二月裡，亞豐索再上福加城，內有三萬人，買賣茂盛。一經宣傳，城裡的人都歸了化，一個少年人說，宣傳以後，我想着我個犯罪的地方也，我睡不着了。宣講的時候，天主另外懲戒了兩個人，一個是醉漢，正譏笑神父的時候，中瘋猝死了。一個是娼婦，固執不

聽善勸得一暴病死了。天主大彰公義，聖母又如從前大發仁慈。有一天晚上，神父正講道理，聖母像在聖人額上射了一道金光。聽道理的有四千，都奇妙不盡。

亞豐索從福加往道亞宣傳去了。臨上講道臺，有人來稟報說，你父親不在了。聖人雖是心裡難受，又有瘡疾在身，仍然上臺講道。求衆教友爲新亡者念經祈禱。後又回到福加，趕的天旱，一行九日敬禮，又熱心了，又得了大雨。到十月裡，那城裡的人，又請亞豐索回去講道理。他一回城，見大街上唱戲，他要求拆去戲臺，百姓不從，就不願意講道理，說不能同時也敬天主，也敬魔鬼。福加人不聽我的話，不免要受天主的嚴罰。聖人剛一出城，立刻地大震了，閤城搖動。

第十章 在憂保塞立修院

離憂保塞不遠，有一座小山，上邊有座聖母堂。有一天一位方濟各會修士，帶同貴族人等，去朝拜那座聖堂，就說道：在這裏給我立座修院不好麼？貴族人說：好極了，遂就稟告省會長若瑟。這位神父過後，本是同亞豐索一齊列入聖品，暫且推諉說：不必你們爲這件事操心。天主不願意我們在這裏立本會的修院，再待二十年，自有別的修士，前來光榮天主，救人靈魂。果然二十年以後，就是一七四六年，亞豐索來了，應驗了聖人的話。

本地主教同兩位神父，彼此言談之間，提說本教區神父太少，教友冷淡。兩位神父說：主教請救世會友來才好。主教隨他們的主

見想着把山上那座聖母堂交給會友照管。聖人不肯依從。主教的意見可也沒有說不願意的話。但說我先往那邊宣傳去。過後再定意。聖人到了那裡。用心講道理。一面想彼處人的靈魂。一面結記自己的會友。有一天晚晌。正在講道理的時候。忽然止住不講。就說我在這裡提醒你們回頭。魔鬼在依來道那裡難爲我的會友。果然第二天從依來道來了一位修士。稟明那邊的修院所遭的患難。

聖人是頭疼的很。還講道理。兩點鐘的工夫。看着什麼也不要緊。只願意救人。聽說本地主教來了。離不遠。想着拜望他去。正上午到了。趕的主教正用飯。僕人一見他騎的牲口卑小。穿的又不雅觀。箭直的說。等着主教用了飯再見罷。聖人進到小堂裡念日課。

正念經的時候，來了個別的少年，要鎖堂門，怕沒了東西，請他出堂。亞豐索說，請讓我念完了日課再走。少年人粗聲大氣的說，昨天在堂裡沒了一塊鋪臺布，莫非今天多一塊麼。聖人一聽這話，急忙出堂，往街上去，接着念日課。主教用畢午飯，亞豐索又回來了。這一次說了自己是誰，主教一聽，起來往外出迎，慢待他的少年，一看羞愧至極，可是晚了。慢待他的事，聖人一字沒提。

宣講以後，就商量立修院的事，想不到有人反對。聖人說，有人反對，我不難受，那是魔鬼受驚的憑據，到底天主必要取勝。那時主教也有點含糊，猶豫不定，幸有一位神父哭求主教，准許立這修院。主教一看，不但准許，而且獻了二千銀元。閩城紳士，都是歡天喜地的，大放鞭炮，晚間大起燄火，致慶貴族家也許用自已林中

的木料蓋房，各盡各能，搬磚壘牆。更有一件事，明顯聖母願意，在那地方恭敬他。救世會友頭來以前，有熱心律士，在主教前想着反對，先到堂裡，求聖母幫助，不料想，他一進堂，就瘋癱了，嘴邪眼歪。那是天主警醒他，教他說，天主聖母，從今以後，多啣我也不阻擋，立這修院了。

聖母又發顯了，說自己喜歡教友們在那裡朝拜他。曼保塞不遠，有個人病了三年了，他的靈魂也不妥當，天天黑夜彷彿見一個可怕的妖怪，掐住他的嗓子。救世會來宣傳的前天，他一睡醒，見滿屋裡發光，聖母同兩位天神發顯他說，我的兒，你還願意犯罪麼？快回頭罷，明天你要見我那修院的神父來，你要真心痛悔告解，吾主耶穌必要饒恕你。聖母說罷，走了。病人不知道這大恩典。

是從那裡來的，也並不知道在曼保塞立了救世會的修院。第二天一聽打鐘，就問打鐘爲何。有人答應說，那是告訴救世會神父來到了。往下沒問，立時請了一位神父，把一輩子的罪過給他細說一番，哭着要辦神工。神父奇妙聖母的仁慈，問病人說，你胡作非爲的時候，你是沒有忘了聖母罷。他答應說，沒有忘，我天天念玫瑰經，沒有缺過。不久就得了善終。



第十一章 亞豐索求批准救世會

過了宣傳的時候，聖人往納波里去了。三月之久，想法見教務總理，及達總長，請他二人介紹引見國王。非聖人起了高攀的心，專爲提拔堅固方才立的新會。此會本是興旺，但是國家尙未批准。

國家一筆就能取消，不拘那個修會的修院。願意防患於未來，就求國家明示准許。他東跑西躡，不顧喫飯睡覺，不怕風吹日晒，遊行街市上，他幾次去見一位大人，也見不了，都是擋駕。國王及教務部伯總長，都請他高升巴來埋總主教缺，聖人固辭不受，說：我發了願不受教會的爵位，怕救世會被累。聖人既不准國王所求的，所立新會，國王也沒有批准。達總長也反抗不願意，無怪乎當時世俗大人，不懂得修院的好處。聖人一聽，低下頭，等待天主的命，可說他也是人，難受的到了極點。魔鬼混亂他說：你才立的那四座修院，不久要滅，沒有用處。那一天總是不得平安，就到伯總長公署裏去了。他儼的出汗，就如要飯喫的，坐在門口。伯總長從窗戶上見了他，趕緊請他進去。好問承辦這等事業，有什麼不順

* 心。聖人一聽這話，就知道上了魔鬼的當，受了誘惑，沒敵當，遂就發謙遜，仍求國王批准所立的會，可惜是徒然無效。從那以後，常怕新會沒有根據，難以久存。那是天主賞給聖人的一個重大的十字架，上了年紀也得背，背到咽氣，因為頭去世以先，所立的會還沒得批准。

那時節也沒斷的傳教宣講，另外在中國公學裡，又講解九日敬禮，預備過聖母升天瞻禮。聖人雖然沒有記錄道理本，也沒有工夫再預備別的，却因為愛聖母，不敢固辭不允。每講道理，必講一點半的工夫，前段講讚美聖母的道理，後段講四末，大大驚動人心，數千人一聽，無不改過遷善。

到八月裡，給傳教會友開避靜，出默想題目以外，就提醒他們講

道理，純用淺薄的言語，不用巧言巧語，一心專務救靈爲目的，就是了。他提起方才去世的一位神父說，他若貪虛榮，不敢說不下煉獄，或煉到世界窮盡。

給軍隊講十天避靜，一天講兩次道理，一次給兵官，一次給兵卒。他雖是眼疼，氣又短，又受風，喘不上氣來，仍是不住的講勸，大收避靜的效果。從此以後，兵們都忌了酒，每主日帶着經本進堂，路上行走，端莊穩重，宛如初學修士，更可奇的，有五個兵官，求着進會。

從十六年間，救世會成立了，立修士會的會祖，是一聖人，聖母顯了聖跡，爲證明自己保護這個修會，各區主教也贊稱新立的會，魔鬼可就千方百計的反對他。無論如何，雖未經國家批准，天主

可是借着教宗的口氣，是先要批准的。本篤第十四位，自從有人毀謗誣告救世會以來，業已考查明白會的來歷，加以看重，並嘉許。當年聖人乘機上稟教宗，求准成立。教宗和顏悅色的收下這請願書，委令司紅衣主教詳奏聖座。主教領到委狀大喜，再三翻閱會規，讚嘆著會規的明智，只是減少苦工，因為有妨傳教工作，稟報教宗的時候，大加美言，稱羨本會不止，也加入別位主教的嘉許。教宗觀覽奏書大喜，讚美天主興起這樣有心火的修會來，賴以振興聖教。聖人講道理勸化罪人，雖是勞傷多病，却是又氣壯，又有精神，但想該往羅馬親見教宗，從謙遜心，不肯進行，早委託了魏拉尼神父當代表，且見他又德又有才，求他轉達教宗，准自己辭職不當救世會的總長。

羅瑪公議會部員一查那修會的辦法都一口同音的讚美聖人的上智及會規的整齊就將修會批准某主教極口嘉獎修士宣傳一次後再重去宣傳這規矩真是妙化出神而且敢說保護新立的修會情願捨生致命。

一七四九年二月裡羅瑪禮部批准會規並准收初學生不久教宗又親筆畫押准予救世會的名稱再說魏拉尼求什麼恩典教宗沒有不開恩的羅瑪批准那修會的急速那樣順利實在令人驚奇乃因有名望的人幫助其中未增爵會總長毛神父給魏神父說我們的會祖從來沒立嫉妬的表樣還把才立的某修院地基獻給救世會永遠爲業。

會友在巴憂尼很盼望得羅瑪恩准的音信都加倍熱心祈禱勤

行苦工。魏拉尼神父送了末後的信來，聖人接到，並沒有立刻看。反治住心急，然後才拆開信封。頭一句就是：天主聖父獲讚美，就不念了。看這句話算好先兆，是預報喜音的憑據。後來又接着念到下邊這一句說：會規業已批准。一看這一句，聖人歡天喜地的同會友俯伏在地，感謝天主，歡樂的流喜淚。末後請了衆會友同到堂裡唱謝恩的聖詠，當面演說，吾衆會友從今以後，大家都要努力勉守規矩，敬愛聖母，孝愛耶穌。

羅瑪城內一聽說，教宗批准了救世會，都提道新會的熱心，愛火的高上，救靈的神效，就有上級神品班，還有那在世俗的大家子弟，求進修會，惜乎有的進會無恆，心無定見，又出了會。一出會，立時就後悔，苦求開恩，再收他們。聖人執意不允，從此審定准規，發

聖願以後，出會的人不准再收，又凡入過別的修會的，也是一概不收。到了十月裡，聖人命各會友在喬拉尼開會，商議辭職的事。本來教宗准他一輩子當總長，還跪到會友跟前，懇求寬赦他的過錯，請求另揀有才德的人當總長。衆人一聽，不禁淚流滿面，慟哭不止，投票都是再選舉他，爲救世會總長。



第十二章 救世會會典的大綱

聖教會既是批准了救世會，今可考究此會的真像，又關係聖人們行實。比如，知道一家規矩，這長處就全歸於當家的，天主願意立會，必先完全陶成會祖的聖德，以作會友的表率。

救世會是君主政體，一院只有一位院長，並數院爲一省，一省有

一省長。閤修會有一位不更換的總長。頭保舉總長。先開一會。有選舉權者。乃前任總長的四位參謀。及十五個會省的省長。並十五位省所揀定的兩位代表。總合起來。共四十九個投票的。在緊要時。能開大會。操管定規。無上判決權。總長派省長。院長。及他們的參謀。不守會規。只有總長能以開除修士。若有正當緣故。也能解修士的願。教他還俗。會長神父是慈父的權柄。既是代表耶穌。理當加意尊敬。若不是犯罪之命。得急速遵聽。修士當進去一切私意。私見。得把自主之權。托給會長裁判。修士早晚要求他降福。口親他的手。出堂入堂也求他降福。

長上的權柄雖然高大。恐怕冒用。加以限制。長上責備修士。修士雖是有理。也不該驕橫。得默默無言。過後修士可得暗地裡向長

上告說明白、沒有他的錯處。在下的若覺着聽這一命有別的難處、無防稟報長上。還有長上跟前、揀派的一位老修士、可告訴他說、長上命不合會規。不拘那修士、也能直稟報省長、或總長。爲提醒當長上的常記念、發號施令、不爲尋一己的利益、實是爲公共的利益、修會還有幾條成規、譬如每瞻禮五、長上用口親在下的脚、有時在飯廳裡、伺候飯廳、效法耶穌在建定聖體的時候、洗宗徒們的足、伺候他們用飯。修士每主日、該在長上跟前、訴說自己所犯的規矩、認錯、求寬、長上也是得每年一次、認錯承認自己的毛病、犯規矩。吾主耶穌德行圓滿、超過自己的徒弟、長上在守會規上、也得超過自己屬下的人、以良善接待會友、解他們的疑難、安慰他們的憂苦。長上得查考會友缺少什麼、急用的什物、

每月請召見會友訴心，說這一月內喜歡聖召否，身體康健否，心裡平安否，盡本分有另外的難處沒有，說起來長上的本分是個責任，不是個光榮事。修士的靈魂、肉身，全得顧到了，守會規上，得留心是進是退，德行上，修到什麼程度。長上本人也不該少作苦工，他住的屋子，比在下的也不寬大，傢具平常，鋪蓋不尙華美，飲食不求美味，總是長上該比會友格外循規蹈矩，尙且可以爲會友的法式。

願意進會的，先入初學，一年爲限，操練德行，效法救世耶穌，後來發願，也發誓在會恒心，讀書六年，二年學哲學，四年神學，畢業以後，晉陞神品，聖神父以後，考試第二次會規，專務各等德行，以翁合主旨爲標準。聖祖說，我們進會另外爲成全自己，見救世會會

典大綱上邊記載說，修士的生活，要終身收心。有的修會定規，早上默想一點鐘爲滿，救世會會規定的是一天默想三次，每次以二刻爲限制，一天分三節。人在這世界如同走道，每天休息三次，三次想念自己的終向，早起抬頭，看走道的趨向，上午在天主懷中歇息，晚晌感謝天主賞的恩典，分三次默想，不費什麼力，也算休息，一天三次，求天上的雨水灌溉靈魂的花園，不致枯乾，反致盛茂。修士每月要行一天的小避靜，每年十天的大避靜。

吾主耶穌在祭臺上，聖體是修院的頭院長，修士出入修院，要拜聖體。每天早晚兩次，在聖體跟前公行默想，省察也是兩次。除此以外，還屢次公念日課。謝聖體得用二刻，避靜的時候，得用一點鐘，傍黑的時候，都得到聖體臺前，伴同天神一齊跪拜。

爲記念耶穌三點鐘的工夫，懸在十字架上，救世會友，午後散完了心，各守靜默，無論什麼地方，不准說話，也不許在堂院遊來遊去。晚晌默想題目，全是默想耶穌苦難，避靜的時候，天天拜苦路。每月二十五那一天，爲記念耶穌降生爲人，早起要默想耶穌降生的奧跡，在耶穌聖嬰像前，點上蠟，重發聖願，許下至死，不離修會。

聖祖爲傳揚敬禮耶穌聖心，費心不少，也著了聖心九日敬禮。他徒弟也不斷的講聖心道理，知道耶穌聖心渴望化導罪人，願意在每人心裡，在本國，在天下萬國爲主。聖女瑪加利大說過，我實話說罷，誰要修德修到極高的地步，沒有比恭敬耶穌聖心再好的法子。救世會友本着這句話，各處遊行，傳揚耶穌聖心，耶穌也

大大降福了他們所講的道理。

亞豐索本是聖母的忠僕，從聖母手中得到許多恩寵，以聖母爲善導之母，聖母既是默啟他立會，並立會規，聖人不得不提醒徒弟，格外敬愛聖母，救世會的主保，就是聖母始胎無染原罪。

修士腰裡要攜帶念珠，每天念一分玫瑰經，早晚修士要俯伏在地，恭念三遍聖母經，又勸會友工作前後，再念一遍聖母經，每次聽見表響，也是如此。每天晚飯念飯傳的時候，先念幾節光榮聖母的書，晚上公念申爾福，那時候院長神父灑聖水，救世會一年內，過七個聖母瞻禮，每瞻禮以後八日內，還念聖母祝文，頭過瞻禮，先行九日敬禮，瞻禮前守大齋，每瞻禮修士作幾樣善工，除了聖教所定聖母瞻禮以外，教宗還准過別的瞻禮，譬如聖母謙遜。

善導之母、善牧之母、聖寵之母、進教之佑、罪人之託、聖母無玷聖心、聖母仁慈之母、等瞻禮。

亞豐索注重克己苦身、壓制自己、所以上下人等、在飯廳裡都要伺候飯廳、有時同輔理修士刷鍋洗碗、各掃各屋、只是病人有寬不用掃地、平常教友都該作補贖、何況修士呢、因此要定幾樣苦工、可是不可過分、除了會規所定的、修士若願意多添苦工、得有長上或神師的准許、聖人也說、該預備足用吃食的東西、怕有不強健的、耽誤救人靈魂的事、因為會裡最大的苦工、就是出力幫助傳教、修士該喜歡獨居、無緣無故的不該出屋、總也不許空閒、不是專務救靈、便祈禱念經、或看聖書、或讀神學、不可截斷、振興修德的心火、雖然該作苦工、午飯晚飯後公散心、每主日休息一

天。

修士彼此共來往，必該一心一德，全在水平尺上，那樣守規不難，也不分功勞，年紀責任，在堂裡都是按進會發願的次序落坐。修士來往的理路，就是彼此相親相愛，會友都如兄弟。長上照着病人格外要發愛德，病人不用結記什麼，只立忍耐善表就夠了。別的修士要望看照應病人，各院裡有一位神父，及一位修士，有照管病人的本分，一有死的危險，常有一位神父在旁守着。修士死在會裡，閣院的修士，爲他念已亡日課，並擺安所，本會修士爲他做幾臺彌撒，求天主賞賜他早登天國。

第十三章 幾位會友善生善死

吾主耶穌說過，好樹結好果子，才立了救世會，就算結了好鮮果子，天主就摘去。立會不久，就有幾個會友，死的極其妥善，真算兒子光彩，父親也有福。

撒厄理神父先死了，才四十二歲，就德備功全，也是如同聖祖大家出身，自幼同他親愛，也是慈愛窮獨無靠的人。身體雖然軟弱，每主日守三個大齋，只吃乾糧，喝清水。有人勸他不要行這樣的苦工，應當愛自己，他答應說：善工之內，沒有比爲天主盡全力，量再美麗的了。教友一聽說，他要講道理，都齊聲說：聖人要宣講，我們聽聖人講道理去罷。除了講道理，那位修士又著了幾本有名的書，譬如論父母的本分，辨別神的真假，宣傳要規，靈魂乾枯，聖母光榮等書。就有一件事，教人納悶，這位神父一輩子默想祈

禱乾苦無味，中了失望的誘惑，常嘆惜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常心裡想口裡說，隨天主的聖意，隨天主的聖意，頭死十五天，忽然心中的雲霧消散了，大開光明，只想天主，不願意教他好了。他向天主說：我的聖父，到了回家的時候了，你若願意，我實在盼望面見你。比約第九位，業已批准，可查考他的品行，預備列真福品。過了六年，包神父也死了，從立救世會以來，他就跟着聖人。總沒有離開過。外貌似乎俗氣，其實德行不凡，有一天一位輔理修士到他屋裡，請他上講道臺，進屋一看，見神父的身靈超拔，大發光明。包神父預先說過好幾次，他某日某點去世，死後三年，主教命人開墓，但見衣服朽爛，身尸可是完好如生，又美麗，又噴香，有人用刀割他的胳膊，流的還是鮮紅的血。聖人一看，大動於心，求教

宗查考他的行實。可惜當時救世會正遭着窘難，顧不的查驗。又過二年，輔理修士馬惹臘日臘爾也去了世。他本是貧家出身。很小的時候，耶穌聖嬰同他玩過，每次走時，每次給他一塊另樣的麵包。到七歲上，見別人領聖體，他也跪到領聖體的欄杆上。神父不給他送聖體，他難受的流淚。聖彌厄爾親自來給他送聖體。後來他求進救世會，因為身體不強壯，費了周折，終究得了。一進修會，天主賞他奇妙的恩典，譬如超拔的默禱，聖神的明達，預言未來，識人密事，同時分身，在兩處，有時騰空，能治好百病，驅逐邪魔等奇恩。

他在修院裡作飯，有時請天神替他作飯。有一天早起，謝聖體的時候，跪在一邊，忘了作飯，到了吃飯的時候，某修士進飯廳見門

關着，找廚子也找不着。趕找着了，他才作完默想，直向日臘爾說：你是幹什麼的，到了吃飯的時候，還關着飯廳門。他答應說：你小信德的人，天神若不相幫，他們作什麼呢。修士們進了飯廳，一落坐，飯就端上來了。

長上心裡，有意教他作的，他一知道立時就作，他格外恭敬聖體，敬禮聖母。有一天，他經過供聖體的地方，他笑着過去了。一位神父見他笑了，就問他說：你爲什麼笑呢。他答應說：是因爲吾主耶穌給我說：你愛我愛瘋了，我給耶穌說：你愛我，過於我愛你。有一天一個大夫問他：你愛聖母麼。他答應說：你問什麼呢。你教我很難受，卽心中彷彿着了火，忙的出去了。你看日臘爾雖然是個聖人，也有毀謗他的，有一名譽不濟的誣告，日臘爾犯一重罪，告的

那樣切實，連亞豐索也生了疑惑，不許他領聖體。有人給他說，你該告訴長上，沒你的罪，那是誣告。日臘爾答應說，該越法謙心承受，其中自有天主聖意。兩月的工夫，也不聲明，過後誣告他的人，親手給亞豐索寫信，承認誣告修士的罪。日臘爾二十九歲上，在加保塞修院裡，安然去世。現在列了聖品，稱爲聖日臘爾。

第十四章 救世會被入誣告

聖人帶同十四位會友，上撒奧城裡，講聖年大赦。這城是在維蘇威火山下坡，離納波里有八十里。風俗不好，四外遍地土匪。城裡的人一聽道理，大大回頭，但見土匪把手槍、刀劍、棍棒都交給神父，娼妓爭先回頭改過，許多女子願意棄世進會，酒館關門。

一年以後，救世會又遭風波，納波里國王打獵的時候，走近依來道，往上一看，見小山頂上，有救世會修院。國王問一大臣說：這是什麼府宅？大臣答說：這是救世會的修士院。他又添一句壞話說：這些修士購受了豐富的產業，至少着有六萬元。國王耳根軟，信以為真，怒氣冲天說道：既是這樣，修士也如別人，都是一心，才立了會，就發了大財。國王回到京都，朝裡上下人等，一同國王大發雷震，一口同音的說：亞豐索修會的財產，生發過大，貪得無厭，相應將會取消。聖人聽這謠語，惟有仰合天主聖意，勉力會友說：天主不願意用國王紳士嘉許保護我們的修會，可是願意修會遭難，受人的毀謗，因此發達廣揚。亞豐索拜見國王，述說合理的進項，一立修院，不過有三百元的利息，甚覺困難。國王可是看清了

會裡沒有餘財，但是朝裡的人不肯相信，修士沒有餘財，各部總長都要取消這會。

聖人更費盡心力傳揚聖教，盼望動天主慈憐的心。一七五二年，一過復活瞻禮，聖人同二十二位會友，往格拉奧城去宣傳，土匪聽道理也動了心。豎立十字架的時候，亞豐索請了一個罪犯，背着十字架。衆人一看，放聲大哭，罪犯說：你們別哭，咱們都該哭哇。因爲我背着如山大的罪過，比着加爾瓦畧山加倍的重。

魔鬼越挫磨亞豐索，他越有心的火，再三的求國王，把他立的會批准，拜見國務大臣，也是枉然，都不應允。故聖人一看，求人不行，給朋友寫信說：我想這是天主壓伏我的驕傲，依我看來，趕我死了，天主才允我的祈求，方能批准救世會。說的話果然應驗了。

究其實，不是因爲國王批准了，就得了平安了。並不是聖人不知道，所以常說，修會不出本地，稱不起修會。天主爲安慰他親愛的僕人，允他加入教宗國界以內，卽過了一年，貝艾王城巴總主教請了亞豐索在他管轄教區，立個修院。聖人先願意請求朋友的意見，有位主教一聽，甚是喜歡，也願意同去。巴總主教一看他們贊成，大動於心，至於向修士們說，在我教區立救世會修院，如必用錢，情願把我的高帽子賣了去幫助。

主教先命修士給神品班講避靜，也變更修士院的幾條規矩，以後不許神學教員勉強徒弟記錄教員所講的，只按成本講解就夠了。修道的也得學習筆算，並原理學。主教特請了魏拉尼神父在大堂裡講道理，收效不少，有一天領聖體的有三千，主教喜的

流淚向神父說，從聖方濟格熱羅尼莫直到現今，總沒有見過這麼興盛的。巴主教親往巴憂尼去感謝聖亞豐索，向他說：我請你親身到貝艾王講道理。論修蓋修院一節，不必發愁，我有什麼，我給你什麼。

十一月間，亞豐索携同二十位會友，往貝艾王去了。路過納波里，見他最可愛的母親生了重病。聖人給他送臨終聖事，住了三天，蒙了母親的降福，大得安慰。可惜，亞豐索不能多待，不得已就辭別母親，起身走了。他講道理真有警動人心的神力。當時年五十九歲，氣力漸衰，不能多講，能以立表，心硬的人一看聖人，他們的心就化了，和軟如臘一般。

一七五六年二月裡，亞豐索回納波里，辦理修會公事，紅衣主教

蔡公乘此好機會，請神父領避靜，共一千餘位。聖人一開口，就動人心，都說這是天主借他的口氣講道理。聖人一出堂，爭相親他的手。

那一年苦難主日，亞豐索又回到巴憂尼，專務默想耶穌的苦難。剛一到了，就請他往某女修院。修女很看重他，很盼望得他一塊衣裳布，當作聖髑。他們想了一計，教他看一個聖髑盒，求他教給修女們親聖髑。正親聖髑的時候，有個人使剪子把亞豐索袍子下身剪了幾塊。及至天晚，天氣冷了，聖人願意把袍子鋪在床上，看衣裳短了，向同伴說：「這袍子不是神父的麼？」答說：「是你的。」亞豐索說：「怎麼是我的呢？爲我太短。」神父微笑說：「那必是你上了他們的當。」聖人說：「啊，怪不得有一個人常圍着我。」有一次納波里耶穌

會修士請亞豐索吃飯，好得他的聖體，他們用新束腰帶換他那舊的，聖人收下了，可是疑惑，一面接新腰帶，一面不肯放鬆舊的，到七月裡，亞豐索回到納波里，還不忘先前所懷的志願，就是求國王批准救世會，不辭風吹日晒，往返求見國務總理，仍然無效，國王雖是應允，教宗雖是提倡，終未得批准的證據。



第十五章 亞豐索打發會友往意國南路

一、往加拉伯省，亞豐索長求天主賞他有往加拉伯去的好機會，盼望感化冷淡人，那個地方離巴曼尼很遠，救世會總沒有去過，聖人手中空虛，沒有盤費。一七五六年，那一省的一位紳士，自備盤費，來請會友到他那裡去，講道勸人。有一天晚晌，一個品行不

端的侯爵，也去聽道理，並不是爲改毛病，實是來譏笑講道理的人。先是笑話，後是涕哭，從那以後，全心回了頭，當衆求寬，在家也如那修士，善終時如聖人。

當時亞豐索帶同十位會友進亞瑪非城，城裡的人不守規矩，女子穿衣裳不端，大街男女混雜，歌唱玩耍，四關有娼嫖，聖人等，一講道理，女子改裝衣服樸素，青年子弟把音樂傢具堆到大堂前邊，一把火燒了，娼妓回頭，甚至有一最有名的妓女，亞豐索准他每天領聖體。數年以後，有別會的修士講道理說，走遍了通國，沒有見過這麼守規矩的城，你們先感謝天主，後謝亞豐索神父，因爲你們沾了他的大光。

有人說，亞豐索講道將完，在講道臺上，大聲疾呼，提醒人熱愛聖

母。聖人嘆息說，怎麼你們這麼冷待聖母呢？我這要替你們求聖母。說着立時跪下，他那靈魂神遊於外，他那肉身也騰空上升，他那面容望着聖母像，大發光明，但見聖母像射出一帶金光，射到亞豐索面上，五六分鐘的工夫，一言不發。教友看這情形，都高聲大呼說：天主顯了聖跡。聖人復了本來的面目，他也大聲說：你們感謝聖母罷，我替你們求的，聖母全允了。

在堂裏正講道理的時候，來了一個人，求辦神工。亞豐索聽了他的神工，那教友辦完了神工，遂就進了堂，大喫一驚，看見聖人在講道臺上，快講完道理，說也希奇，我剛辦完神工，聖人還在屋裏等着聽別的神工呢，想不到我一進堂，見亞豐索講道理，真令人不解，遂大聲呼曰：亞豐索神父同時也在堂裏，也在屋裏，過後人

查清了，也都知道聖人那一天不斷的在屋裏開工，也沒斷在堂裏講道理，那是出奇的聖跡，難以講解。神學家意見不同，有的說聖人實在兩處工作，有的隨着聖多瑪斯講解說，是天神借聖人的形像，在別的地方替他工作，無論怎麼說，大日課上記載聖人得了這個殊恩不止一次。

在這地方，天主顯了這兩個聖跡，是爲提醒人信服亞豐索，保存他講道理的效果。聖人說，爲幫助你們救靈魂，我們費心不小，你們教友，該恒心行善，不輟善工，千萬別半途而廢，格外要躲避繁華熱鬧，不要看戲，要小心謹慎。趕明天我們走了，有一個魔鬼下山進城，想着取消道理發生的效果。你們若看了他，禍哉，禍哉！天主要用地動罰你們。果然第二天過午，有人到城裡，來鬥野牛，人

們忘了自己好主意從玩喜心跑去看熱鬧，忽然大行地動，嚇的人們跑到堂裡，主教親自到堂裡，提醒人別忘了亞豐索囑咐的話。說着說着，地又大動，較前更重，祭臺上的花瓶、臘臺都摔到地下，主教一看不好，命神父們給衆人公念赦罪經，就平安了。

亞豐索後來又回亞瑪非城兩次，末了這一次瘟疫盛行，聖人講道理出了通身大汗，講罷道理，汗褂子也濕透了，又換了一件，有一位神父常來要那個汗褂子，人問要汗褂子做何用處，神父答應說，病人一穿，病就好了。亞豐索從亞瑪非上了船，往公加去的時候，遇見打魚的人報怨，說白出了力，沒有逮住魚，聖人一聽他們報怨，動了可憐，他們的心降福了海水就走了。不待一時，那窮打魚的，見滿網魚，滿了船艙，差一點沒有把網罾破。打魚的人爲

證明聖人顯的聖跡，又爲表明自己知恩的心，擔着一挑魚，送到巴曼尼修院裡去了。

二往西西利。一七六一年在西西利紀甘底主教請了亞豐索在本教區立個修士院，聖人應許了，立時打發四位修士往主教那裡去，其中有白素齊神父作院長，亞豐索死了以後，是白神父作了總長二十四年。那四位修士從納波里上了船，一路晴天，及趕船將進巴來埋，忽然間起了大風，把船推到納波里海灣，幾幾乎沉沒了。趕晴了天，又開了船，剛一到巴來埋城，又起了大風，把船冲到納波里不遠，船主不死心，又開了船，一進巴來埋碼頭，雲彩又上來了，狂風大作，船主管不住，坐船客都有喪命的危險。當時亞豐索在巴曼尼，明悟愧愧惚惚的見了這個危險，眼往上

看不住的流淚，望着海邊嘆息說：我可憐的孩子呀！可憐的孩子呀！旁人聽見，不懂得聖人說的意思，他們估量說：往西西利的修士早已到了本地。聖人裝聽不見，接着哼嚕的說：我可憐的孩子呀！末後這一次，天濤直鬧了一天，激動聖人的心，正如海裡的浪頭。

第三天那隻船近了納波里。人們傳說，天主顯了這個聖跡，是看亞豐索的祈禱，修士們九死一生回到巴憂尼。聖人一見會友來了，却是很喜歡。就等歇過來以後，又命他們往西西利去。這一次囑咐他們走旱路，到來橋碼頭那邊的人怕染瘟疫，不許他們坐船往西西利去。水路不通。紀甘底主教一看難以進行，就給亞豐索寫信說：地獄惡魔早就知道我這教區，若立了救世會修士院，

能得多大的益處，他就千方百計的爲難，不教立起這會來，旱路有阻，水路又危險，什麼也遇見了。到底願天主獲讚美，我也不斷的求天主，我管保天主早晚要聽我的祈求。果然十二月初五日，他們進了紀甘底城。



第十六章 亞豐索在納波里內外操心

降生後一七五六年，亞豐索六十歲了，他傳教費盡心力，著作耗費精神，治理修會有智謀，克己苦身不懈勁，從此大見衰敗，真像個老人了。不知不覺的說，不能爲天主辦事了，到底還不到歇着的時候。

奧拉主教請亞豐索整頓他的修道院，修院裏有修道的，有世俗

人還沒有分清規矩鬆懈念書不着意。聖人勸他們說。看不出有什麼效驗來。到底聖人懇求天主感化他們的心。果然天主聽了他的祈求。過了不多時候。他們心裏生了怕心。有四個學生跑了。有的覺着沒有聖召。自請回家。有的懂得修道的尊貴。大發奮。恨怨自己。勉力熱愛天主。

亞豐索又在別的地方成全一事。就是在加艾德嬰孩院裡。有四百大小嬰女。長上託大嬰女當家。有時小嬰女受氣。有的總沒有辦過神工。也沒有學過要理。外人自由來往。無人禁阻。達神父說。就肉身方面。那個地方儼然是個陋室。就靈魂方面。是個地獄的門路。國王聽見說這個嬰女院沒有規矩。大動慈心。請神父照管。想法整頓。看着定立規矩。亞豐索差了三位修士。往那嬰女院裡

去。先教他們換外裝，給他們草褥子，嬰女們都是歡天喜地的。定規一齊用飯，那大的就受不得，就挑唆小的，後見飯食很好，而且修士自己伺候，鬧亂的浪頭漸漸的就平息了。嬰女肉身那一面齊備了，以後料理靈魂，給他們講要理，領避靜，教給他們默想，拜聖體，從此都願意辦神工。才過不多幾月，嬰女院有了規矩，有了次序，就派四位仁愛會修女照管。

撒來艾城裡有幾個富豪家，彼此不和睦，本城的主教請亞豐索去調處，聖人帶同二十位會友進堂講道理，以滿主教의盼望。果然那不和睦的人，都彼此認錯，共相和睦，亞豐索教他們成明道會，邀請耶穌會的神父來指引他們。過了三十年，有一位主教提念那頭一年所得的益處，又廣大又長久。

亞豐索既是生在納波里，定然另外結記自己的本城。到十八世紀上，納波里雖是有信德，到底人情浮華，因此聖人怕天主降罰本城人民，有一次他不斷的哼嚕，睡不着覺，不禁的嘆息說：『禍哉納波里，禍哉納波里。』我可憐你。亞豐索本知道光涕哭不夠，還得念經祈禱，也知道但念經祈禱也不夠，還得想法。所以那一天前牛响，往蔡主教府裡去了，求主教禁止人閱看邪書。他也上講道臺演說，誰看淫書，誰犯大罪，誰在家裡存放不正當的書籍，誰犯大罪。爲破無神派，他著了書，大得益處。

亞豐索提昌教育，專爲整頓納波里風俗，提拔青年修道，也囑咐修道行避靜神工。聖人講道理說，不隨聖召的，難以救己靈魂。有一天正在納波里講道理，忽然不講了，衝着堂門向才進堂的人

說你想或在世俗或在修會裡救靈魂都是一樣的容易麼你真
是個該可憐的人你想差了不久你要得惡終。亞豐索說這話的
時候正是一個加拉伯的青年要進堂他有聖召不隨聖召違背
天主的意思聽不見天主召他的聲音他知道聖人說的是他他
偏隨習惡的偏情拿着亞豐索恐嚇警醒他的話不當回事反加
冷笑一月以後他受了槍傷可還給他朋友說了聖人向他說的
那些警醒話話說完畢咽了氣你看聖人講道理的時候先說的
那句話在這青年身上全應驗了。

當時亞豐索也先屢次說了別的未來的話譬如他請了賈神父
來見他問他說你明天要往加拉伯去麼神父答應說是我已經
預備妥了亞豐索說我不願意你走水路去神父說怎麼去呢沒

有別的法子。聖人說：你等着罷，不多幾天，有一位神父從加拉伯來，他是走旱路，你放心罷，他要把他的車借給你。果真的三天以後，加拉伯那位神父來到了。也聽見說，亞豐索說的那隻小船，方才沉到海灣裡了。

有一天，有人來請去看一個將死的初學修女。聖人一見面，就問他說：加拉伯，你願意活着呢？是你願意死呢？那修女答說：我願意活着。亞豐索遂就在他身上畫一十字說：既是那樣，你還不死，得成個聖女。話未說畢，病人立時好了。後來發了願，成了一個熱心出衆的修女。

天主看亞豐索的聖德，又顯了一個聖跡。聖人在巴憂尼感化了一個妓女，回頭改過，拿定主意，每瞻禮日必要哀矜他。有一次這

女的到了門房求哀矜，看門的修士給他說，今天神父不在堂裡，往納波里去了。那女的一聽，就發愁進了堂，跪拜聖體，正祈禱的時候，聽見恩主聖人叫他前來，到更衣所裡，把照常行的哀矜的錢遞給他，也囑咐他恒心保守自己的好志氣。及趕那女的出了堂，見了看門的說，你們這聖人們說瞎話，不害羞麼？才說總會長神父在納波里，不在這裡。這是那裡的話呢？看門的又說，會長神父一准不在這裡。這女的又接着說，我還不知道麼？你看這不是他才給我的錢，他剛才教我見他去。一半說着，就伸開手，教他看那手裡的錢。修士一看，不勝的驚訝，立時去告訴院長神父，院長一聽，叫着別的神父來，訪查那個要飯吃的女人，都信他說的，話一點不假，實在是聖人哀矜了他。

當時艾斯多畧異端人，從亞洲稟報教宗格肋孟十三，央求教宗遣發教士指引他們歸正。羅瑪聖座委救世會往東方去照管那異端人。亞豐索給衆會友送了一通信，說可愛的神兄神弟，東方的莊稼熟了，可惜無收割的人。那異端人抬頭望着我們，舉手請我們垂憐，他們的靈魂也是耶穌寶血救贖的，我們是從東方得來的光照，理當去光照東方。假如有人情甘願去，先得告訴我一句話。費神父一見這信，遂就發願往遠方去傳道。三十多青年修士，一同給亞豐索寫信，有的用自己的血畫押，求總長讓他們出外傳教。聖人心裏很喜歡，也贊稱他們的心火，那承想不知出了什麼變故，事沒辦成。



第十七章 亞豐索治理修會，有條有理。

有的人能立國都，不會治理，不會保持。有的人會開教，不會保教。不若亞豐索立救世會，也會治理，也會保存。聖人傳教，講道理，領避靜，救人的心火，誰也比不上。若說救外人，尙不辭辛苦，管理會友更加一等費心。他常說，不拘什麼善舉，比不上照管自己下等的修士。亞豐索受人的凌辱欺壓，毫不在心。若凌辱欺壓他的會友，便不耐耐。謀害他，他拿着不當事。謀害救世會，他受不住。想救世會是吾主耶穌親自立的，誰進會，是如同進了避難所。他說，會友若恒心到死，不但救了自己的靈魂，還能修德到成全的地步。他寫信畫押，總不提他是救世會的總長，但說亞豐索瑪利亞救世會修士。

* 各處主教請亞豐索立修士院的時候，聖人說：「即便是我們立了幾百座修院，我們若成不了聖人，有什麼益處呢？如有青年求進會，亞豐索先問他：『你爲什麼要進會？』他若說爲救我靈魂，聖人就說：『我的朋友，那還不夠。』在世俗當中，也能救靈魂，你若願意進會，該是爲成聖人，而且要成大聖人。成聖人妙法，就是恪守會規。因此亞豐索不斷的提醒當長上的要全守會規。他說：『誰不重看修會並會規，誰就不重看天主。』什麼是修會？什麼是會規呢？修會就是耶穌自己，會規就是耶穌的遺表，就是慈善明智。按聖瑪竇說的，救世主一來，就是將倒未倒的蘆葦，他也不折不斷，冒煙的燈火，他也不息不滅，只是義德得了榮勝，就心滿意足了。那是指的明智良善。亞豐索先仔細查考會友的稟性、資格、德行、長處，各

節。至論布置本分、管理會友靈魂等項、看事作事。因才分派、活動良善的人、是一樣待承、心死急躁的人、又是一樣待承。罰人補贖必用明智、修士有了過錯、不是說罰就罰、還得看修士能否受罰。頭罰以先、讓他自己認錯、給他後悔的工夫。責備一個人、也不粗聲瀉氣的、說的都是感動人心的話。老修士一看聖人這麼寬大、不由的嫌聖人太良善、亞豐索答應他們說、有人報怨我罰的太輕、我倒說、犯規矩的認了錯、就算足夠的補贖。

待修士良善、能不出命、就出命、只求屬下的善盡本分。凡是寫信、必先讚美他的德行、然後再說某某地方缺人、我問你、你能補那缺不能呢。一、亞豐索注重初學修士、住他們本修院、素常晚飯後、同他們一齊散心。他雖是愛惜工夫、可也領着他們出去遊玩

散心。走個三里二里的，就到個樹涼裡坐下，給他們講一張遵主聖範，或是給他們說說進會的福樂。亞豐索常向初學神師說，待他們別過於嚴了，總是良善點好。一個初學修士有病，雖是難以治好，也不可遣發他回家，說的是修院裡治不好，到家也難以治好。如果天主要收他的靈魂，死在修士院裡，比死到世俗更覺妥當。你看爲母親的，有攆病孩子走的麼。二論說讀書修士，亞豐索囑咐院長神父，格外留心，他們是修會心尖的指望，將來接受我們的位置，他們自從離開父母，歸向天主，拿着長上當父母，修會就是他們的母親。有一次，亞豐索聽說有個少年病了，常不斷的說，恨不能的我替他死了。他往養病院裡去，給院長神父說，你看爲這讀書修士可怎麼着呢，我已經成無用之人，他倒能多多光

榮天主。三、亞豐索照管病人，真有慈母的心腸，不嫌病人羅唆費事，反倒說，修院裡有病人，修院有福。本院沒有，該找外人代替。爲病人不怕花錢，只要爲病人有益處，就賣書房的書，也是情甘願意，能教人好了就行。亞豐索有了病，他請本地的大夫給他調治，修士若有了病，有時候就命他們往納波里去，請名醫給他調治。聖人時常給病人親自配藥，送給他們吃，親手伺候他的修士。

四、至論輔理修士，聖人說，他們好比水手撐船前行，和管船掌舵的一致進行。他說，輔理修士承管我們肉身的事，我們幫助他們救靈的事，這是理當的。亞豐索雖然願意輔理修士謙遜聽命，可也很能擔待他們的過錯。有一天，聖人理會一個修士，不耐煩刷鍋洗碗，他親自去幫助他刷洗，不但是一天，且是好幾主日。那位

修士懂得了這密切的教訓，從那以後，甘心願意盡卑賤的本分。五、至論愁眉不展的人，亞豐索也效法耶穌用良善安慰他們。多嗜求見，多嗜現成，總不煩惱。還有的時候，聖人不等他們來見，自己先見他們，問他們喜歡自己的聖召否，受什麼誘惑，修德上有進步否，缺什麼不缺。亞豐索處處得人心，教他們誠心敬意的擔負吾主耶穌的輕軛。有一天，聖人理會一個修士發愁，不大說話，就笑糶糊的問他說：神父，你那愁氣是從那裏來的呢？爲什麼不說幾句話，鬆鬆心呢？那位修士先不答應，只請聖人給他唱幾節聖母歌。亞豐索急忙連彈帶唱，可愛聖母瑪利亞，爾名馨香無比。云云。那位修士一聽這歌，滿心喜悅，大得神慰。六、至論往遠方傳教的修士，亞豐索勸他們別忘了寫信。有一次，聖人給全體會友，

寫了一封公函說，我可愛的會友，極可愛的親兄親弟，除了愛天主以外，就是愛你們，爲誰我也情願捨生致命，你們到了外邊，務必給我寫信，寫信是你們信任我的憑據，也是我們彼此聯絡的妙法，你們知道爲安慰我的弟兄，什麼要緊的事，我也撇下，千萬別想給我寫信，是麻煩我，是奪我的工夫，是攔當我著作，天主派我先指導修士，認識修士，那是我的正本分。觀看以上說的，就知道到如今一七六二年，救世會立了六座修士院，院裡有一百多修士，除此以外，讀書修士，輔理修士也不少，真是天主降福那新立的修會。

第十八章 亞豐索指導教民的法則

聖人宣傳的時候，用力講道理，盡心聽神工，提醒人勤領聖體。
一、講道理。亞豐索很注意會友練習宣講，向他們說：你們別想給無知的百姓講，比給通達事理的人講更覺容易。對着文人學士宣講，話語要文氣，對着無知的百姓宣講，話語要清白，總是道理入耳，才算善演說家。若只圖耍自己的口才，那不足貴，該練習演說，說的有滋有味，教聽道理的，真心悅服，於心有動才是。

達神父述說，當我在學同學生練習演說的時候，我也勉力着安排些文話，怎麼教聽者愛聽，有一個同窗，責備我的不是，在聖人跟前告我，不按修會章程講道，說的淨是巧言花語。人們都想我必要受責斥，我自己也是怕受責斥。豈不知聖人贊稱我說，讀書的時候，該盡心盡力的增長見識，你先作論按文範作，後來講道

理的時候，你隨着我們講道理的樣子，同天主的聖言那樣，也帖合了。

修士若不預備，就講道理，亞豐索必大加申飭說：你那是冒然試探天主，教友不愛聽，天主也不降福，所以修士先該把道理寫出來，呈上聖人看，背過以後，在飯廳裡，給會友背着講。亞豐索說：道理要清楚，如先聖祖一般。講道理的，你們別如同某某才死的神父那樣講道理，他白費了心，他有善講道理的名譽，我可不敢說人聽他的道理，有了益處沒有。該效法的，就是聖人們的樣子，有一句，說一句，毫不粉飾。魔鬼若當不住人講道理，他是要想着法的不教道理發生效果。我知道我在好幾樣事上得罪了天主，若說在講道理上，我想沒有錯，我說話誰也能懂。有一位修士問說：

本堂主保瞻禮，當着主教宣講，不該尙點文雅麼？聖人答說：不必。不過是比平常說的清楚就完了。

有一天是瞻禮七，亞豐索發開了瘡子，不能講聖母道理，就託了梅神父替他講。梅神父本是圖點虛榮，一開口就是大氣排，顯弄自己的學問，說聖母未生以前，埃及異端人並羅瑪巫婆已經恭敬了聖母。亞豐索雖是抱病在身，也去聽道理，他想梅神父頭一篇道理，也不過是個小引，眨眼就歸到正題了。

他也想教友大概不懂，但後來發急說：啊，是這麼宣講麼？說着就走了。梅神父還是接着講古跡，闢邪神，辨真假。不久亞豐索回來了，心裡總是不安定。他說：那是不照題，我要教他下臺，果然忍不下去，就差一個修士命他下臺。梅神父俯首聽命，隨從人們唱聖

體降福歌、當豆買爾高云、都奇怪。過後梅神父跪下求補贖。聖人命他守三天靜默、不做彌撒。從那以後、梅神父改了轍、不尙文辭、以後會裡宣講人員、無有超過他的、又有精神、又見效果。

亞豐索說、講道理、該效法吾主耶穌、純用敘談、用比喻、用古典、不該用似乎責怪人的話、也不該說話俗氣。聖人稱呼教友說、神兄弟、或直說、可憐的罪人。又說、說話不要過快、該是如同下細雨、下一場暴雨透不了、該把真實道理、漸漸的浸到人的腦筋裡。聲音有高有低、吃勁的地方聲高、勸說的地方聲低、如同海浪激動、教人留心聽着。亞豐索宣講如同火箭一般、射中人的心裡、不由的就放聲大哭、一到這個光景、他就打小鈴、是告訴人別鬧聲音。又說、講要理有時能說幾句趣話、可不該如同扮演一齣戲一樣。

那就給聖堂聖言大不相對了，怕的是人但記得笑話，想不起痛悔來了。

二、聽神工。亞豐索頭准神父聽神工，必先親自考他的學問，追究道德學，不是看人的言行，乃是看理的真假，不看人，只看理，藉着天良可長識見。又說，該重看聽神工的本分，誰煩惡聽神工，就不算愛人的靈魂。神父在神工架子，把耶穌的寶血灑在罪人身上。再一說，講道理能叫人起求虛榮的誘惑，聽告解，另外叫神父修忍耐的德行。不該嫌貧愛富，厚此薄彼，也不該過寬，也不該過嚴，總是寬猛相濟才好。

神父不到三十歲，不准聽女的神工，不到四十歲，不准聽修女的神工。若是看着青年女子，心急的願意跟一位中年神父辦神工，

就換那位神父。聖人說，女的如同橈子一般，不小心，很容易借着管靈魂，落到肉身的私情上，不該喜歡聽女人的神工，過於愛聽男人的神工。聽神工的時候，務要穩重，不讓告罪的人加添別的閒言，念了赦罪經，立時打發他走。給女病人開工的時候，不要關門，教人能以看見，也不許撫摩孩子，他們原來是天神，他們若遇着機會，能成魔鬼。論第六誡，男女孩子，不該問的太仔細，怕學會了犯罪。聖人又說，論邪淫，開明悟的知道邪淫，是頭一步，行出犯罪的的事來，是第二步。該記得神師同時得盡慈父、老師、醫生、判官四樣本分。

聖人向會友說，你們若遇着一個大罪人，不肯回頭，你們把他送來，我管他，我勸他，怎麼管呢？我待他良善，先可憐他，幫着他告罪。

細細的問他幾句。有的時候，罪人還沒有開口告罪，聖人就把他一生犯的罪說明了，把他那心裡的密事，合盤挖出，婉然向他說，天主容忍了你到現今，你還硬着心不知報恩麼。這話如同一把劍，穿透罪人的心，逼的他不得不流淚涕哭，就囑咐他說：你若果真願意治好你那醜陋的病，沒有別的，勉力加功祈禱，有時親自代替罪人，做點補贖。

聖人又說：你們若不教訓，也不感動罪人，但向他說，我不能赦你的罪，那不是如同給瞎子說：你走罷，摔死你也不管。究竟公義同仁慈不能相離。

有一個上年紀有大德行、富貴人說：我那年輕的時候，隨着大溜去跟聖人辦神工，及趕說完了，我那大罪，我說沒有別的，就是這

罪。聖人一聽這話，着急說：沒有別的就這麼，你說就這，你還能犯別的什麼罪呢？吾主耶穌怎麼害了你，你待他這麼狠心。你說就這，這是那裡的話呢？我見老神父長吁短嘆的向我說話，那個懇切，不覺不知的動了心，從那以後，我全心改變成了一個新人。

三領聖體。亞豐索罰補贖，平常是望彌撒、拜聖體、拜聖母像、看聖書、默想四末，另外受難始末。有時候勸人束苦帶，他說不是出命，不是勉強，乃是勸導，但爲幫助人恒心前進，沒有比領聖體這個法再好的了。他也說，沒有比着領聖體更能悅樂耶穌聖心的。當時的教友不肯領聖體，全是讓斯尼異端鬧的。聖人說，前幾年有人怪乎在世俗熱心人，每逢主日就領聖體，現時人都少領聖體，誰也不見怪，到底凡是每主日，或是每兩主日領聖體的人，不

容易陷於大罪，領聖體少的，難以保存寵愛。特理騰公議會說：聖體是預防諸罪的天藥，少犯小罪，不犯大罪。聖教會勸我們勤領聖體，因為聖體能補我們的缺點。耶穌立聖體，正是為成全人的缺點，因為聖體不但是神糧，且是神藥。他責備納波里當神師的說：你們那神子神女裡頭，就是有一牛預備的妥妥當當的領聖體，我也心滿意足。你們叫人少領聖體，你們不是忘了。要想親近天主，沒有比着勤領聖體這條路再近的了。他又說：不領聖體的人，彷彿敵人圍城，無處取水，不得不投降是一樣。

亞豐索說：一個人故意犯小罪，沒有割斷犯小罪的偏情，也沒有心定改，可以許他每主日領聖體一次。到底聖人本心盼望人勤領聖體，若說天天領聖體，那好極了，可是得看領聖體有什麼益

處，結什麼效果。他說，我從經驗上知道的，是越領聖體，越長進。從此看來，聖人是勸勤領聖體的先鐸，當時大概全反對，其實十八世紀，正是教友冷淡的時代，現在論勤領聖體這一說，比約第十定了幾條顯明的規矩，諒之諒之。

卷三 亞豐索陞主教到回本會 1762-1775



第一章 亞豐索晉陞主教

到了 1762 年亞豐索在巴夏尼城裡同鮑主教敘談的時候說道。我可應該怎麼樣感謝天主，賞賜了我這許多的恩典呢，其中頂大的恩典，就是天主賞給我進了會，離開世俗，免了我陞主教。不料想，教化皇正想着命他担負主教的責任。

當時在意國南邊，聖女亞加大教區的党主教已經死了五個月的工夫了。能補缺這個位的人不少，可是一面看納波里朝廷舉薦的人，相似沒有合適的才德，看教化皇那一面，怕得罪國王，這事十分作難，問了納波里司主教有什麼主意，主教說，爲躲避別

人的議論，教人都滿心樂意。我請教化皇派定一位出衆的神父，作那地方的主教。我想除了亞豐索利高烈神父以外，沒有別人。教化皇一聽就很喜歡，遂就命駐納波里的欽差去告訴亞豐索。本年三月初九日，早晨有個信差來到巴戛尼，帶着教宗欽差的封信，亞豐索拆開一看，就如同響雷把他霹了，遂就哭起來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以後醒過來，就想教化皇必定不勉強他，容易辭職，就很放心。衆修士們也安慰他說：神父不要過於難受，這事便易推辭。費神父給他說：你不記得從前你不願意當巴來埋總主教的時候，教宗也沒有勉強你。亞豐索就立時拿起筆來，給教宗委員寫信說：請替我多謝教宗，也求他讓我辭職罷。因為我實在沒有資格。一來年紀太大，二來身體還是常有病，我真不能勝

此大責任。再說，一進了救世會，修士就發不受爵位的願，我若不推辭，那是如同給修士們立不好表樣。

趕信差走了以後，亞豐索喜歡的樣子，向高神父說，那個爲難的事，教我耽誤了一點鐘的工夫，捐信也化了四元的盤費，又說，我實在寧失天下萬福，棄捨不要，也不願意離開我的修會。第二天接了紅衣主教一封信，信上寫的教宗揀選的緣故。他一看就想這爵位，是因着自己的罪過招致來的，不敢說能救我的靈魂，但無法，就求天主祈禱守大齋，好息天主的義怒。他給院長馬神父說，若信差回來了，別教他見我，我若是再看見他，就如同看見了劊子手。有一天，馬神父問他說，若是教宗出命，會長神父可怎麼辦呢？亞豐索答應說，那樣，我是要聽命的，願天主的旨意承行罷。

在羅瑪教宗一看亞豐索推辭，當時就不喜歡，又一想他身體不強壯，就動了可憐他的心，到底第二天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教宗永不更改主意，非聖主教不可，所以到三月十八日晚上，信差又到了巴憂尼，亞豐索一看教宗欽差的書信，就低下頭，但說聖詠上的話，天主，我不說什麼，因爲這是你給我定的。天主有意思，天主看見我的罪過，就把我從修會裡攆出來。然後轉身向會友們說，我可愛的兄弟們，啊，別忘了我，哎呀，我們三十年的工夫彼此相親相愛，同心侍主，甚是樂意，現今我們就得彼此離開，有人說，恐怕教宗還能夠準許你不當主教。亞豐索答應說，不能，教宗的命很清楚，所以我該聽命。說完了這話，就抽筋打顫，五點鐘的工夫，不能說話。以後醒過來，就給教宗的欽差寫回信說，我預備安

當接那教區主教的位，全隨耶穌代表的意見罷。

亞豐索的兄弟艾谷類聽見他哥晉陞了主教，就慶賀他，也問他缺錢不缺。亞豐索給他寫回信說：你喜歡，我偏要哭，我吃飯睡覺，全不安寧。今天早晨發瘧子，到晚上不見好，不料想，我上了年紀，教宗勉強我接那個爵位。其實平常不出，這樣命令，到底得隨天主的聖意。天主願意我在世上多活幾年，也算如同致命，我已全犧牲於天主。

亞豐索聽命，教宗很喜歡，可是聽命也當不住生病，到了本月二十日，聖人又發起瘧子來，很是厲害，以至於有死的危險。亞豐索難受的時候大聲說：天主罰我的罪過，把我從修會裡擡出去，我盼望息了天主的義怒，以後回到這個地方。亞豐索病的這樣厲

害有人在納波里並在羅瑪說他已經死了。教宗也聽說他有病，就很難受。說他若臨死了，我們就降福他。若是好了，我們願意在羅瑪同他見面。

他那個新教區的神父並教友們都來慶賀他，看他要死，也是很難受。想不到不多幾天就好了。先是因為厭煩就病了，如今信服天主，病就好了。好了以後，就說天主願意教我陞主教，我就陞主教罷。

到瞻禮七又上了講道臺，宣講聖母的道理，講畢，他就辭別巴夏尼教友們，並求他們爲自己念經，也許下總忘不了他們。衆人一聽，哭起來了，就安慰他們說：你們不要難受。我走了以後，還要回來，再同你們在一齊，我死在這裡爲止。到了時候，亞豐索僱了一

輛破車起身往納波里去了。他晚上投宿在一個朋友家裡給他說，我因為離教宗遙遠，沒有得着所求的，若離教宗近，就有盼望，因為教宗一看我這一架骨頭，必定想我是個無用的廢人，打發我走去。有人已經稱我為可尊敬的，趕教宗看我年紀這樣大，力量又衰敗，我想他止不住的要說你走罷，主教的责任你可不能担負，我一聽這話，帶着羞恥的樣子，就要回去。

一到了納波里，大臣百姓都來慶賀他。亞豐索拿着讚美的話，當作苦刑，他兄弟艾谷類常不斷的給他道喜，亞豐索給他說，你不懂得什麼是同天主算賬，你實在沒有安慰人的本勢，買戒指，特要了一個銅的，上邊的十字架帶着假玉石，還嫌重，銀匠不懂得，聖人說，我沒有背過這樣重的十字架。

卅

第二章 亞豐索在羅馬

亞豐索一到了羅馬，就先去朝拜聖伯多祿大堂，在聖伯多祿祭臺前邊跪下，一點多鐘的工夫，靈魂如同超拔了，他也敬拜了聖伯多祿有名的銅像，掃拉公爵大人請亞豐索在他府裡住宿，也給他預備車輛。聖人因爲上了年紀，不能步行了，就坐車，他可是願意住在一個修院裡。有好幾位紅衣主教來拜望他，李威神父、耶穌會總會長，也去見他三次，有許多人請他去坐席。亞豐索用善言推辭，但往紅衣主教奧西尼府裡去。頭去以前，有人給他說，神父的衣裳不體面，對不起主教。聖人不聽去了，給主教說，別見怪我修士的衣裳，我是什麼人也願意教你知道，我也不瞞着

你主教笑着向他說，你無論怎麼凌辱我也可以，我都甘心忍受。說完了就請他進去。

當時教宗正不在羅瑪，亞豐索就想着去朝拜老來德聖母。魏神父勸他說，你身體不強壯，不必走路太遠。亞豐索答應說，到什麼時候，還能遇着這樣好機會呢？聖母必定來相幫我，我不怕辛苦。我若能朝拜耶穌爲我降生成人住的房屋，我就心滿意足了。那時候往老來德去，晚上得宿在店裡，也不嫌一路默想，或同車夫念聖母串經，守大齋，在老來德住了三天，常說，在這裡聖母懷孕吾主，在這裡聖母教養了耶穌。趕到回去的時候，河裡的水發了，跟亞豐索的人把他抬到河岸上，就到了斯保來城。本地方的主教，但看他所著作的書籍，就很盼望見他，到底因爲身體有病，不

能起床，也很作難，因為本教區太廣大，有四百堂口，四十座女修院，神父們可是稀少。聖人去見他，也安慰了他。

回到羅瑪，立時求見教宗，一到教宗跟前就跪下，求教宗寬免他，不陞主教。格肋孟第十三，一聽這話就動了心，可是沒有改變主意。說人聽命就能顯聖跡，你靠着天主罷，天主必定要同你在一齊。教宗一點鐘的工夫向他提說納波里政府並教會的情形。亞豐索欽見了教宗五六次，有一次三點鐘的工夫，同教宗商議教會的公事。又有一天敘談的時候，給教宗說自己怎麼提醒人勤領聖體，怎麼有人反對他講的，至於教人遠離聖體。教宗一聽就說：這講道理的人有什麼意思呢？我知道人若多領聖體得什麼益處，即勸他同他們辯理。他就寫了一本小書，提醒人勤領聖體。

按當時的風俗，聖主教在教宗前得被考試。聖坐府裡的總官向他笑着說：我要問這件事，能否貪圖主教的位置。到了考期，聖人雖然有病，却是考的很好。後來總官一問他能貪圖主教地位不能，亞豐索裝着耳背含糊不定，請總官高些聲兒說話。有一位紅衣主教向教宗說：沒有比不願意聽，更耳聾的。教宗連衆位笑了。考完了，有一位主教說：該感謝教宗的恩典。聖人閉口不言語。主教又給他說了一次，亞豐索即勉強自己說：求聖父既是願意我作主教，爲我念經求天主，不教我失落靈魂。

到六月二十日，聖了主教，他說：如今全滿了我終身的兩個祭獻。第一是我在納波里辭別了父親，離開世俗的時候。第二是在羅馬不由自己，聖了主教，離開救世會的時候。頭從羅馬起身以前。

魏神父求教宗準許亞豐索還當救世會總會長。教宗不允許說。如今那修會扎了根子，在會裡有許多出眾的人，他若不管理你們，修會就被了害嗎？魏神父接着求了教宗，寬免他派一位副會長，替他治理修會。教宗看會友這樣親愛他，就允許了。亞豐索自己也喜歡，因為這樣不用出會。在羅瑪官宦百姓都尊敬他。教宗另外待他周到，才離別以後，向四面護圍的人說，這位主教一死了，聖教會必添一位聖人。

起身穿着本會的衣裳，腰裡壓着念珠，戴着一頂二十四個銅元的寬邊帽子，眾位大人送出府外，用手攙着請他上車就走了。應驗了聖經上說的話，凡是壓伏自己的必定被高舉。(Luc. XVIII, 14)

第三章 亞豐索來到本區重整修道院

亞豐索回去到了納波里，官宦百姓都來慶賀他，給他道喜，達總長也恭賀他。過了八天，聖人到了巴曼尼。這一天是個瞻禮七，所以按他的定章，就上了講道臺，宣講聖母的道理，眾人聽的熱心流淚。到修院裡，不可在他從前住的小屋子，就嘆息說：「呀，我的小屋子，從前我看你就喜歡，現在我看你就難受。不久哭着辭別自己從前的修士說：「我的兄弟們啊，你們別忘了我，我離你們遙遠，算是充軍，離我可愛的修會遠，我可怎麼樣呢。說到這裡，不能說了，修士們也都說不出話來了。」

一到了自己教區的邊界，人就來歡迎，送到大堂裡去了。他先朝拜聖體，俯伏在地，以後站起來，就開口教訓他們說：「我想念你們。」

我愛慕你們，我來到這裡，不是爲安逸自在，偷閒苟安，原是爲你們費心勞力，我現在但求你們一樣，就是該聽我的教訓，隨從我的指引罷。末了就告訴他們，趕到主日就給教友行宣傳大禮，給神父講避靜。然後向着神父們說，你們幫助我罷，輕減我的責任。衆人一出堂就彼此說，天主獲贊美，又說，這是天神，這是聖人，一個活聖人來同我們在一齊。

亞豐索走遍了主教府，看見一個小屋子不方便，又不明亮，就說，我要這座屋子，在床上鋪了一個修會的草褥子，就夠了。有人來給他送禮物，他想着管理教友該當自己作主，不該當買動別人的歡心，更不該嫌貧愛富，厚此薄彼，就都推辭了，什麼也不接收，並打發人去趕集買東西吃。

一來到本教區，最掛心的，不是主教府，乃是修道院。房子壞了，學生們有的資格不足，品行不端，不易幫助聖教。正放學先不說，教匠人下手收拾修道院，又添了幾十間房，安置窗戶，這樣於衛生有益處。院長神父，雖然八十多歲，也沒有給他換本分，但派一位副院長幫辦，可是教員都換了，派了一位神父當監督，不許大學生管規矩，另派別的神父照管，也換了看門的先生說：這本分很要緊，若不是個妥當人，容易出差。

趕歇夏快完，給學生寫了一封通信說：你們若願意回來，該親自再求。意思是不收資格不足的人，以後也不許有走讀不在裡邊吃飯的，有才德的窮學生就不納學費，以後自己又立了幾條清楚的規矩。

提倡教育、安排工課、當念什麼書籍、另外又立了學習聽神工的工課、不許教員講書出默寫、該用心學拉丁話、廢去意國的詩、每主日練習演說講道理、自己親耳去聽、也加批評、每主日一連兩次監察他們怎麼樣講哲學並神學。

定了每天念什麼經、默想多大工夫、念串經、拜聖體、拜聖母、看聖書、省察兩次、每主日辦神工一次、至少每半月領聖體一次、每月行小避靜、每年頭開學以前、行八天大避靜、也命了在飯廳裡念飯傳、晌午念四史聖經、聖教史畧、或聖人行實、晚上念聖母德行的書籍、瞻禮七念修道院的學規、也願意教學生唱經唱歌、也同他們演習。

吾主耶穌說過、經上記載、人不是但靠着餅生活、乃是靠着天主

口裡所發的一切聖言。(Math. iv. 4)到底人也得靠着餅生活，所以亞豐索也結記修道的吃食，預備的好不好，可口不可口。他說東西既是預備的不多，也得教他可口。有時候他自己上飯廳裡，觀看預備的妥當不妥當。修道院的廚子手藝不高，就命自己的廚子教給他作飯，到大瞻禮，趕主教在大堂裡行了大禮節，在他府裡作糕餅，往撒來艾趕會買東西，送給修道的，每人一份子。若是修道的有病告假，亞豐索就把他們教到跟前，親自查驗，真是假。他看了以後，有的要緊出去醫治，或洗澡，或吃相當的藥也可，有的不知準一定，但疑惑有病，主教就告訴他們說，若是沒有要緊的緣故，寧然暫且出去，終究還得回到修院裡，若不然，就不收留你們。亞豐索想法教修道的散心時，能長精神，因此教他

們學音樂譜子，出去遊玩，能唱歌，他也有時領着唱，到底聖人不願意他們休息工夫太大，不許過一天，以至於秋假也取消了，恐怕他們喪失熱心，忘了所念的書。可是願意給他們補上，就定什麼時候該多散心，吃好的。

過了二年，修道院管賬的，因為修蓋房屋化費過大，就落了債，因此再三苦求聖人寬免，學生秋天回家，不得已允許了，却是定了幾個條件：一、歇夏不該過一個月；二、不許收割葡萄或打獵；三、該守歇夏的規矩。主教也把一張規矩送給本堂神父，明明的告訴，若是回來不帶本堂神父的憑據，不收他們入院。果然有人來的時候，沒有得着妥當的憑據，或不許回到修道院，或領神品晚些。頭一個主教的本分，就是揀選將領神品的人，他們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鹽，該看他們有正經的爲頭，相當的才德。聖人說：願意修道，聖神父，該當有三樣，就是有產業、好品行、足用的學問。他說：教人聖神父不聖神父，不在我們人，是天主的恩典。風是任意所颺，(Joann. III. 8.) 聖人也是任意提醒人修道。若是有人願意早些聖神父，他猜疑他們有圖錢的心，或願意在自己家裡獨立作主。若有人舉保一個才德不足的修道的，也是白求答說：我的良心禁止這個，你們若是將來聖主教，你們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現在這個定斷是關係於我，是我靈魂該担承的。

有一個諸侯是亞豐索的恩人，他手下有一個人，因爲考五品，沒有考上，因此就來替他求寬免。主教答應他說：不要怪乎，讓我這一次不滿你的心罷。我若寬免那個人，我的靈魂要被害，我不是

聖主教爲下地獄。有一次，有一個貴族人委委曲曲的問，爲什麼不收某人領神品。答說，你們同一個死人說話。那個人奇怪說，怎麼樣呢。主教說，一個死人不能答話。意思是說的，我既是推辭他，必定有緣故。可是我不願意說出是爲什麼，怕壞了他的名聲。有時候，有修道的，雖然有學問有德行，也不收他們，爲什麼呢，沒有別的，但因爲他們無志氣，沒有勇敢。

過了幾年，修道的德行非常，聖人很喜歡，滿了自己的盼望。他說，修道院是我的眼珠，是我教區的寶貝，我盼望修道的幫助。我把亡羊歸入棧裡。有兩位神父見那修道院的有規矩有次序，就向副院長說，你該知道在這裡有一個別的聖嘉祿。

若有學生犯了規矩，就得受罰。有一個學生是個學文詞的，手裡

拿着一本意國詩詞，罰他降一班，再念文規。有人在兩個學生行李裡邊搜出來兩把劍，把他們攆走了。還有三個學生見了一個女人在院裡路過，就給那女子打手勢，有人告了他們，他們雖然也說了後悔定改的話，也總得回家。亞豐索一說罰，或攆學生，學生雖然苦求流淚，聖人仍然不改主意，但給別人說：你們別怪乎，我若寬免一個學生，恐怕是教許多學生被害，我不願意担承這個過錯。從此看來，若寬免那不是發仁慈，算發暴虐。爲什麼呢？因爲一隻病羊能把全圈的羊都傳染害病，就不看情面，把一個教員的姪子也開革他了。有一位神父，爲一個學生求情，不聽，但答應他說：若你保的人這樣後悔，教他往一個修會去作補贖。有一個學生行爲端方，到底他想家跑回去兩次，這一次寬免了他，又

把他收下了，因爲在他野外的村莊，還沒有出什麼修道的，怕他一走，就蒙住了發生的芽，不能生長別的聖召。

第四章 主教巡閱教區

主教在修道院立了規矩以後，想着急忙走遍自己的教區。他不是願意別人歡迎他，但願意仔細查考有什麼虧缺，有什麼長處，然後好立新規矩。

聖人先僱了一匹驢，一個本城的人借給他一個鞍子，一個十來歲的孩子牽着他父親在旁邊跟着，用手扶着老主教，至別人一見就動心。早晨起身以前，先專務默想祈禱做彌撒，若在路上遇着一個窮人，他就站住不走，安慰他一會。有時候天太熱，日頭晒

着渾身出汗，財主人一看，願意借給他一輛轎車，他不願意說，不可，你們看我騎驢多麼好。有一次夏天正晌午，他到了一座城，神父們給主教說，六月裡不出門，怎麼這時候騎着驢走路呢。他指着一個窮人說，你們看這窮人，担着這樣沉重的担子，我們兩個是他担着大筐，舒坦呢，是我騎着驢更舒坦呢。

在路上行走的時候，不肯白過日月，不是念申經，就是念聖母禱文，或求各堂主保聖人。有一天，因為身體有病，他就坐了車去，不幸趕車的沒有本勢，或是因為喝醉了，不知怎樣就把車翻了兩次。第二次主教的手腕措了，有人向他說，請主教回到本城去罷。離這裡不甚遠，他不願意去，就騎了一個騾子，到了一個村莊，這時候有一個慈善人，請了一位外科醫生，將手腕給他安上。那個

善人也得了賞。他有一個病孩子，沒救藥調治，亞豐索去見他，在他額上畫了一個十字，那孩子就立時好了。到了本處以後，他還是照常講道理，忘了自己的疼痛，對待別人也更和氣。主教爲隱瞞自己的苦工，常有推辭，誰獻好衣裳，好東西，一概不要。有人給他預備一間寬大的屋子，他辭謝說：我胸膛有病，喜歡小屋子，大屋子空氣太多。在夏天的時候，無論多麼熱，他常關門閉窗說：若是有風，我怕被害。他爲恭敬無所不在的天主，常不戴帽子說：我的頭過熱。若是給他送新鮮的果子，他說：那果子不熟，我吃不，給他送肉，他說：我吃肉饜的慌，給他酌酒，他說：不可，喝水更涼快。如同方濟格撒肋爵那樣似的，多啣受了苦，就覺着更舒坦。

在小堂口但住一主日，在大堂口就住半月。一到堂裡，先講道理，

告訴教友巡閱的時候，能得一個全大赦，晚上自己講道理，給神品班宣講，考問孩子們的要理，能夠領堅振不能，平常不到七八歲，不給孩子們行堅振。若是有病的人不能往堂裡去，主教就往他家裡去。如有一個少年人，去見他，說：我可愛的孩子，你該當喜歡，過了三天，你要去世升天。果然過了三天，這個少年人就死了。主教雖然忙迫，也去見窮人，也聽病人的神工，送給他們衣裳，藥才，並問他們家中都好麼？家裡的人多不多？鋪蓋夠不夠？得在齊睡覺麼？但傳堅振，講道理，考查教務，用盡心力，以致身抱重病，除了氣短的舊病以外，還發了瘧子。別人就願意請個有名的醫生，聖人說：不要緊，治病的藥方都是一樣，請本地的醫生罷。再說：我不拿着我的性命當寶貝，第九天自己覺着更衰敗，問這病有

死的危險沒有。醫生給他說，病很重，能有死的危險。一聽就請終傅滿面喜色，盼望逃出這充軍的地方。從此以後，但專務自己的靈魂，一半默想，一半看聖書，醫生囑咐他不要操心，聖人答應說，我祈禱是輕減我的病苦，若是人不祈禱，不喜歡受苦，怎麼能當耶穌的徒弟呢。到了第十五天，他的病減輕了，就請神父們往他屋裡來，考他們的神學，並聖教會的禮節。

好了以後，就接着傳堅振。走遍教區，就看出有兩個缺點：一來，人不明白道理；二來，人不熱心領聖體。因此就編了一本要理，教奉教的人都念背，也出了命令，過年復活瞻禮前後，不許神父在本堂口聽神工，神父得換地方。這樣教友們能隨便辦神工，也求了教宗准許，那一天公領聖體，放一個能讓給煉靈的大赦。若有

不守規矩的教友，固執不肯悔改的人，就是提醒他們也是無用，嚇唬他們也是白，就把他們壞表樣稟告官長。

主教也結記着聖堂，都要乾淨，並親自查看聖爵聖盒安排的妥當，不妥當或是該當鍍金子不該，若金子掉了，兩月以內，就得重鍍，不然就要受罰。又命了把不乾淨的聖像都燒了，又吩咐他們彈掃祭臺，刷洗聖水瓶。那雖然都是小事，可是理當的，合乎正理，都是聖教會的命令。

主教爲整頓自己的教區，就請了方濟格，並多明我耶穌會的修士，來講道理。有人嫌神父們宣講太多，怕人聽俗了，常說些不然的話。主教答應他們說，殷勤的莊稼人在田地裡撒了兩次種子，種子雖然不全發生，至少得有一點生長。俗話說的好，人勤地不

懶正是這個意思。麥種子比得天主的聖言，不講什麼不收什麼，這是自然的理。亞豐索也幫助被請來的神父們一齊講道理。在亞連造城裡，自己給富貴人領避靜，講聖母道理的時候，他的靈魂超拔，發光如同太陽，猶如同從天降來的一位天神一樣。正在堂中發光的時候，聖人說：你們請看聖母，他特來賞給你們許多的恩典，所以你們去求他罷，你們求什麼就得什麼，百求百應。亞豐索在位高城裡請了十位多明我會的神父講道理，晚上自己也講，在講道臺上用苦鞭打自己，會長神父可憐他，就從他手裡把鞭子奪過來，不教他打。那時亞豐索到了六十七歲，身體還是常有病。

卐

第五章 在本府裡定日規

主教平常的日規，就是一起床，先用苦鞭打自己工夫不小，以後又用半點鐘的工夫，同自己諸和伴的人一齊默想，念日課做彌撒，也望一臺謝聖體的彌撒，趕都辦完了以後，人能夠隨便見他，又給使喚出命說，若是有人來見我，就立時領他進來。主教不是嫌貧愛富，都是一體相待，若是有窮人來見他，主教待他們更好，聽他們更用心。神父們不拘什麼時候，能箭直的去望見他，也不用別人領着，頭上午的時候，聖人定爲編書的工夫，若是有入見他，他就把筆擱下，留心細聽。有的神父們知道主教愛惜光陰，來見他就說，主教，我但有一句話，主教急忙說，一句說不完，一千句也可。閒人來見他，不遲延，給他們說啊，我們不該耽誤工夫，或是

說你們爲我求耶穌瑪利亞罷若有女人來見他得有作伴的人有一個老婆媽願意獨自見他主教說我這府裡的修士很謹慎不是誑言詐語多嘴長舌的他在這裡也沒有妨碍。

在主教府裡有一間屋子也當聖堂也作客廳書房他的桌子上但擺着一個苦像一個善導之母像他屢次觀看這軸像每刻鐘念一遍聖母經。

本府裡邊都有規矩都有次序。聖保祿說（1 Tim. III. 2.）凡是作監牧的人必須是無可指責的該是穩重、明智、端正、潔淨、善於接待行旅、相這樣人才可以呢。他又給弟鐸寫信（Tit. I. 8.）說、主教喜歡收留行旅、溫和、穩重、公平、侍主熱心。聖亞豐索正是這樣。他說、主教府是如同客棧、誰願意進去就進去、吃飯就吃飯、人多吃一口

* 飯也不要緊，顯不出什麼來。有人嫌他待人化消太大，給他說那樣就同神貧大不相合。主教答應說，接待行旅不是神貧的結果，是愛德的結果。

沒有客人的時候，吃的東西淡泊，給別人用兩個盤子，自己只用一個。有一天，理家神父買了許多的東西，一看就說，天主寬免你罷，你作的什麼呢？在這裡有許多窮人，我們怎麼還捨得坐宴席呢。一見花園裡，也沒有草木，就向跟他的那個輔理修士說，你在這裡種菜罷。那修士就笑着說，現在是七月裡，必定什麼也不生長。聖人說，我吩咐你作什麼，你就作什麼罷。衆人一聽，就很奇怪。雖然是伏天，一看那菜長的茂盛，都驚訝希奇。

主教府來的客人沒有數，桌子上所用的盤子，可是有數的，端上

的都是麪包，也稱爲三等饅子，有一分細麪，二分麩子，麪蒸成的乾糧，平常菜，牛羊肉，或小魚，那是家常飯，有一次理家神父買了一塊細蜜的東西，不得已，他得把東西還給買賣人，主教就向他說，若這樣，斷不了有閒話，人必定說，這最好的東西是主教買的，那不是不好表樣麼。日記本上記載，十三年工夫，但坐了兩次席。一次是請亞瑪非總主教聖新修的本大堂的那一天，說了，該另添兩個盤子，廚子不喜歡，因爲這樣不能發顯自己手段，就向主教說，光預備這樣飯，用不着我，有一個燒火的就夠了。我從前常待客人周到，主教必定能隨便給他們光端麪湯，說完了，就肚氣又回到廚房去了，端飯的時候，廚子另添了一個別的盤子，聖人一看，不說什麼，等吃完了飯，才責備廚子那樣不懂得神貧。

另有一次，也是彷彿聖人禁不住的，就向客人說：「我在這裡照管窮修女們，我們就不給他們送一點東西嗎？不等別人答應什麼，就向僕人說：『主教不吃別的了，願意哀矜窮修女們，就立時差人往聖亞加大修女院去送點心了。」

聖人好幾年的工夫，每天但吃一頓飯，無論吃什麼，多嚼也不說不好。有一次伺候他的一個人，因為粗心，去倒酒，反倒了醋，亞豐索不發煩，也不發顯不好吃的樣子來，那副主教却是沒有擔待，一嘗那醋就發急站起來，大聲責斥那個僕人，但主教笑着替他原情。

有時候人多，飯單不夠，就借用臨家飯單，輔理修士連書紀神父慢慢的多買了幾張，主教不知道，還是命他們借用別人的，但囑

附他們不要常借一個臨居的。

從前亞豐索喫了晚飯散心的時候，有時彈洋琴，教神父們喜歡也教初學的學唱歌。聖了主教以後，就不彈琴了，有人請他再彈，主教說：你們想什麼，我能讓人說，主教散心，不想自己的教區嗎？主教怎麼還敢散心呢？除了接待人，去看窮人，念經祈禱以外，可沒有別的消遣。

這樣定規矩，是隨了聖神的指引，可是說有一樣難處，就是不容易招聚同志的人。若有人願意同居共處，非修非常的德行，不可。到底沒有找着一個長久可靠的人。在主教府裏也不過有三四個人，有副主教，還有一個書記，代替理家的神父，又有一個輔理修士。除了這二位以外，又請了一位救世會的神父，相幫講道並

當作參謀的人。因爲看重這位神父就說，我喜歡他。因爲他肯獨居靜默，不管閒事，講道理好，出主意不錯。可惜過了幾天，那位神父給賈保賽院長寫信，先寫了幾句稱揚讚美的話，說這裡的主教德行出衆，每天好幾次上堂裡去聽神工，有心的火又良善，後來又說，可是他教我們也修德行如同他一樣，在這裡不吃飯，不睡覺，沒有工夫休息，常疲乏困倦了，還不知道主教喜歡不喜歡。所用的僕人不多，到底按着聖保祿的話，用心管教他們。聖保祿說（Tim. III. 5）誰若不會治理自己的家，如何能管理天主的教會呢？爲僕人的得天天望彌撒，不許賭錢，往酒館裡去，忍耐他們一切暴躁的脾氣，不忍耐他們行爲不端，也不收留沒有成家的人。有一個僕人夜裡出門，主教把他立時攆走了。又一個廚子，人猜

疑他同鄰居的女子有不好的來往，不但不用他，還教他搬家，搬到別的地方去，到底他不願意。聖人教巡警抓他，送到監裡，局長圖他十五塊錢，也相帮他出監。主教知道了，就說他挪了地方，那是要緊的，他也化了錢，那也算賠補他自己的過錯。

有一個僕人，名解說小羊羔的，在城裡正玩耍熱鬧的時候，就想着夜裡出去犯罪，他忽然聽見一個可怕的聲音，就不敢出去了。過了三天，聖人教他來，帶着怒容的氣像，向他說，啞尼厄老，上瞻禮四，黑夜你想着得罪天主，魔鬼預備下手，抓你送到地獄裡去，我雖然上了年紀，又是生病，那時我就下了床，爲你念經，你當小心，因爲若是你再陷於誘惑，我不敢保你能得罪之赦。那個僕人一聽就不認錯，到底是白推辭，聖人又插嘴說，你忘了那奧妙的

聲音鎖鏈的響聲嗎？那人一聽，哭着一言不發，哭着不回頭。過了幾天，又順了誘惑，忽然主教叫來責警，他還是一樣說：你是地獄的柴火。這一次那個僕人覺着嚇破了胆子，然後一起不好的念頭，就立時推出去，想他主人有看透人心的資格。

主教吃了午飯以後，散心工夫不大，他歇晌平常一刻多鐘，別人能歇晌一點多鐘的工夫。他起來以後，只喝一碗咖啡，就看聖人行實，默想以後，接着念日課，後來又寫字。五點二刻打鐘進堂，拜聖體跪在地板上，以後講道理二刻的工夫，教給信友學唱歌，爲的不教他們想唱曲子。出了堂，就去看病人，另外有病的神父們，回來以後，若是有人見他，也可賙濟窮人，念完日課，又第三次默想。等到吃晚飯，就又編書。吃晚飯的時候，按着節氣變換，並輪着

班的念飯傳，跟從主教的人一齊公念晚課，念串經，若有拜客的主教，也得隨着。他們都安歇以後，亞豐索又接着寫字，有時候寫到半夜才止住了。有一次過了半夜，喝了一杯涼水，看了幾個鐘表全都過了半夜，自己就很難受，也謾怨亞肋淑，僕人給他端了水，不可作彌撒了，但後來也認得，怨自己不顧生命。

平常睡覺以前，用一個帶着鉛子的苦鞭打自己，胳膊腿上晝夜束着茨帶，瞻禮以前帶一個插着尖釘的十字架。傷破胸膛膀肩。有人怕他受這苦工，是減少他的年數，他們設想的不對，也當不住。亞豐索上大年紀，活到九十一歲上才死了。有一天晚上，書記走了以後，才想起自己的鑰匙，忘在主教屋裡了，就脫下鞋來，慢慢的行走，回去去找，不料想在地下碰着一個物件，就跌倒了，這

時候亞豐索正在地板上睡覺，書記站起來，拿着鑰匙就跑回去了。第二天，主教見了面，向他說神父，別忘了黑夜的時候，不該往別人屋裡邈打。

到瞻禮的日子過了上午，念公經以後，給孩子們講要理。在大堂行大禮節的時候，主教常瞻望大禮。每逢大瞻禮的日子，他雖然發癢子，自己常行彌撒大禮。當主教十三年工夫，常是一樣。眾人歡迎他以後頭一個主日，他給神父們領避靜，晚上給教友們講道理。不但講了該刻苦作補贖的道理，自己以身立表，怪不得聽道理的人都痛哭流淚。及趕講完了都說，我們求了天主賞賜我們一位善德的主教，這是天主允了我們的祈求，可是主教過於出力，講道過度，勞力過分，一位上年紀的老人又時常有病，不

該這樣費心勞苦。

亞豐索那時候牙疼很厲害，他還有兩個牙沒有拔出來。在本城裡，有一個剃頭的會拔牙，請了他來，有人說他是個拙手的人，答應說我該用本教區的人，天主把他們託給我了。拔那兩牙的時候疼的很厲害，以後還笑着給那個人錢說，師傅，往後不能再請你給我拔牙了。



第六章 荒年賙濟災民

沒聖主教的時候，聖人在納波里講道理說，你們常犯罪得罪天主，該小心，將來天主要罰你們遭歉年。人一聽都很害怕，可是遂聽遂忘。聖了主教以後，在亞加大本城講道理又說，孩子們，別再

犯罪了，你們可要遇着一個大艱難。在亞連造城裡說的更清楚，就是天主要罰你們荒年，人得不着吃的麪頭，但能吃野草，又說，你們小心謹慎，天主教你們回頭，不教你們喪失，就用一個大患難驚醒你們，過年，年景很不濟。

教友們不愛聽這樣嚇唬的話，就說：自從這位主教來了，嘴裡常說荒年災苦的話。

那一年秋後向當家先生說：還得糴糧食，該糴豆子，買菜越多越好。人一看，就笑話他，因為現在年景，雖然不十分好，也算可以。但十一月裡各處的集市上，沒有糴糧食的人，因為有人包攬麥子，在亞加大沒有白麪，窮人都去看主教，因為主教的府門常開着，有時候在大客廳聚合四五百人，一齊跪求主教，哀矜一塊乾

糧。聖人一看，就很難受，到底光動心不夠，也命別人來幫助他。賙濟窮人，越多越好，也說：這是我們理當哀矜他們的。亞豐索也想法糴糧食，糧食雖然貴，也不怕化錢，只盼望能賙濟窮人，就得意了。無論誰去求主教，沒有得不到的。主教還問別的傳教神父，那裡有害臊的窮人，不敢前來，就把糧食給他們送去。糧食賙濟完了，錢也化淨了以後，想着再去借錢，就沒有人願意借給了。聖人一看，就把自己的傢具、連權、並十字架都賣淨了，若沒人阻當，也要把自己的花白衣、手表全要賣了。雖然有人攔擋，又把一輛車子，和一匹騾子賣了，而且又說：聖伯多祿當教化皇，也不坐車，你看眾窮人們挨餓，我的騾子能飽食草料麼？我年紀大了，也不出門，用不着車馬。他的兄弟艾谷類買了他的車，不願意教外人用。

也給他哥寫信說，這車馬雖然我買了，還是你的，你多嚙要用，我就送給你，別忘了，我的東西都是你的，我所住的樓房府舍也都是你的。聖人親自向富貴人求哀矜，不嫌出頭害羞，爲平息天主的義怒，常不斷的束刺帶，打苦鞭，每天晚上講道理，提醒人作補贖，離開犯罪的機會。

一人難稱百人心，此人喜被人憂，談論上司的長短，誰也願意沾光，不願意受屈。

有一天晚上，出堂的時候，有個女子帶着生氣的樣子說，巴不得主教沒有來到這裡，自從來了，常講荒年道理，以致於教我們糴糧食，得用七個銅元一斤。那女人舉手又說，化這些錢吃東西，我們是不能的。聖人也不反臉，也不動心，降福他就走了。走的時候

嘆息說可憐的人啊，得寬免他們，他們這樣說話，是因為口腹餓的慌，就命各修院少吃減用，餘剩的東西賑濟窮人。除了一位院長神父以外，其餘別的人都隨從了主教的意思。那院長一看都隨從了，就發慌說，我們但該哀矜窮人，餘剩的東西，不可另添別的東西，因為我們也得生活度日。主教說，該度日，度什麼日呢？度日就是該吃點為保存自己的性命，就完了，進會的時候，苦求修神貧作補贖，不是飽食暖衣發福體胖。也仰目向天嘆息說，我恨不能的有聖人的功勞，也能常滿倉房，永不斷糧食。

從前說的話，將來人要吃樹葉子野草，後來都應驗了。在街上，但看見皮包骨頭的人。有一次在大客廳板橙上，看見一個人餓的昏迷了，他用醋扶抹他就醒過來了。

到1704年，民人氣的作亂，聚集大衆，去攻打城長的房子，用斧子砸他的門，瞎說這荒年是怨你。這城長就跑到主教府裏，衆民人又都趕去了，闖進主教府裏。聖人迎接他們，原情求寬，民人都喊叫說：得償命，他得死。沒法，就買哄他們的心，把餘剩的麪送給他們用。到底還平定不了。政府聽說了，就派六十馬隊防備起衝突。百姓一看更加生氣，說：我們還得管馬隊的飯麼，萬是不能。聖人想法安定民人，就求上司出命，馬隊暫且回去，更求天主可憐教民。在亞連造城裡請了一位神父，來安置文契的庫房。有一個瞻禮七晚上，把他叫到跟前問他說：爲安排妥當這些紙張，還得多大工夫呢。神父答應說：大約八天。主教說：我願意神父今天晚上回去，在本城那邊離不了你。神父雖不懂得爲什麼亞豐索這樣心

急却起身走了。第二天，主日早起，神父聽見打鐘敲鼓，就起來看見四五千人，都急忙往他弟兄那裡去了。他的弟兄是個城長，民人都說糧食貴怨他。神父趕緊去告訴他弟兄，給他開了方濟格修院的門，教他換了別的衣服，打發他出了城。才知天主及聖人的恩典。

過了一年，年頭很好，打的糧食也多，把莊稼收打完了，聖人還是急忙巡閱教區，安慰災民，勉強人趕緊補還，荒年所發無義的財帛。



第七章 主教治理修女院

聖人不但照管本區修道院，巡閱教區，賙濟災民，也願意指引修

女們、領他們隱居靜默、一來、爲教他們斷絕世俗的來往、二來、爲加增內修的神力、可是爲振興他們的心火、光教訓不夠、不能一時完全更改虧欠亞豐索有慈善、有剛毅、有的修女不喜歡聖人重整他們的會規、太嚴禁、太死把、至於有氣的說、我們抱着十字架同去見國王、一齊喊冤、聖人毫不灰心、有忍耐、不心急、他知道立新規矩、或是補上修會的虧欠、除非天主的聖寵相幫、不能令人信服、這些修女生活於鬆散風俗之中、耳濡目染、差謬的成見、早以深入骨髓、一會不能更改、得先圖謀、聖人就想法建設禁地的圍牆、說有圍牆就有聖德、沒有圍牆、修院裡就放肆、亞豐索不喜歡修女們往客廳裡談話、倘若有外人、出三服的人、另外神父或是修士在客廳同他們共來往、也不樂意、也不贊成、主教的兩

個書記犯禁止去見修女們，聖人聽說了，就革去他們的職分。

當時有的女修院，讓男女小孩子隨意進去，聖人賴着特理騰公議會，把這習慣的風俗取消了。亞連造聖母領報會的修女求主教寬免他四歲的姪女進入修會，聖人不許，但寬免在隔板見修女們。艾老拉方濟格會的修女發願那一天，習慣在大門前坐着，等着親戚朋友來望見慶賀他們。主教廢棄了這個規矩，願意那一天人多收斂心神，就命他們行完禮節以後，關上修院的門，不許同家人在客廳坐席。

主教也提醒他們按聖額我畧的腔調，不許用那似乎唱戲的聲音。大瞻禮可以唱幾節聖歌，不許獨自一人起唱，衆和而應。有一次，一個修女唱經不隨主教的意思，主教恰好來到門口，往裏一

聽修女看見了，立時就改變了聲調，到底也當不住聖人責備他說：你放心罷，我多啗定了一條規矩，不是沒有緣故，你們唱這些歌是教少年人來聽，可是他們來，並不是爲念經侍主，恐怕是犯許多罪過的機會。

主教先教修女斷絕世俗的來往，以後想法教他們內修守會規，成全自己。看着有幾條會規太緊，他想那是招待往外邊鬆心的緣故，因此就減去了幾條。艾老拉方濟格修女們，苦工太多太重，有外人供給修女們喫喝太刻薄，聖人一看，就託女院長自己買辦。這樣看來，他明智，不要過猶不及的樣子，合乎中道，那不是減少內修的感情，反倒成了堅固扶持內修的根基。

爲振興修女的心火，沒有比揀選委派有才德的神師再好的法

子遂就給神師定規矩說，除了大瞻禮並素日獻的東西以外，不許收禮物，不許在客廳往往敘談，因天主默啟神師指引人，不是在外廳裡，是在神工架子。每三年得換神師，但若找不出相當的人來，還可託前任神師接着管理。

按聖教新律例第五百二十一條，每年四季該請別的神師。倘若一個修女有另外的緣故，還能請別的神父，或給主教准定的神父寫信。聖人也早知道說，從前有一個修女，臨死的時候，因為但有修院素日的神師，得不着跟別的神父辦神工，就嘆息說，壞了我永遠的大事，反正我該下地獄，說罷就咽氣死了。

世俗的師傅往往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聖人不然，他不但言語定規，自己也親身往修院裡去，給修女講明修會的本分。他在客廳

坐著，身旁擱著一個聖母像，提醒他們愛慕聖母，呼求他保佑，也勸他們勤領聖體。雖然忙迫，但還是不斷的。到修女穿會衣的時候，去講道理，也不分是唱經的，或是輔理修女。他趁着這個機會，講潔德，並講聖召的寶貝，和將來的審判。主教爲修女們著作了一本書，名叫耶穌真淨配。這本書爲他們是個聖訓的摘要，是修會的根基。是修成德行的捷徑。是在世上得平安的妙方。在天堂享永福的前途。

那時候也請了斯拉救世會修女來到亞加大城。那個修會是1799年立的，聖人更改了他幾條規矩。到1800年，本篤第十四批准了這個會。這些修女們專務瞻仰天主的事理，並教訓衆閨女們。他們繫着紅圍裙，穿着藍袍子，帶着兩樣手帕，一塊白的爲輔理修

女，一塊黑的爲唱經修女。他們穿白鞋，在胸膛上帶着耶穌的像，手上帶着金戒指。穿會衣那一天，初學修女帶着一個刺冠，發終身大願的時候，帶着一個玫瑰花冠。

亞豐索很盼望這修女們來到本城，提昌富家閨女的教育。主教雖然不喜歡排場熱鬧，也願意人歡迎他們，裝飾城門，用些花草及樹枝，紮成牌坊，自己穿上祭禮衣服，同神父並許多教友們，迎接修女們。他們進大堂的時候，放炮三聲，各堂打鐘。修女院長瑪利亞是個有大德行的人，亞豐索也是個聖人，因此可以預料將來，修院必要興旺。開學頭一年，有四個學生求進會，穿了會衣。聖人給他們修蓋了一座修院，說這修院是我本區的馨香、珍珠、寶貝，因爲諸聖相通功，那修女祈禱行善功，受神形困苦，都獻於吾

主耶穌求他的國都臨格主教本區。所以聖人的教民都能沾他們的光。主教不能不滿意樂意。聖人死了以後，這修會發達廣揚。



第八章 管理教區用盡心力

一、檢查教務。當了主教四年的工夫以後，認識教區，也看出有什麼弊病來。他想着開擴教會，請神父們都聚在一齊商議教務。可是很不容易，暫且但寫了一封通信，問他們的主意。在聖人教區內，雖然奉教的只有三萬人數，神父可是不少，但在本城大堂裏就有二十六個有地位的神父，還有十四位相幫唱彌撒念日課經的神父。聖人願意人唱經，都按着聖額我畧所定的腔調，不喜歡世俗的音樂。

主教頭委派一位神父管理一個堂口，先考試他的學問，考上了，就託他管理。但恐怕人求名奪利，也不管是大臣提拔這個人，貴族們舉保那個人，聖人都按良心定斷。他說：我是主教，我不管誰管呢。有一位神父邀求一個地位，聖人說：我正想着賞你這個地位，到底因爲你求了，恐怕你勝不住這個責任，所以你不能高陞。凡是派本分，就難合衆人的意見。雖然公平，沒有偏僻的私見，更沒有厚此薄彼的心腸，也斷不了有人謾怨凌辱，聖人不過一個忍耐就完了。有一位賈神父給他說：主教太良善，有人凌辱，該稟報國王。答應說：神父不曉得天主的規矩麼？賈神父說：天主命人以德報怨，到底天主也願意在下的尊敬在上的，天主不願意長上太良善，增長在下的膽量，把剛常顛倒了。聖人答應說：我不怕

別人凌辱我，議論我的長短，我怕洗白自己稟報上司奏書，攪雜假的。我立了志向，在兩件事當中常挑選那一個是更成全的。今天我也願意這樣作。賈神父說，若這些假不好，關係亞豐索私人，還得忍耐。若是關係亞豐索主教，那個不行。聖人一聽就低下頭，不言語。

因為聖人常寬宏大量的施捨，所以主教府的款項，慢慢的就少了。聖人就減去不要緊的化消，爲的多相幫窮人。成婚配，若有阻擋，寫個求寬單子，但要五個銅元，而且若有過門的危險，或是太貧窮，就不向他們要錢。有時候主教府審判廳，罰人拿錢，人就求主教寬免。他說，你若願意避靜，不拿錢也行。若有窮人被告，不能求律師相幫，聖人就派一位神父保護他們，也不要錢。有時候亞

豐索發仁慈不要租錢，放賬也不要利息。教區的出產，一共三萬六千元，可是看主教府的眼子，就知道完全還賬的人不多。有一個官長私自扣了四百元，輔理修士和亞肋淑僕人勸聖人訟他，聖人答應說：「一位主教爲私自的便易，訟一個可憐的人，敗壞他的家業，這事好看嗎？有的地方教友每家得獻給主教一隻雞，可找不出那個憑據來。」聖人寬免他們笑着說：「我喜歡滿窮莊稼女人的心意，因爲我知道爲他們棄捨一隻雞，是如同把自己一根肋條抽出來一樣。」

施權柄，管有理的事，不是爲圖虛榮沾便易。他給馬公爵官長的人寫信說：「論這塊草地，我若能教自己良心平安，我立時退讓，不要也不想要，因爲天主知道我多麼厭惡打官司，人一提這官司。」

的名，我就抖搜打顛，到底我可怎麼能推辭，不盡管理教務的本分呢？我發了誓，保護教區的公產，豈能不按着遵行麼？

聖人幼年的時候，就離開了衙門，現在不願意回去，若所管的事有理，不能講和，才往衙門裏去。有時候主教按公道理收別人的錢，按愛德理，私自再還給他。有一個窮人，孩子多，一年該聖人利錢十二塊，聖人教他每年帶着那錢來，到底一見面，就動了心，給他說：「不要了。爲教接位的主教沾光，他想法增長租錢，種園子，栽葡萄，或榆樹楊樹，另外那不生長的地方，就栽植些樹木。聖人又培養桑樹爲養蠶使用，賃給人房屋，預先修理，怕房塌或是漏了。賃宅子的人求少拿賃價，聖人也不固執推辭。他說：論這些少許的出產，我不願意心裡後悔。有一個公安局長說：自從主教來到

* 這裡我們的責任輕的多了，不用管事，民人平安，以至於不出什麼差錯。從此看來，主教、神學家、大宣講師，也能管些小事，有次序也有規矩，那是效法天主的上智。天主也拖着世界，管理天下萬國，就是連人一根頭髮也結記不忘。

二、常宣講。亞豐索當修士的時候，給一位新聖的主教寫信說，我盼望主教在納波里講道理，如同聖嘉祿在米耶城一樣，沒有比主教的聲音更有勢力的。將來派人講道理，可是自己也得講。講道理是吾主耶穌另外託給主教的本分，若缺這本分，那是違背天主的一個嚴命。但有盼望，教一個男教友取益，他就上了講道臺。他說，若男教友回頭，不久女教友就都熱心。人都嚷着說，若願意教主教喜歡，該請他講道理。自己在本城，主日那一天講三

* * *

次道理。主教也給孩子們講要理。爲提醒他們來聽也愛聽。亞豐索賞給他們聖像、念珠、有時候也哀矜他們幾個錢。

聖人趁着不拘什麼機會也講道理。比如有時候在路上看見人上堂裡去望彌撒，他也去給他們講道理。那一天，有人擁擠擠擠的來求主教降福他們，主教說：我想着給你們講幾句道理。副主教攔擋說：別講，沒有穿主教的衣服，答應說：恐怕在這裏有一個靈魂借着我的口氣，能得拯救。再說：有一個小白衣，一個領帶就夠了。遂就領着人上堂裏去了，講了一點鐘的道理，可惜感冒風寒，凍着了，發起瘡子來了，但聖人毫不拿着當回事。

有時候講道理，爲感動罪人的心，就在教友跟前擺放一個耶穌渾身受傷流血的苦像。主教又想了一個別的法子，就是棄絕固

執不改的罪人，先說達味聖王咒罵固執不回頭的人，後來教人打鐘如同出殯的時候一樣。神父穿白衣，帶着黑領帶，念痛悔經。天主耶穌云：在手裏拿着松香的杆子大聲說：我咒罵的，不是回頭的罪人，乃是咒罵不肯回頭改過的人，譬如褻瀆天主聖名，記仇懷恨，不願意寬免別人，行邪淫，立壞表樣的人，誰喜歡犯這樣大罪，天主咒罵他們，我也代替天主，因着天主的聖名，咒罵他們。神父說這話的時候，用大聲音，伸開一隻手，別的那一隻手，打鈴鐺。當時有的人說：這些樣式，教罪人過於害怕，亞豐索答應說：巴不得罪人不但害怕，還回頭才好。

再說，該知道一個地方一個風俗，意國南方的俗氣，居民都喜歡熱鬧動心的氣像，所以聖人這樣辦，也不算奇怪。

三、力量衰敗。亞豐索因爲上了年紀，又時常有病，就求教化皇讓他辭職。但給魏神父寫信說，教宗不許我離開本區，並說，若我有病，該在床上治理教區。實在主教病體很重，給他終傅，光能說幾句，求人給他起個善念。有一位神父給他說，從前聖瑪爾定臨終的時候說，天主若爲你的教民，要緊我還不死，我也不辭辛苦。亞豐索懂得這話，遂就低聲說，我也不辭辛苦。天主喜歡聖人的這個祭獻，不久那病就輕了，有盼望再復原體。那時候有一位神父，他有個四歲的姪子，還不能說話，怕成了啞吧。亞豐索在他額上畫個十字，也教他親了一個聖母像，問他，像上那個女人叫什麼。小孩子答應說，是聖母。聖人一聽，願意隱瞞這聖跡，就說，你們看他不是啞吧，但是舌頭有一點不爽快，放心罷，慢慢的舌頭要

解開了。從此以後，那孩子說話如同別的孩子一樣，城裡的人把這奇跡都嚷揚動了。

那一次主教養病很慢，大夫教他挪地方，他不肯隨從，到底他的神師魏神父出命，往巴曼尼養病。他在修院裡，守各樣大小規矩，也辦理教區的公事，也編書，瞻禮七講聖母的道理，同奧塞拉主教敘談。但聖人離本區遠，不容易鬆心，常怕豺狼傷害自己的羔羊。有一天奧塞拉主教問他，主教面容似乎發愁，不知有什麼緣故呢？答應說，我當主教，聖人止不住的願意回去，不得安歇，不能休息，巴曼尼修士攔當也攔當不住。聖人說，我該管我的教區，不能久在這裏，但爲隨大夫及神師的命，聖人就許了，一到冬天不在潮濕的亞加大城裏住着，就挪到亞連造去過冬天。

亞豐索時常心裏不安，給魏神父寫信說：我請你，除了卜主教以外，再求幾位神父的主意，問我該辭職不該。不是因為我想着養老休息就求辭職，我知道聖教會早定了法律，休息告老不是辭職的緣故。設若說我上了年紀，趕到九月，我就七十歲，或是說我癆傷氣短，那就是真緣故。去年冬天，在亞加大城裏，我常不斷的生病，今年自從來到這裏，還是病不離身，一個月的工夫，沒有離床。到底我該說，我不願意瞞着，我不耽誤公事，冬天我不能出門，可是夏天我能三四個月的工夫走遍我的教區。我想着一個辭職的緣故，是我一看別人立壞表樣，心裏太不平安，因為我該作主，定規允這個，不許那個，到底在這上邊，我也怕隨我的私見，不隨天主的聖意，所以求你給我說明，那個更能光榮天主呢。魏神

父及別人都求主教轉求教宗的主意。教宗沒有更改說，但是有亞豐索的蔭涼，就夠治理他的教區，教他平安，接着辦成大事。亞豐索聽命，又擔着吾主耶穌的責任說，天主願意我當主教，就當主教罷。

卅

第九章 救世會被窘難

一、在依來道。當救世會六個修院都平安，在依來道忽然天濤上來了，起了艱難的波浪。馬大人同依來道城裏的人打官司，願意教修士給他當見證，他們推辭，願意中立。馬大人很不如意，有能耐，很驕傲，肯報仇，他發誓要傷害依來道。修院，尚且消滅救世會。馬大人在國王手裏誣告修士說，他們淨想發財，害民人，背叛

國王。達神父去告訴會長，這修院要遭什麼艱難，主教遂就給魏神父寫信說，請神父命修士們，每天晚上公念申爾福云云，又發謙遜說，我們受理當的罰，到底還得靠着天主的仁慈，救世會是天主的工成，天主不許他分散開，給合會寫通信說，那個天濤的艱難大，可是天主的全能更大，我怕一件事，就是同會的人有毛病，犯規矩，網住了天主的手。

在這地方修會受了十年的欺伏，擾亂聖人的平安，如同蟲子咬他的心肝一樣。

救世會再三的求聖人往納波里去，保護修士，聖人不好意思的推辭，雖然有病，去之不便，就借了一輛車子，乘着往納波里去了。城裏的官宦民人都喜歡去拜望他，聖人不講究體面，上堂裏去

也不用跪椅墊子、跪橙。有一天一個律師向他說、主教太謙。他答應說、那是不能、這謙德總沒有害過人。某公子說、我感謝天主賞賜我、再見那個聖人一次。救世會的對頭一看這光景、就變了樣子、可是沒有變心、想法子遲緩、不想判決。聖人反倒催迫過堂、越早越好。日期到了、那個對頭的律師就不在、但有一個說、納波里合城贊美聖德的人、我怎麼敢相反他呢。因此沒有過堂、審判廳長就告訴主教、能夠平安回去。

在納波里不但管理修會教務、還聖母升天前九日講道理、也往中國公校去、提醒學生、宣講的時候、不要講究文詞美語。聖人也往耶穌會修院裏去、聽辯理神學、到聖依納爵瞻禮、行彌撒大禮。然後耶穌會也不過這個瞻禮了、不久都充軍取消了。

聖人一想在納波里住的工夫不小，就願意回到本區。頭起身以前，他知道是末次，就還願意去朝拜聖母堂。從前在這座堂裡掛了他那一把劍，如今還在那裡掛着。一到聖母像前，就大聲說：「啊，可愛的聖母，在這裡不能再見了，在天堂再見罷。」

二、在西西利。當初在那裡修士們都高興，聖人一聽，就害起怕來說，不被窘難不能結菓子。耶穌因着十字架救了普世，他的徒弟也該因着十字架救援別人。有一個教習名叫賈艾拉的，他沾染了讓斯尼異，端猜疑救世會告了他，狠脫了羊皮以後，就發誓在救世會身上報仇。他往巴來埋省城裡去傳說，因為自己相反救世會講的壞道理，就受了大氣。他想傷害別人洗白自己，主教一聽，心裏就難受，省長也看破了，那都是妄證人，無理。可是百姓

信以爲真，就揚出來，快要把救世會從西西里趕出去。紀甘低城裏的人一看就敗興，爲免這禍患，就祈禱，守大齋，求彌撒。但有一位神父不怕，說：「賴着會長的功德，不用走，將來有一天，天主把羞恥的日子換一個光彩的日子。」聖人雖然懂不透天主的奧意，欽崇天主的上智，勸修士發謙遜，自己給省長並給主教們寫信，保護修會，雲消霧散，天濤就平息了。



第十章 亞豐索殘疾求辭職

亞豐索到了七十二歲上，又活了十八年，到底1768年六月裏，天主看他的德行出衆，就多試探他。真金不怕火煉，真德不怕試探。天主就叫他害病，雖說不能行走，可是他心裏也快活。先看他像

似受了風冒咳嗽，第三天肋旁覺着疼痛，腰裏難受，那是麻木的起頭。聖母升天瞻禮，講九日敬禮，講了六天，就總得停止，預備死。終傳後瘡疾好了，可是還疼的厲害，不能躺在床上，常得坐在椅子上，白日黑夜不能動搖，也得不着平安睡覺。渾身麻木上下串通，傳到脖頸上更重，常得低着頭，從後面看他似乎斬去了他的腦代，嘴巴子進入胸膛，因爲鬚鬚長就在胸膛長了瘡，流起膿來，不言語就幾乎骨頭破壞了。他五十天的工夫，受了說不盡的苦，以後慢慢的減輕了，可是腦代抬不起來。畫聖人像的，平常就畫低頭嘴裡帶笑的氣像，那是表明聖人十九年的工夫，喜歡受苦。有一天，他腦代疼的厲害，某神父給他說，我去給你要味增爵靈驗的水，減輕你的苦。聖人答應說，爲一點小事，值當的羅唆聖味。

增爵麼、我們求他幫助靈魂能得救、才對服、其餘受苦、那個不算也不礙。

生病的時候、不能作彌撒、那是他心中最大的祭獻、他寫信說、我雖然半月沒有作彌撒、也擋不住我歡樂、只是天主的意思、我滿心隨從、倘若天主願意、常是這樣、我甘心一輩子承受這個苦痛。寫遺書的時候、錢櫃裡也不過剩下四百二十三塊錢、是教區的租錢、他命哀矜窮人、定爲自己靈魂、該作幾臺彌撒、也交給僕人一件東西當個記念、還求人把他屍首埋在大堂裡就完了、人人都不想必定要死、就下手預備送大殯。

當時一句報怨的話也沒有說出口來、在一個大苦像跟前、但念誦句、說、天主、我感謝你、賞我和你在十字架上、渾身受的苦、相同。

才好。耶穌我願意受苦，不拘怎麼樣，無論多大工夫，隨你的便罷。可是得賞賜，我能忍耐的恩典。也用聖奧斯定的話說：燒我也行，砍我也可。現在這裡別怕教我多受苦，只是你不教我受永遠的火燒，我就樂意不盡了。主教又說：可憐那些下地獄的人哪，我可憐你們受苦不能立功勞。在世上受苦是甘飴的，受一點鐘的苦，有各樣寶貝的價值。啊，躺在十字架上死亡多麼美好。主教受苦的時候，相似不是他受苦，他也不斷的聽大夫的命令。他說：我上了年紀，還能盼望什麼呢？我聽你們的命，是聽天主的命。笑話說：你們相似用柱子，用叉，扶持破房的匠人，恐怕有一天有一塊木頭，放的太高，那架子都摔折了。放心罷，我的腦代如今也沒法多往下落。人屢次稱我爲殘疾的人，我真成了殘疾的人了。他又說：

我成了一個裝滿骨頭的布袋。

聖奧斯定說，誰有愛情，誰不覺苦，還願意多受苦，就是受苦也滿心樂意。聖人雖然受的苦大，苦上加苦，恨不能用苦鞭打自己，就躺在一掛粗子的念珠上。過了一年，寫信說，疼痛還是一樣，我扶着兩個拐棍走道，還有兩個人扶持我，也不見輕，我幾乎不能睡覺，我想着睡一會，天主不願意，所以我也不願意。笑着說，白日我撲蠅子，黑夜我撲蜘蛛。

肉身受苦，聖人愛欲却隨天主的意思，感謝天主，也覺着高興歡樂，也當不住治理自己的教區，叫書記代寫書信，頒命令。他常在床上望彌撒，領聖體，看聖書，接待人，不分智愚貴賤。因為常看書，或是編書，就忘了疼痛，可忘不了本城的病人，打發人給他們送

藥材。有一位修士打傷了一條腿，別人給他治，沒有治好，他疼的十分厲害。亞豐索送給他一個聖母像，向他說：你若信服聖母，病就必定好了。那病人把聖像放在腿上說：天上之后，因利高烈的功勞，治好我這疼痛。那疼痛就立時好了。

按會典，病人該隨大夫的意思，大夫看主教殘疾不能動，就給他出了個主意，就是天天出門坐車，不得已，因為化錢買車，就得少賙濟窮人，心裏就難受，到底他可是聽命。輔理修士給他買車馬，化了一百一十三塊錢，亞豐索嫌太貴，就囑咐他說：餒牲口得省着點，多餵草少餵料。城裡的貴族人，一看他坐着破車，就說：老主教，老馬夫，老車馬，坐車又逛蕩，又搖動，車一跳，身體就疼，不言不語，甘心忍受。說：車一跳，是彷彿把我的腦代拔出來。有一天晚上，

一個車輪壞了一根，車輻條折了，翻了車，把主教扔在外邊，難以回家。有時候車的傢具壞了，皮條破斷了，主教不得已就在當街上收拾好了再走，如同常人一樣。那匹馬有希罕毛病，半路上腦代抽筋，臥在地下，拽他的耳朵工夫大，那馬才站起來。車不好，趕車的也沒有本勢，眼呆看不見道路，車橫着跳，碰着石頭瓦塊，也不答理，主教仍然不說，也不想換別的。

不能作彌撒，那是最大的苦，到底他會忍耐。過了二年，有一位奧斯定會的修士給他說，我想主教坐在椅子上能作彌撒，必定能寬免。亞豐索一聽就練習坐着作彌撒，第二天在椅子上，穿了祭服作彌撒。一個禮節也不缺，打簽的時候，是如同一塊鉛落在地下，輔祭的相帮他立起來，一下臺儻的渾身出汗，更奇妙的，是到

瞻禮主日，主教願意有人抬他到講道臺上，得有好幾個人扶着他。一開口就望着教友，伸出胳膊，打着手勢，可是低着頭，看不見面。當時有一位同會的人說，我雖然才到三十三歲，遵守會規，力量很覺困乏。主教反倒看着常爽快，勤謹，有精神，一點辛苦也不辭。

那時候有兩個辭職的緣故，一來身體衰敗，管理教區不便，易二來，再入救世會容易提拔修士，阻擋魔鬼謀害修會，所以他給格肋孟第十四奏書說，身體怎麼軟弱無力，可也說，聖父若不願意自己聽命不走。教宗一看那封書信，就發憐憫的心，可是因為知道主教進本分多麼周到，就沒有允他的祈求。有人說，那個老主教如今不能走遍教區，教宗答應說，他在床上念經祈禱，比一百

年的工夫巡閱教區更強。

主教接了教宗的信就聽命說教宗的聲音是天主的聲音我願意聽命至死。有一天本會修士們再提醒主教辭職他說我認識現在的教宗我若辭職他必定不願意所以我們担待罷等着接他位的再另行安排。衆人一聽就都笑起來了。主教那時七十六歲了。力量更覺衰敗。教宗才五十九歲很強壯過了二年。教宗死了。聖人又活了十三年的工夫。

田

第十一章 掛念家庭的人

亞豐索的頭一個弟妹早就死了。也沒有留下兒子。所以他兄弟艾谷類願意另娶一個別的。求他哥爲他念經求主。亞豐索答應

說明天或後天我爲你作彌撒，求天主賞賜你爲靈魂更有益處的恩典。你若願意再婚娶，我請你找一個品行端方，不自滿自大的女子。你已經上了年紀，他若太年輕，又喜歡常在納波里住着，晚上同世俗人來往，恐怕有人拜望他，就不能喜愛你了。你也不能放心。還不如娶一個貧家的女子，沒有什麼培送才可以了。你也別忘了在你親家跟前，說明你的心願。比方說，我不喜歡熱鬧，過門以後，教他拘束自己，不可放肆，習慣端正。你可別不介意。不然，你一輩得不了平安的日子。請你讓我給你出個主意。你鰥居的時候，不要用年輕的丫環。魔鬼常是魔鬼，你該想你現在有陷於誘惑的近機會。論這些婚配，我怕你太高攀妄想。大家出身並錢財豐富的人，同我們現時的地位，不很相對。我們的家庭世光

大不如前。我怕趕到拿主意的時候，你失手空拳，什麼也逮不住。艾谷類尋了一個有大德行的人，不講究排場，也不愛俏。降福婚配，他哥沒有工夫去。論理得給他弟妹送個禮物，他沒有送別的，但送了一個帶木框的聖母像，說我處在飢民並沒有鋪蓋的人當中，不能關心禮物。

他兄弟因爲年老無子，很盼望有兒。有一天，給他哥說，有盼望。亞豐索向他說，你的妻子要生一個閨女，尙且我願意你們叫他德肋撒。主教說的話應驗了，他當代父也給他代女一塊聖女亞加大聖髑。過了幾個月，他弟妹來見他，託聖人向天主替他們求個兒子。這一次主教許給他們天主要允了，也給他弟妹兩個聖類斯公撒格像，兩個全一樣，爲的當作先兆。他弟妹果然生了一對

雙生。到後來，他弟妹又添了一個兒子。那時候，主教在納沒里給他領洗，代父也給他起自己的名。他的兄弟想，自己有三個兒子，是沾了他哥的大光，所以他領着三個兒子去見他的伯父，說：你看這對雙生多麼強壯。聖人就說：天主若在他兩個當中要一個，你可怎麼樣呢？艾谷類一聽就嚇的向他哥再問：聖人不言語，可是說的不差，果然過了幾個月，這兩個當中有一個去世升天了。父必難受至極，想着得一點安慰，就去見他哥。聖人說：你別害怕了，剩下的這兩個兒子，不死了，你可以親眼看見他們長大成人，送你到老。

他一輩子結記那兩個侄子，給他們賦堅振，講要理，提醒他們躲避犯罪，說明犯罪有何等可怕的關係，另外指引他們愛吾主耶

蘇在萬有之上，敬禮聖母娘。到了念書的時候，聖人向他兄弟說，先教他們在家裡念書，趕到了十一二歲，把他們送到公學，別教他們在朝裡當少年護圍。聖人又說，孩子越潔淨，越容易被別人傳染受害，你可別忘了，有一隻病羊，也能夠傳染一百個好羊，一個壞孩子，能沾壞一百好孩子，以至於越傳越多，不知道有多少被他害的，可不慎麼？你的孩子在你跟前，工夫越大越好，聖人又給他兄弟寫信說，我看着教訓你的孩子，你不肯隨我的意見，你爲父親的，固然能這樣作，可是我怕你將來後悔不及了，以致太晚，沒法補救了。

他兄弟不愛聽這話，到底有一件很如意，他哥爲教區並爲修會常沒有錢化，到底不愛財帛，他們弟兄兩個才購受了，他叔伯弟

兄六萬塊錢，每人三萬。聖人却不要他的份子，辭却了，交給他兄弟，向他說：「本利我都不要，不但今天不要，後來也不要。」

主教到了八十四歲上，就更緊照管他的侄子。有一天他在椅子上坐着，默想發悶，向高神父說：「今年艾谷類叫我很難受，說完了，就不言語，過了三個月以後，艾谷類得了暴病，猝然而死。主教一聽說那喪事，就翕合天主的聖意說：「天主獲贊美，後來遂捧着

手祈求天主。」

某先生代管主教的侄子，求主教用心照管，向主教說：「我常腦代疼，不好問事，請求天主賞賜我好了罷。」主教給他寫回信說：「你只要管這小孩子，天主就輕減你的苦。」先生當保證，自從接了主教的信以後，腦代不疼，永不難受了。

小女德肋撒成了家庭的珍珠，主教喜歡他守貞潔。他父親死的時候，德肋撒正十六歲，在納波里本篤會裏念書。從前他有意守貞，現在含糊不定。主教寫信說：別受了世俗人的哄騙，別離開吾主耶穌。如若固執不聽，一輩子怎麼作難，另外死候，是怎麼不平安。現今在世俗當中，救靈魂的婦人稀少。安當時納波里富貴人的風俗，就不怕說：若嫁娶，我怕救不了靈魂。

德肋撒就求了他伯父，爲他念經，使自己知道有聖召沒有。聖人給他寫回信說：你說的對，我念經爲堅固你的聖召。我記得前幾年，你想着作耶穌的淨配，我求仁慈救主，保存你的主意，因爲若是你隨了世俗，難以保存天主的寵愛。我給你說什麼，我也早向富貴閨女們說了，如今世俗當中的風氣大壞了。

聖人的祈求，能感動天主的慈心。天主願意人心怎麼運動，就怎麼運動。德肋撒拿了主意進會，也不等到二十歲，就願意穿會衣。但求往巴憂尼去，親他伯父的權。某婦人領他到跟前，主教一見他，就很喜歡，收留他。穿本篤會衣的時候，說：現在我降福你，也許給你領聖體的時候，想念你。保存他的聖召，還顯了兩個聖跡。德肋撒穿了會衣以後，腿上就長了瘡，無法療治。他的院長也勸他還俗。德肋撒就告訴他伯父，聖人送給他一個聖母痛苦像，囑咐他把這軸像放在那瘡上，求聖母可憐。他按着這樣作了，瘡就好了。好了以後，就發了三個大願。可惜，又生了別的疾病，嗓子啞了，唱經不能出聲，但能低聲說話。請醫生療治，也不見效驗。無奈何，就又告訴了聖人。這一次，他伯父又送給他幾個聖母無染原罪

像向他說，每天用水，把一個像咽下去，懇求聖母。作九日敬禮，沒有完，那病就全好了，能夠大聲說話，出的聲音，較比從前又清楚，又火亮，以至於到八十六歲上，聲音常是一樣。但頭死不多的幾天，那從前的毒瘡又發了，在血脈裡頭破了，毒死了他，平安去世。

第十二章 幫助教宗臨終

弓弦越緊，射箭越快，寶劍越磨越利。亞豐索越衰老，明悟越伶俐。那時候二年的工夫，聖人編了四五本書籍，修會的仇敵懷恨不解。主教雖然到了七十八歲上，然又想起從前當過律師來，所以把他們控告的言語，一條一條的辨駁清了。聖人不但結記本會，也掛念閻聖教會。當時哲學派，並讓斯尼異端，同誓反教，願意滅

天主教就委委曲曲的先打倒聖教會的圍牆，衆會。歐洲朝裡的總臣，偏信那些假善人，看着他們，另外恨一個耶穌會的修士，過於恨一羣仇敵。

耶穌會受難爲的時候，聖人很介意。雖然知道向這修會，是得罪達總長，恐怕也是連累自己的修會，他不怕發明自己看重耶穌會的心。前幾年出了一本謾謗耶穌會的書籍，他求李威總會長給他要緊的證據，爲反對這本書說：求你寬免我反對他們，我是個沒有才德的人，到底我也願意你知道我喜愛耶穌會，如同我是個耶穌會的人一樣。我拿着贊美耶穌會當作本分。

耶穌會的仇敵不但自己虧負這修會，還求教宗把他取消。教宗不允，反倒又出了諭旨，再批准一次耶穌會的會典。聖人一聽就

很贊成教宗剛毅的志氣，尙且自己借主教們的口氣，感謝教化皇。教宗接了這封信，心裡很喜歡，也用慈父的樣子寫了回信。教宗死後，格肋孟第十四接了位，那時候耶穌會的仇敵更厲害。聖人又寫無神派並異端教千方百計的反對耶穌會，趕取消了耶穌會以後，他們才心滿意足了。若是耶穌會摔倒了，就是聖教會的垣牆摔倒了，天主也就知道，在教會並在社會裡是多麼亂騰。果然不久，惡人們把耶穌會趕散了。聖人一看，心裡就很難受。說，聖教會常是天主的葡萄園子，到底若是把管園的攆走，也不過但生長荆棘野草，在荆棘下邊藏着一窩有毒的長蟲。那裡還有這奮勇英魁的人呢，我們也得被喪亡。

教宗爲保護聖教會的全體，不惜砍去一個肢體，到了1773年，雖然

心中不悅，就出了消滅耶穌會的上諭。聖人一接了那道上諭，就很動心。工夫長久沒有說話，只契合天主的旨意。但說教宗的意思，是天主的意思。過了幾天，他聽見有人說教宗的長短，辦的不對，他答應說：「當着這些光景，教宗能作什麼呢？一總的國王同心合意的求他消滅耶穌會，怎麼能敵當住呢？至於我們該靜默不言語，恭敬天主奧妙的意思，再說，若是但剩下耶穌會的一個人，我敢保他能夠把耶穌會重新再立起來。上了大年紀，一聽說俄國皇后加大肋納並普國王費代理收留了耶穌會被充軍的人，心裡就很喜歡，很高興，更喜歡比約第六，待他們寬量，有感情。誰也知道，教宗把耶穌會取消了以後，聖教會的仇敵洋洋得意，歡喜踴躍，盼望多邁幾步，就能欺伏聖教全體。教宗一看，憂悶至

極，幾乎昏迷了，生了重病。聖人一聽就很難受，常說：可憐的教宗，可憐的教宗，四外憂悶發愁的波浪攻打他，作難的緣故無有其數。天主知道我怎麼可憐他，給本會的長上寫信，屢次勸修士爲教宗念經。他說：我也常爲他求天主幫助他，因爲看見幾個國都那麼擾亂，那麼相反聖教，教宗就很難受，光想早死。

天主肯聽聖人的祈求，那時天主的仁慈就格外安慰了聖人的心，並輕減了教宗的苦處。天主就顯了奇妙無比的聖跡，聖人列入聖品的案，也靠着這個聖跡。達神父見證明說，1574年九月二十一日早起，聖人作完了彌撒，不知爲何緣故，坐在椅子上，不按平常樣子，彷彿昏迷了，也不動彈，不說話，不問別人，一個晝夜常是一樣，也不吃也不喝。伺候他的人，也不知如何，有一個人願

意叫醒他。副主教說：你們別動他，教他休息罷，可別出門，常看守着他，也別離他過近。到第二天八點鐘，聖人忽然起來，打鈴叫人來，向他們說：我願意作彌撒。使喚的人一聽，就急忙跑來，帶着驚訝的樣子。聖人就問他們：你們有什麼事，奇怪什麼。他們答應說：奇怪的就是主教這兩天的工夫不說話，也不吃飯，彷彿不醒人事一樣。主教說：你們想我是睡着了，你們想差了，我去相帮教宗臨終，如今他死了。不久，都聽說二十二日八點鐘，教宗去了世，正是亞豐索打鈴想着作彌撒的那時候。

教宗死了，就得另選別人，有一位紅衣主教，名叫加代理，認識聖人的德行和上智，就問他有什麼意見。聖教有什麼弊病，該整頓什麼。聖人說：當不起主教問我的意見，可是後來隨了他的意思。

寫信說先該祈禱求天主賞賜我們一個明智有心火沒有偏向不怕得罪人能揀選才德出眾的主教們能勸化各男女修會遵守會規的教宗在羅瑪既選舉的比約在位二十四年的工夫按聖人出的章程管理了聖教會。



第十三章 聖人修各樣德行

亞豐索什麼德行也造到了成全的地步修了聖類斯的潔淨聖安當的苦工聖嘉祿的慈善有什麼憑據預備列真福品查考聖人的行實書上記載有兩個聖願可以表示第一他如同聖女德肋撒發了終身守會規的願兩件事當中揀選天主更喜歡的事務就時時處處翕合天主的聖意這聖願包含着各樣德行所以

無論行什麼善舉，是如同發了行那善舉的願，因此有多少善舉，也有多少聖願。凡是修士有發奮勉力修德的嚴分，亞豐索發了那願以後，更該是這樣，那個不用提。

第二，無論多嗜也不耽誤工夫，不妄費一分光陰。這願是可驚訝，可贊美的，更是聖人德行的表號。那個聖願如同鐵釘子，把聖人釘在翁合天主聖意的十字架上。除了這兩個願以外，也發了別的願。譬如天天念聖母串經，聽神師的命，每瞻禮七講聖母的道理。所以亞豐索能如同聖保祿說，我活着已經不是我活着，乃是基利斯督在我以內活着（Gal II. 20）。尙且能如同吾主耶穌說，打發我來的，他和我同在，他不捨離我，叫我孤獨，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歡的事（Jo. VIII. 29）。還這些願，是如同一位天神，在天主臺前常

預備伺候天主。怪不得聖人在拜聖體錄第三十一節上說：主啊，你願意我作什麼？求你指示我。我一定要按着作，或指示我的長上替你出命。我主，我今定志，若明知道你的旨意，我必定勉力去作。雖然該離開親友，捨了臉面，喪了性命，我也甘心。我但願意你得光榮，悅樂你的聖意，其餘別的，都不算什麼。倘若能中樂你的心，就是全失落了我所有的，也是我的大福。

亞豐索修德行，另外修了三樣，就是謙遜神貧良善。

一、謙遜。謙遜是諸德之根。聖人既是死於自己，喜歡受凌辱，渴望謙卑自下，分外貪圖別人的輕慢，如同世俗人貪圖安逸快樂，他沉溺在輕看自己當中，如同魚在水裡一樣。一陞了主教，想更該自卑自賤。有一天說，感謝天主，我向來沒有覺着貪圖虛榮的。

心意。但有一次我在主教寶坐上立着，人獻香的時候，我覺着有點愛嘗快樂的滋味，你們看魔鬼怎麼設法誘惑我。

聖人不許別人說，他是大家出身，自己稱爲有罪，愚蒙可憐，充滿毛病無用的廢人。他想起快受審判來，就很害怕，求別人爲他念經，有人看重他，他奇怪厭煩。有一次，生病的時候，一位神父向他說：我求了天主把我的年歲減去，爲增長主教歲月，因爲教區並修會離不了。聖人一聽就羞愧的紅了臉，但能說向天主說了這一句話，說了一句不明白的話。

聖人給使喚的人出命，就說借光費心，請你辦這作那罷。他同神父們說話，更用恭敬的樣子，有一天，忘記了一管筆，雖然有神父在屋裡，還打鈴叫使喚人去拿，不願意勞動神父。聖人道德的書

籍一出板，合歐洲的人都贊成。雖然是這樣，若有人來領教，他看着書本解疑惑，相似自己說不上來一樣。他也肯問別人的主意，有人反對他，就是一個讀書修士。聖人也不煩他，也不固執自己的私意私見。他若萬一說差了，也不怕改嘴。編書取用別人的典故，常說從那裡來的。他如同聖奧斯定一樣，寧願意說清楚的話，不講究嘉言美語。編書但養活飽飫人的靈魂，就心滿意足了。

聖人不願意別人說他有學問，更不喜歡人說他有聖德。他上了年紀，力量衰敗了，生病了，不能打苦鞭子，束刺帶。他命人把那些東西扔在一邊，不教人知道。他盼望死後，他的屍首全壞沒了。他離開亞加大城以後，有一個女院長給他寫信，求聖人立遺書，把自己的心留在他們院裡。主教奇怪說：從前我想女院長是個明

白人現在我改了意思，他要我的心，可作什麼呢？那修女若願意教我喜歡，該把我的心扔在土坑裡才好。病人們屢次來求主教降福，拿着他的降福在那醫生和藥材以上。主教想那個是凌辱他，到底一來，因為不願意教他們難受，二來，為聽他神師的命，他不推辭，但說他們願意教我顯聖跡，哎呀，我自己也不得治好我的病。

聖經上說，該隱藏天主賞的寶貝。聖人雖然編書講深奧的道理，為指引人的靈魂，寫了許多書信，在一大些修院裡演講，同天主親密的奧跡，他自己一點不露自己的密事，但有一次說了，默想以後我飽飫了。為堅固救世會友，他述說了天主顯的什麼聖跡，聖母向他說的什麼話。他著作了二十七部書籍，每部大約五六

百張，除了這書籍以外，還有謄寫的一千九百一十三卷書本子，不論在那一個書本上，絲毫也沒有提說自己的心事。

二、神貧。神貧同謙遜相連。聖人當修士不貪分外的物件，是爲的看重神貧的德行。當主教的時候減省，是爲的多賑濟窮人。聖人的年紀無論大小，身體無論強弱，常用一樣的飯，就是一碗湯一碟子菜。他待自己刻薄，待別人周到。

有一次聖人想起四外的富貴家，不可憐窮人，就不斷的嘆息。有一個窮人聽見他嘆息，向別人說，請看主教他能當我們神聖貧窮會的首領。主教聽見這話很樂意，自己替那窮人還了賬，也笑着向他說，咱是同會的人。聖人定了每瞻禮六，行公哀矜，除了這一天以外，斷不了常有人來，要截瘡丹等藥材，或請主教在藥房

裡畫押當保人。主教吃飯的時候，也有人來到門口，或站在窗戶外邊求哀矜，聖人不願意教人攆走他們，就說：窮人餓的慌，我們怎麼能吃飯呢？你們哀矜他們，或把我的飯送給他們。有一次他聽說有一個窮婦人，爲自己的六個男女小孩子，要床被子，他急忙叫輔理修士來，託他給那一家送，這樣他才放心。

聖人問一位臨近的主教說：怎麼行哀矜？主教說：誰來求，我就哀矜誰。聖人說：但管明明的窮人，那算神父的樣子，不是主教的樣子。聖人說：這話是因爲他知道，有人害臊，不敢求哀矜，就得另外相幫他們。一個尊貴人折傷了胳膊，調養不起，聖人去見他，偷着在他枕頭底下留下十二塊錢。人想不到向主教要求什麼，有一位神父宰了兩個豬，他向聖人要十二斤鹽，去醃豬肉。有一個爲

母親的。他閨女快要娶，向主教要一個道尼奧。聖人不懂得什麼是道尼奧，就問那個婦人，你說的是什麼。那個婦人說，是脖子上週圍的珍珠。主教的書記一聽，就笑起來了，向主教說，普天下的珍珠爲裝飾他的脖子，也必定不夠。那是說指的那閨女，長着一個瘤子。主教一聽也抿着嘴，到底喜歡那莊家女人的誠實，就說，交給他四塊。豈知那個婦人嫌少，願意多要。主教又添了一塊。雖然大方行哀矜，也不缺少超性的明智。天主默啟他，那個是眞窮人，那個是假窮人，免的受哄騙，忘費天主的錢財。

聖人想光送給窮病人食物、藥材、柴火等不夠，晚上打三鐘經以前，他自己去看顧病人，安慰他們，囑咐他們受些苦工，爲補贖自己的罪，給他們一個聖母像，也坐在他們的床邊，問他們缺少什

麼不缺。主教雖然年殘高邁的時候，得有兩個人扶着他上車，他還願意去看顧病人。有人向他說：天天有醫生特爲的見你，瞧你的病，不用去看那些病人了，他們比你強壯。主教答應說：我若不去，那是什麼愛情呢？主教的本分比神父和教友們的本分更重大，爲當忠厚的牧童，更該照管自己的病羊，因爲他們缺處更多。聖人另外結記臨終的人，因爲他想若教他們信服我，就容易救靈魂，所以他想法教他們發望德。有一天，主教見了一位神父，給一個病人送臨終聖體，他正在街上，就問是什麼病人，神父急忙答應說是某某人，他的名字叫罪人。聖人一聽就嚇的抖擻，估量那是個極有名的罪人，別人給他起的外號，心裡想，誰知道他發了足夠的痛悔沒有，爲當得起領聖體，遂就快走到病人家裡，一

打聽就知道是個立善表的人。他才放心降福他。也相幫他得善終就回去了。聖人也結記坐監的人。有時候替他們還賬。有時候替他們求寬原情。他也不怕給衙門裡的人寫信。比方爲保護一個私賣小鹽的等窮人。有一天政府要殺三個逃兵。主教差人往達軍長那裡去求救說。若裝聾不允我的祈求。我雖然是個癱子。我去給國王磕頭求寬。他這樣救了他們的性命。有人屢次求哀矜。常不識足。主教也不發急。若是有人報怨輔理修士。給的東西太少。主教向他說。多給他一半罷。有時候有人告訴主教說。哀矜差了。相幫了假要飯吃的懶惰人。匪類人。他答應說。受人的哄騙。比賙濟窮人太少。受耶穌的責備。更好極了。

三、良善。有人想聖人這樣克己。淨相反罪過。嚇唬那不守誠命

的人如同古教的先知，必定沒有非常的良善，那是想差了。他面容常是和顏悅色的，嘴上常帶着喜笑的氣像，和氣是愛德的香味，成全神形哀矜的真事業，能教聖德成可愛的。主教甜嘴說蜜語，給神父出命，看着不是命是請，所以可買人心。有一位神父向他說，在主教手裡有布有剪子，願意裁什麼就裁什麼，主教出命我就聽命。主教說那是真的，可是長上該有節制，不該過於施權柄。

聖人死了以後五十多年，有一位救世會的修士，走遍了他的教區，打聽主教從前怎麼樣，在地裡見了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就問他說，你從前認得聖亞豐索麼？那老人說，我認得他，一說認得，就帶着喜歡的樣子。神父問他，你爲什麼這樣喜歡呢？他答應說，啊，

主教那樣慈善，我一想他，不能不喜歡。主教騎驢路過鄉村的時，常站下同我們說話，常說甘甜的話，也說取笑的話。

聖人待罪人格外良善。當時意國南邊有俗話說：若是有失望的罪人，叫他去見亞豐索利高烈。有一天在他跟前，有的神父辨論，指引人的靈魂，是該良善，是該嚴厲，都把自己的意見說完了以後，聖人接着說：良善同天主的仁慈，並同萬日晷福音更相對。讓斯尼異端人拿着天主當個霸王，那能有什麼效驗呢？耶穌說過：你們受我的教訓，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Matth. XI. 29*）。某神父証說：主教常安穩慈善，常和睦平安，嘴裡說甘甜的話，如同含着蜜一樣。一到本教區，看見規矩太鬆，人性浮燥，常辨論怕得罪人，但笑着說：主教常該打仗。有時候不得已，主教也得罰人訟人，不是出

於本心，自己也難受，就向天主說，叫我當主教，我該按主教的樣子去作。若關係天主的光榮，亞豐索如同聖巴西畧、聖基所、聖厄我畧，有無比的剛毅，至於用威嚴的樣子嚇唬人。有一個貴族人望彌撒，腿擦腿的坐着，主教向他說了一句厲害的話，他就嚇破了胆子。又有一個人求主教一件不合理的事，聖人用手拍桌子說：我在天主臺前定了主意，總不辦一個不合理的事，你該失望。因我不瞞昧良心，也總不改主意。有人同他辯理，說話沒有禮貌，他想起自己的地位來，爲破壞對頭的胆子，就說：你別忘了我是主教，或說你是同主教說話，聖人不是生來的良善，本來脾氣急躁，他的稟性如同火藥，一個火星落在裡邊就能着火。查看他辭職不當律師的那些光景，就知道聖人不是自來謙遜。他說：一個

長上發怒，那個不對，一發怒，就看着不像長上。達神父說：我同聖人在一齊度日四十年，輔理修士同他居住五十年，我們敢保，一次也沒有見他發忿怒，當着不拘什麼光景，常常慈善，看着是個沒有偏情的天神。

那南方的人不常平安，有時候不會忍耐，發急凌辱人，譬如有一個鄉下的買賣人，給主教說：你作的書不對，不很明白。有一個有地位的人，向他說：你在喬拉尼痛哭你的罪，比上這裡來當主教更好。又有一個因貪爵位沒有得着，當面譏怨他說：稱你爲聖人，却有什麼聖德呢？但公義人當得起稱聖人。主教不言語，但見這個人仍報怨，主教就說：這是過於，遂就拿起筆來，接着寫字，也不理他，叫他自已解除毒恨就完了。

聖人面容不變色，非見額上發點紅，看着他是如同花石膏像，可是他不能不覺着心裡厭煩。他既是大家出身，老軍官的血脈，更容易動情。有時候爲壓伏自己，就說我的耶穌，這都爲你。向凌辱自己的人說，看你多麼好，願天主獲贊美，或是說，願天主教你成聖人。主教想法斷絕一個貴族人的不好的來往，那個人氣的去咒罵他。縣長聽說了，就把他押起來了，主教給他原情求寬，救他出監，主教就鬆心快活。

有一天有一位總本堂給他說，我不能贊成主教的樣子，那是過於良善。聖人答應說，我四十年的工夫，勉力壓伏自己，修忍德，你願意我一會的工夫，失落那忍耐的功勞麼？教人尊敬我們好，不如教人愛慕我們更要緊。

第十四章 教宗准許辭職

◎ 格肋孟第十三、十四在位的時候，沒有准許主教辭職。主教忍耐說，得等着換了別的教化皇。我知道一定，我得死在會裡，也知道死的時候，但當平常的修士，不當總會長了。教宗剛死了六個主日，又寫信說，我身體衰敗了，也常有病，我心窄常不安定，巴不得我能再到本會，好預備死才好。

比約第六被選舉為教化皇，聖人稟明說，我耳朵背了，手肢又麻木，連一行字也不能寫，光能畫個潦草的押。我若起動，非有兩個人扶着，我不能舉動行走，不是在椅子上坐着，就是在床上躺着，也不能講道理，也不能巡閱教區。現在我快到八十歲，腦代心肺

都發疼痛。自從我陞了主教，領了四次臨終聖體，兩次終傅，一起我的職分多麼重要，我的缺欠多麼照著，我心裡實在驚惶不安，我求教宗聽我的祈求，並降福我罷，好叫我能預備死。

教宗不肯聽主教的祈求，恰好那時候，兩位救世會的修士，正路過羅瑪，去拜望教宗，問他們說：現在亞豐索怎麼樣？他們爲體貼主教的心說：他如今身抱重病，眼快瞎了，不像活人的樣子，看着是個死屍。教宗一聽就說：若是這樣，就不該教他多難受。然後教宗命人給他寫信說：聖父接到書信，也聽說身體多麼衰敗，就很難受，他清楚知道監牧功德並操心，爲此辭職之辜，他心裡不快活，可也知道說的有理，就不願意難上加難，所以忍可辭職，別不多言。

主教一聽說教宗准許了他辭職，就很痛快。有人一看就說，主教相似把腦代直起來了，也不羅鍋了。主教說，一定我看看達布奧山挪了地方，不在我身上了。他這樣說，是因爲亞加大城在這一座山底下。

城裡的人不分神父教友，男女修士都難受。總本堂說，因爲我們沒有看重天主的恩典，天主就罰我們，把主教領走了。連從前受過他責罰的人，也是心裡難受說，主教離開我們，這地方不久就要受大害。神父們說，從前多啗在我們堂口，有不合理的事，一告訴主教就辦好了，不用多結記着。現在我們怎麼樣呢？病人也說，往後誰來看顧我們，撫慰我們，輕減我們的病苦呢？聖人雖然辭職，教宗還准他用主教的權柄。

有兩位神父辭別他，眼裡流淚，主教向他們說：你們想我離開你們不難受麼？我得離開我的神子，很憂苦，可是天主的意思。我向教宗說了，我若辭職，我的教區被點害，我甘心情願，到死拉這重套。

爲選舉主教們，教宗與國王意見不同。聖人屢次打聽有接位的人沒有，得了天主的默啟，知道接位的過了好幾年，才能來到亞加大，就嘆息說：哎呀，吾主，吾主，我願意往羅瑪去一封信，求教宗讓我接續治理教區。等到接位的來到了我才走，可憐教區，你得多大工夫如同沒有牧童的羊呢。到底按當時新立的法律，辭職的主教該立時起身走，不能再管理老教區。聖人的教區五年的工夫也沒有人照管。

頭離開教區以前，一陣子憂悶上來，一陣子高興。有時候盼望走，有時候害怕走。他黑夜夢見窮人涕哭，謾怨他遠離他們。白天一看見一個要飯的，心裡就覺着疼痛。主教走遍了城裡各堂口，最後一次還提醒教友們躲避犯罪，恭敬聖母，愛慕耶穌。他自己若有虧缺，也不怕認錯求寬。亞加大修道的來見他的時候，聖人囑咐他們熱心修德，殷勤讀書，也把自己的書籍交給了他們。也說修成全德行的妙法，就是拿着愛天主爲內修的總剛，不用立新規矩，常走原舊的車轍，總不開寬路。

誰也願意得亞豐索一個記念，有人明求，有人偷拿，不久在聖人屋裡沒有什麼了。一個尊貴人拿去一個小木頭十字架，又有一個拿去了聖水瓶子，還有一個剃頭的，一看沒有什麼，但剩下一

根拐棍子，就向主教說，請主教給我這棍子。主教說，我給你，你拿
走罷。後來爲你有用。聖人死了以後，那個人見他的兒媳患了產
難，就想起拿棍子的時候，聖人說的話，就把那棍子遞給這病人，
一放在他身上，立時就好了。

聖人早起往大堂裡去，降福教友們，一出堂，人不便閃道，他同魏
神父上車，拿着念珠，呼號自己的主保，把羊圈託給吾主耶穌，託
給聖母就走了。有幾位騎士連四位神父，願意送他到巴曼尼。聖
人教他們留步，也是白說，聖人無奈就說，你們跟着教我更難受。
到上午，聖人到了奧拉城，下車往修道院去做彌撒，以後就吃飯，
給學生們演說幾句。上車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往前來，哭着求聖
人在他頭上覆手。聖人一看這信德就動了心，在他眼上畫了個

十字，那瞎子立時就看見了。

過了幾點鐘，聖人到了奧塞拉，人一見他來到了，就去打鐘，衆人都送他到救世會修院裡，喜歡見聖人，並親他的手。他上臺階的時候，看着有力量，高興，給一位神父說：現在我胸膛上的十字架，輕的多了，在主教府上臺階子，我覺着這十字架重。一到了堂裡，聖體跟前，他就俯伏在地說：吾主天主，我感謝你，把我的重任摘去了。衆位修士唱謝恩聖詠，以後就向主教說：可喜，可慶，可好了，我們能見可愛的慈父了。聖人一見了他的屋子，就說：我寧願意在這巴憂尼修院小屋裡，不願意在主教府裡。該說是天主自己全都辦成了。

卷四 回至修會到死 (1775-1787)

卅

第一章 聖人又治理修會

一進入修院屋裡，很平安靜默，可是不久，就覺出十字架，從右膀挪在左膀。後來又活了十二年，數着這十二年受的苦大。天主願意教他忍受各樣痛苦，和耶穌更相合，如同一個窰匠，將要竣工的時候，必定更加努力，希望器皿成全。

自從十三年以來，亞豐索託了魏神父替他治理修會，自己只管大事。一回到巴夏尼，就得仔細管理小事。因為他上了年紀，又常有病，也看出責任，日見重大，就覺着難以擔承，因為當時除了在本國立的六座修院以外，又立了三座，一座在希非理，一座在福

老西一座在貝艾王。全在教宗國都裡，就很喜歡，因為這樣不受納波里政府的欺伏。修士遵守會規，不能有所阻當。到底立頭兩座修院，喫嗑更不足。又費事，又缺錢，宅子也不寬綽，兩三位修士住在一間屋裡。

聖人寫信說，我不知道該去投奔誰，我是個窮乞丐，該別人錢不少，巴不得能將我養老的錢，送給你們，到底現在手裡只有半塊錢。後來再寫，不能相幫，我常難受，遂就歛了十三元，又添了二十七元，就送給你們四十塊，盼望不久再多相幫。無奈何，聖人就吧四個客人的飯單，賣去了，把所賣的錢，送給他們。有一次，他想着再把車馬賣了，或少吃一頓飯，到底那是太過，修士們不願意。聖人的心火同明智相連，因此他給院長寫信說，不要蓋別的房屋。

也不要過於裝飾聖堂，不用買石膏像，也不用新祭佩，我禁止搭花美的祭臺，過瞻禮的時候，不用放鞭炮，點花子，更不要掛綢帳子，但用樹枝子，點上蠟，陳列幾朶花，這樣就同我們神貧相對了，窮苦樣子，對於天主，或對於我們沒有妨礙，聖人又提醒修士們說：起頭立修院，雖說常是窮苦，亂騰作難，可是也得全守會規。

福老西院長方神父管事，太隨私見，會長給他寫信說，但告訴我外表的事情，不說緊要的理由，我是不願意的。現在我感謝天主賞賜我還沒有死，也不糊塗。再說，我當律師，當主教，出了許多主意，管了許多事，現在我既是又當了總會長，不告訴我，是爲什麼緣故呢。所以我願意知道一切所操所爲的，若有人請你們上別處去講道理，該告訴我，如果要緊，就遣發人給我送信。若是有主

教請你們，該答應，沒有總會長的寬免，我不能允許。

福老西修院還沒立前，貝艾王主教，求了聖人在他教區立個修院。納波里國王，五年的工夫站了貝艾王城，然後就還給了教宗。教宗立時派定一位主教前去調查，看如何能振興那教區的心火。龐主教想，既耶穌會沒了，請救世會來才算妥當。會長無奈也隨了主教的意思。到一七七七年，聖心瞻禮，救世會進了耶穌會修院裡。教宗也賞賜他們格外的神恩神權。

前幾年教宗也請了亞豐索在羅瑪立個修會，當時沒有成功。聖人不但難受，還是感謝天主。說教宗若是決意教我們在羅瑪立個修院，雖是閤修會都相反我，我也必定虔敬的樣子，求教宗另改主意。我們在羅瑪作什麼呢，那裡不合我們的終向，在羅瑪

宣傳道理，有一千人能替我們出力，我們的修會，該正式照管山上和鄉間的人們。

聖人常想法教修士專務內修，給他們寫信說，我腦袋空虛了，沒有力量，沒有精神，我常把一塊濕布放在額上，不使腦袋昏迷。可惜，我是長上，我若不是當家的，尚有可說，我既是當家的，不能不記載天主的寵光，因為天主不是默啟在下的，乃是默啟長上，該如何辦理。聖人既有大心火，常勸勉提醒責備修士說，我聽說在修會裡沒有從前那麼熱心的，就很難受，不願意看見你們冷淡。我請諸位修士多管自己，專務內修。有人給我說，有的修士修神貧，苦身克己，覺着沒有什麼滋味，莫非我們進會，是為遊戲，貪圖安逸快樂麼，難道是為放賬得利息，如同那世俗人一樣麼，天主

用別人照管我們，該如同領受天主的哀矜。

又寫有人不肯聽命，若沒有聽命的德行，救世會也雲消霧散了。我們的修院就成了嫉妬罪惡的修院了。有的神父求往這裡，往那裡去講道理，若隨自己的私見，隨便去講道理，能結什麼效果呢，不如出會，或是充軍到一個不能開口的地方。

聖人當時很不喜歡修士們回家，現在還是這個主意，他嫌院長神父們規矩太鬆，就告訴魏神父，不要過於良善，他願意本會如同聖教沒有沾損，又寫信說，凡是不改毛病的人，就成了傳染的瘟疫，該罰就罰。若有顯明的虧缺，該罰明補贖，若有人不聽善勸，固執不改，該攆他們出會。修會不圖人多，但望人好，只有十位真心愛慕天主的修士就夠了。聖非理伯艾里說過，爲感化普天下

的人，十位聖人就夠了，因此我就拿定主意，若有不立善表，不愛出力的這兩等人，一概不許久在會裡。我的神兄弟們啦，我說的什麼，你們該懂。寧願你們聽命，不願你們犧牲自己一百次，或行一百樣善舉。若是有人嫌太苦，我能寬免他出會還俗，因為天主喜愛甘心獻己的人。(S. Cor. 13) 不喜歡有所勉強不樂意的僕人。可笑有的人謾怨說，在會裡於衛生大有妨礙。難道說人進會，是盼望得長生的法子，吃不生病的藥材麼？你該知道，人得死，頭死以前，還得生病。我可愛的神兄弟們啦，我愛你們，過於愛我的同胞兄弟。一個修士出會，我覺着有說不來的苦痛，到底我若看見一個肢體長了腐肉，無論多麼難受，必要用刀割去。

那都是聖人不得已向固執不改的人說的話。他囑咐在上的說，

該先用善言勸說那不守會規的人，暗地裡責備他們，又說：你們待他們要良善和平，有禮貌，我知道有時候管一個人，得有聖人的擔待，到底爲感化他們，長上該手裡有刀子，嘴裡有甘甜的蜜語，才是了。

再說，看着聖人待修士厲害，還有別的緣故。聖人願意修會發達，廣揚了。他說：我知道吾主耶穌喜愛修會，如同自己的眼珠，因爲我快要死，不能得見修會發達，說發達並不是因爲將來得財帛，得光榮，乃是因爲要光榮天主，救人的靈魂。將來有一天我們都在天堂，週圍我們，有數十萬靈魂，當我們的花冠，爲我們的喜樂。自己在修院裡守各樣會規，默想，省察，看聖書，不但看聖書，還是編聖書。編書以外，屢次拜聖體。每天過午，就從三層樓上下來，往

* 堂裡跪拜聖體，每天拜苦路。那十四處在一個修院的廊房掛着。當時聖人八十八歲，人一看他不料想，不久如耶穌，有人負賣他，誣告他不聽教宗的命，摘去他治理修會的權柄，並且也要經過可怕的愛悶乾苦，死在一個無形的十字架上。可是埋葬以後，才得安所。他的墳墓大發光明，他的道理也要遍傳天下，光照聖教。他的德行，也要噴射各樣的香味。



第二章 救世會遇着大危險

自從救世會立起以後，直到如今，平安的時候少，擾亂的時候多。可是現在修會要被窘難，比從前更緊急，更厲害。聖亞豐索說，我的週圍淨是荆棘，不知何處能得轉運，才不被刺，所以常不得安

息。這話說的不是過於，因為當時仇人願意把救世會完全推倒，魔鬼見耶穌會如同一個大樹刨出來以後，還有救世會蘆葦的生長，更覺着沒有臉。馬大人常不撒手不解恨說，國王沒有准許立救世會，那修士反對國法，他們的出產又格外的豐富，聖人覺着危險很大，幾乎要失望。他寫信說，我們遭此大難，大家都該謹慎，恐怕政府取消我們修院。更可好的，就是聖祖要死，沒倚靠了，所以他安慰會友說，救世會本是天主立的，並不是我立的，我死後還是保存不滅。

有的說，國王既是不准修會，就不該帶着修會的樣子，各修院可以獨立。有的說，為發達修會，於嚴齋月內，該往大堂裡講道理，或是開設大學堂。到底若如此改換規矩，可怎麼能在鄉村講道理。

聖人仍不灰心，就答應說：經上說，把福音宣傳與貧窮人。你們放心罷。天主比達總長，比我們一總的仇人能力更大。就再三再四的振興修會的心火，不使過於敗興，堅心倚靠天主的全能。又給諸修士們說：我們別怕受氣，請看冬天的草木，均被大雪蒙埋，那草木不但不被害，反倒扎的根子更深，來年且能多開花結果。我們受氣也是如此，受些冤屈，能堅固天主的工程。又設喻說：為草木最有妨害的，就是咬草木的蠹蟲子，我們也是一理，在我們身上最可怕的蟲子，就是內裡的毛病，明知故犯的罪過。一個人犯一次規矩，比受一百窘難更教我傷心，我們該愛小屋內獨居，越被窘難，越該親近吾主耶穌了。

人不是白靠着天主，當大危險的時候，達總長辭職了，接位的桑

諸侯向救世會，但擋不住惡黨告修會，奏書稟報國王。有一個說救世會暗裡成了另一個耶穌會，國家不加小心，那修士們不但在鄉村裡傳教，恐怕還在大城裡多管事，無論何處，也要出力去辦，如同耶穌會士一樣。但仇人搶神師的職分，未免太冒失，說修會的神學裡，有些差錯，還得矯正，而且亞豐索的書籍，等着查考完了，才許觀看。還不許神父們講道理，聽神工，末了又說，不知道這修會有什麼益處，不如取消他才好。

聖人一聽這話，心裡不亂，但說，那主意不是國王的意見，更不是天主的意思，就給總長寫信，求他在國議院受審判，也求了兩位主教把他寫的那封信呈與總長。聖人在諸事以上，拿着祈禱爲緊要，想起聖亞格伯說的話（*Jac. V. 16*）義人熱心的祈禱是大有能

力的，所以給納波里方濟格會送錢，也給別的修會送蠟，求他們明供聖體。聖人爲感動天主的慈心，很信服這個法子。一遇着大危險，常是照樣投奔天主。沒有失己所望的，果然在議院那裡過堂，有人勸他親自往京都去。他說，我去沒有別的好處，只是教孩子們鬧着玩。看我坐車的時候，就納悶，問我是死了是活了。我爲保護修會，滿心願意犧牲自己的，可是爲閒事，我不願意白白的失落了性命。但提出一張呈字，請了三十位主教畫押當作保人。這一次過了數月，還沒有過堂，聖人不怕官長如何說，光陰如同一個合氣的人，誰受罪，他就伺候誰。

果然待了二年，那嫉妬的浪頭平息了以後，教部總長求國王定案說，救世會沒有相反國王的意思，結了許多好果子。國王看透

理由、心裡就喜歡、說明自己准許修會存立、又爲證明自己信服救世會、就請他們在國內各處、傳比約才放的、如必畧大赦。

仇人一聽、就很有生氣、報怨不止、爲恢復臉面、他想另打官司。官司未完、就得了暴病、剛出洗澡塘、咽了氣、別的一個出門死在車上。馬大人早已敗家死了、聖人四年的工夫、供給他的寡婦連六孩子所用的、如此辦法、是以德報怨。這大人從前矜誇自己說大話、管保把救世會埋葬了、豈不知修會常在、他反早已變成灰土了。聖人因爲信服天主、就得勝了、平安以後、他傳通信、命修士們四個月工夫、每天晚上添幾端經、再念三遍聖三光榮、爲感謝天主之大恩。

第三章 聖人的幾樣善舉

修會被窘難的時候，聖人在屋裡獨居，心裡說：這可怎麼樣呢？因為他常翕合天主聖意，也壓伏自己，就不許憂悶的雲霧蒙蔽心裡的平安，四外的天濤上來了，颳起暴風，在他心裡，可是晴天發亮。亞豐索在一個大苦像跟前，不是念經祈禱，就是提筆編書。在屋裡還供着三個聖母像，牆上掛着耶穌苦難像，在低桌上，陳列了幾本書，有三四把草椅子，並主教的舊椅子，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傢具，無論何人求他指引，解除疑團，他也不推辭。若沒有醫生的命，就不肯出門坐車。有人提醒他，賣去破馬，換個好的他不聽。但無論銀錢多少，常盡力去花哀矜窮人。每瞻禮七，用兩個人把他抬到講道臺上，宣講聖母的道理，一開口，就有精神，有心火。有

時候也往女修院講道理，其中曾有彼此不和睦的修女，不得平安。別的神父勸說也是無效，聖人一勸，修女就一齊跪下，全認錯。有時候主教不在，也發現自己的能力。如有一個女院長，長了一個毒瘡，聖人送給他一杯凉水，他一喝就好了。若有病人臨死的時候，還不回頭，亞豐索到他跟前，就歸向了天主。有個外科軍醫官，病的很重，也不回頭，聖人勸他一點鐘，能教病人念元由的元由，救我罷就好了。有個固執不改的兵卒，給他開了工，下主日瞻禮七，主教請眾位通謝聖母之大恩。

到一七七九年，聖人不顧自己的年高病重，就去相幫奧塞拉教友，因為在那裡五個月的工夫，沒有下雨，四外都旱了，什麼也不生長。他穿着紫衣裳，也有人扶着他，往堂裡去了，後來走至廣場。

提醒人後悔已罪，作補贖，有一點鐘之久。第二天他去朝拜一個聖母像，念經祈禱，以後轉身向衆教友又說：你們堅心倚靠聖母，告解領聖體，到下主日必定下雨。聖人不說別的，及至下主日還是晴天，萬里無雲。人都說：這一次主教可說差了。忽然晚上颶起旋風來了，濃雲密佈，大雨傾盆。有人慶賀他，主教說：有人想我說，了未來的話，就是先知，我告你們說罷，那是無意之間，我並不是先知。

當時聖人屢次說，艱難災殃是天主的罰，因爲人放肆犯罪，理當受罰。那時候法國有名的著作家窩耳待，編書譏笑聖教會。不料想納波里太太們，很愛看他的書，並盧騷的演說。聖亞豐索想反對，無奈年紀過大，力量太小，就贊成提醒法國勇敢的神父不撒

手不置筆。才聽人說窩耳太想着回頭認錯，就歡天喜地的感謝天主，也有意給他寫信道喜慶賀他，請他編一本反對自己書籍，也反對盧騷爲賠補從前講差道理的過錯。傷害許多無故少年，提醒他們自由隨便，竟敢忘了天主，並自己的靈魂，信沒有捐去。後來聖人知道窩耳太回頭是個謠言，這音信沒有確實的踪跡。他一聽，心如裂破了，就嘆息說，爲教天主待一個人，異常仁慈，該在他心裡有點誠實的萌芽，忠厚的根本。若窩耳太心底完全不濟，必定是回不了頭，實在不多幾天，窩耳太死的很兇，數月以後，盧騷雖然當初苦口說了尋死，實在不好，自己却上吊尋死了，可見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相矛盾，反倒當時有名的意國詩人真心回頭，可安慰聖人的老年。

第四章 馬神父私自更改會典

國王喜愛救世會，因此有人想着到了時候，再求政府批准會典。聖人也是這意見，想這樣可以閉住對頭的口，就問納波里明智人，另外戴主教的意見，都一口同音說，可以求國王批准。只管不提修院能承受家業，能放賬這兩條。聖人也不反對，可常說，不許更改會規。因此他就託馬約愛神父經管這大事。馬神父是納波里修會的參謀。他說，我們參謀會商議的時候，什麼也不該洩露。若有人冒然說一句話，恐怕修會的對頭起疑惑，猜訪我們沒有正經的意思，就能壞事。修會必定被害，看着那個主意出的不錯。

言之有理，參謀神父都吞聲靜氣，什麼也不提，也不顯露。

可惜會典一到他手裡，就同西參謀神父拿起筆來，刪去這一條，加添那一條，隨意更改攙假，以至於救世會內外的規矩，都改換了，不像從前聖人立的修會。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人多在一齊，你往東，我往西，你偏這，他偏那，早晚在納波里，都知道馬神父同別的修士開會商議的事理。那個消息，就把修士們都搖動了，他們一聽，都反抗不已。聖人想不到能出這樣哄騙人的差錯，就發奮勉力，解釋別人的疑惑。他給喬拉尼高神父說，有人胡言亂語，說我願意立新規矩，到底我愛守舊，不講究新鮮，以至到死，我什麼也不願意更改。我聽說有人造這謠言，心裡很難受，那是魔鬼的詭計，他願意擾亂我們的平安，沒有相反公規的地方。

修士問馬神父怎麼樣。人揚動的謠言是真是假，有緣故沒有。馬神父急口答說：都是假的，沒有的事。

聖人在別的神父跟前說：我可敢保不更改會規，但把承受產業那個題目取消了，因為國王不要這一條，沒法該聽命。可是疑惑日盛一日，聖人也就害怕來，給馬神父寫信。馬神父答回信，寫了半清不混的話。到九月裡，他自己壯大膽子，到巴戛尼，把更改的呈與聖人說：除了領受產業的條件，並別的零碎條件，都是按羅瑪聖座定的。他抄寫的書淨差，鈎過來的地方不少，寫的字很微細，以至看不清。亞豐索因為眼花，就把那會典交與魏神父看。魏神父一見就看清，會規不是會規了，也改了名字，不說會典，說規程，把三個聖願取消了，沒有神品一說。魏神父問馬神父這是

什麼意思，他立時答應說：國王不認可教人發聖願，不願意批准修會，我們不能給國家定法律，該受國家的裁判。再說，該將就着，爲領國王批准，值得受這小屈，改幾條微小的規矩。

魏神父慚愧，過於良善，他不敢相反馬神父，也不敢向亞豐索說明，改變了會規。他把抄寫的會規，送給聖人，也想不到有什麼關係，給他說，都可以。

聖人信服馬神父的話，另外靠着魏神父的證據，就放心，拿着別人的疑惑當誘惑。但前年，國王准修士們隨便出會回家，聖人盼望不添這條不公道的規矩，他覺着沒有要緊的緣故，修會不能攆一個修士出會。修士們彼此沒有合理的緣故，也不該離會回家。他既受了修會的教訓，並修會的供給，就該爲修會一輩子出

力。聖人一連數宿的工夫，左思右想，不得安寧，給馬神父寫信說，這條規矩，不一定是國王的意思。馬神父答回信說，已經商量妥了，不許再提。到一七八十年，馬神父把新會規，奏明國王的參謀會。朝裡的大師、教部總長、連別的議院，想着體貼聖人的心，悅樂他就批准了。國王也准許了。馬神父自己不敢去見聖人，就託了貝艾王院長賈神父，把會規送去了。那時候亞豐索病的很重，他把馬神父的書信接過來，未從拆看，放在一邊，不勝歡喜說，我有意苦難瞻禮六，請各會友，都重發願。會裡還有人疑惑說，重發願以前，我們願意再看一次會規。到晚上，他們求了魏神父，把馬神父的那封信，看一看。一看都奇怪驚訝，規矩都更改了。

這一黑夜，修士們把那新會規抄了一遍，彼此商議。第二天，天還

未明就叫醒聖人訴冤。亞豐索一聽就如昏迷了，想不到能出這樣奇怪事。他自己讀那張紙一看，心動的不能往下念，然後轉向魏神父嚴厲的樣子說：我想不到，神友這樣賣哄我。遂就向衆修士說：我既是當總會長，就該完全監查，到底你們知道。我念一行書多麼費難。後來面向苦像大聲說：吾主耶穌，我信服我的神師。除他以外，我能夠信服誰呢？我受了哄騙。不說別的，這一天午前，難受至極就大哭了。過了幾點鐘，勉強自己吃了一點，常流淚，看苦像說：主子，別罰無罪之人，但罰壞你工成的人。一連數宿，不能睡覺，難受過分，活不長久，但不多幾天以後，又發勇敢，還不知道拿什麼主意，就把最可靠的修士們，傳到跟前來。其中有達高二位神父。聖人給高神父寫信說：我有瘋症的危險，馬神父立的新

規矩大概都相反我的意思，在這裡的少年修士都發急了。若不願意教我瘋，或猝死，該撇下一切，趕快來。聖人也給貝艾王院長賈神父寫信說，那位能顯聖跡的范主教，查考了我們的會規，司紅衣主教也矯正了。末後本篤第十四也批准了。現在又都顛倒了，也不知道誰願意守這些新規矩。改規矩的不是國王，也不是國家大臣，乃是馬神父一人改的，我不疑惑他有不正的意思，我可也不以那新規矩，當天主的工成。

聖人正寬免他的時候，馬神父在納波里造謠言說，聖人勸修士聽命守新規矩，很是作難，閣修會都違背他，不服他管。因此馬神父給朝裡的大神師戴主教說，該想法教人完全守新會規，不要遲緩。戴主教給修會傳通信，勸修士們守新會典。聖人想法命高。

神父接馬神父的任，也提醒他回頭，他寫信說：我們把從前的事都忘記了，扔之腦後，完全不提了。你回到喬拉尼修院，若不如意這地處，任你挑選別的，隨你的便，也該知道，我這一面，還同從前喜歡你一樣。接着當參謀員，不拘商議什麼大事，你還能出主意。把你的名聲託付我手中，我在修士並外人面前，常結記保護，因着耶穌的聖傷彼此求平安。

到底馬神父走差了，多邁了一步，求國王說：救世會的人不肯隨新立的規矩，一概刪去他們的名字，強迫着他們出會。聖人立時變了心，命高神父去見戴主教，說明現在光景的來理，閣修會很不通快，不能強迫一百讀書修士守新會規，他們沒有許守這規矩，就不必守。又告訴戴主教我老衰，倒不糊塗，馬神父辦法可至

於混迷我，但我的明悟却是還清楚。可惜戴主教也幫助了，立新規矩，看着那規矩很對服很合式，不但不願意取消，還想法催人遵守，越早越好。

※

第五章 聖人開總會

救世會不喜歡戴主教的心意，也不是沒有理，他們沒有發，守這些規矩的願，這是一個難處。修會裡有許多人，謾怨聖人並參謀會，他們漸漸少敬愛聖人，那是另一個難處。聖亞豐索一看從前同志的修會，現在不和睦，心裡就苦到極處了，也不得安慰，但在苦像跟前，獨居祈禱。這光景長久不了，該另拿別的主意，聖人決定說，暫且不用守新規矩，先開總會，請各修院派定兩位神父商

議如何奏見國王。不料想那個法子不但沒有叫人和睦，反倒把修會的裂縫弄的更大。

在福老西修院裡有一個姓雷的修士，脾氣不勻適，同別人肯辨理，不好聽命，因此聖人命他數次挪地方，他越挪地方越惱怒，至於盼望早晚在聖人身上報仇。及趕在京都馬神父擾亂修會，他就想着趁這好機會離散，且敢挑唆教宗國都的修士，同納波里修院分開獨立。他表顯提倡守會規的心火，稟明教宗說，亞豐索破壞了舊規矩，改立新規矩，不但在納波里，還在教宗國都裡。教宗認識聖人，待他格外有恩，一聽這話就很奇怪，可是天主也許了他上當，信以爲真。教宗急忙告訴本國的四座修院，該守本篤第十四准的會規，一點也不更改。當時正是聖人傳了通信，命各

修院在巴戛尼開會。教宗國都的四座修院，不答理，如不知道。聖人一看，就奇怪，不得已就出嚴命，教各修院，派定兩位神父，往總修院裡去。這一次，各修院就聽命，選舉了委員，其中有雷神父，就都往巴戛尼去了。

到聖母月開了大會，修士意見不同，大概都惱怒馬神父。有的說，該把他從會裡攆出去，改會規的時候，自己隱瞞不提，輕慢別人的議論，把自己的修會犧牲了，天主不好寬免這過錯。就革了六位參謀神父的職分，聖人又謙謙遜遜的辭了職，也不後悔，也不報怨，只盼望如同若納先知，平息了海裡的浪頭，搭救坐船的人才好。

修士們又投票選舉一個總會長。因為聖人上了年紀，自己也立

了會，就又又被選舉了。魏神父不當副會長，高神父接他的位。聖人怕出更大的妨礙，就都允許了。開會的時候，但定了一個志向，就是打發了兩位神父求國王，再准修士發三大願。

但一個月的工夫，什麼也得不了，反倒雷神父不撒手，往羅瑪去了。說納波里修院摔倒了，不服教宗的管轄，巴曼尼開的是奪權柄的會，不是亞豐索受了哄騙，是他自己願意在教宗國都裡引領納波里修院立的新規矩。雷神父本意願北修院離散納波里修院，自己獨立，另選一個總會長。教宗一聽，也見怪，也不痛快，總不懂得亞豐索的辦法，解不了心中的疑惑，估量不透有什麼意思。想聖人因為年紀大，身體衰敗，為躲避救世會被取消，不得已就隨了納波里政府的強迫，因此他就命了聖部的書記，告訴屬

羅瑪四座修院，接着守本篤第十四准的會規，不許更改，若不如
此，聖座想法定奪治罪。

聖人一聽教宗的命，心裡就喜歡，想至少在四座修院裡，還遵守
老規矩，就一心感謝讚美天主。可是樂極生悲，不久聽說有幾個
納波里修士，恨不能守老規矩，往教宗地貝艾王修院去了。聖人
一知他們離開，就低下頭，欽崇天主的聖意，就求貝艾王總主教
再查考各事的來由，寧願不當會長，但願意修會得平安。聖人也
勸修士們聽主教的安排。

可惜那時人急的不得自主，聖人無論出什麼主意，也是白費心
機，無有用處。雷神父反倒求什麼得什麼，他吩咐本國的四個院
長，往後不要再聽總會長的命，也不要讓納波里修士回本國。所

以聖人請貝艾王老修士們來到巴憂尼商議說明出了什麼事。不得別的回信。

聖人是禍不單行，此苦未完，彼苦又來，以至苦上加苦，永無間斷。雷神父有意開會，爲北邊四座修院特特的選舉了一個總會長。羅瑪聖部問了納波里教宗的欽差，爲什麼救世會不和睦。那欽差問了總主教，這兩位主教商議，先聽被告的話，因此命聖亞豐索將巴憂尼開大會的來理實據，都送到羅瑪。當時納波里政府很嚴厲禁止同羅瑪交接來往。聖人自覺給羅瑪聖部去信，也是無效，也很爲難，不如差兩個代表說明，修會起爭論的緣故爲安。因此求寬兩月的工夫。雷神父就說，亞豐索所以遲緩，是因爲沒理，是哄騙人，是推辭不聽命。再說，這四座修院長久工夫沒有會

長不能不被害。教宗也不收亞豐索的書信，也不見他的代表，就出上諭，定納波里的修院算出會，革去他們，摘了聖人的職分，也派福老西院長方神父當北邊四座修院的會長。過了三天以後，亞豐索的代表到了羅瑪，已經太晚了，聖部的主教們，剛才出城走了。

聖部的書記給貝艾王主教寫信說，聖父揀選方神父爲救世會會長，因爲從前的總會長私自立定了新會規，就革了他，所以他出了會，也沒有權柄，請主教們令本區修會守老會規，一條也不許更改，也得按會規聽方神父的命。

聖人接了這上諭，如同不醒人事，昏迷過去，不久就想起教宗的意思，是天主的意思，就說，我有天主就夠了，只是他寵愛我，就滿

了我的心願。教宗願意如此也可。願天主獲讚美。然後他接着預備領聖體。我們可以設想聖人，這樣信服教宗，爲他一輩子出力。如今教宗疑惑他，就失了寵，他立的修會也分散了，心裡是多麼難受。雖是這樣，一句報怨的話，也沒有說出口來。修會報怨別人，欺伏聖人的時候，他但說教宗這樣定斷了，天主獲讚美。教宗的意思，是天主的意思。

方神父既是總會長，亞豐索爲立聽命的表樣，願在他手裏發願，就本國修士們跟着聖人，還盼望和國王調好了。但倆月以後，還沒有成工，所以雷神父求羅瑪，不但取消納波里修院，不屬修會管轄，失了教宗賞的恩惠，並且不許再給聖部寫信。聖人一聽就說：「天主願意什麼，我也願意什麼，不願意別的。」他倆代表來到羅

瑪以後，雷神父說，我告訴了教宗，他受的哄騙，聲明聖人無錯，都是白白的。教宗很不喜歡他，再提他的名字也不願意容忍了。聖人只說，摘去我會長的地位，那不要緊，還有我的耶穌，我的聖母沒有奪去，這就夠了。看他的行爲，一舉一動，不想自己的便易，不圖自己的名譽。他聽說別人管理自己的修會，得了進步，廣揚發達，他就滿心樂意。但有一天，聖人謝完聖體，照常起了個頂厲害的誘惑，他想救世會不久就要消滅，全是因自己的罪孽。又想到天主棄捨了他，必定下地獄。那個誘惑起在心裡，如同閃電那麼快，他發謙遜，發望德，魔鬼向他說，你靠着天主，那是妄想，你下地獄，那是一就的了。聖人受誘惑，幾乎受不住，即用盡力量，只用哀苦的樣子說，我兄弟們，救我罷，魔鬼教我失望，救我罷，我不願意

得罪天主。當時有兩位神父跑來了。閤修院圍着他。他一個勁兒的哭着說。天主罰我的罪。棄捨修會。你們相幫我罷。魔鬼逼迫我無法可使。到底我不願意得罪天主。

魏神父提醒他。振興信德。就平安了。聖亞豐索面向聖母像大聲說。我的聖母。我感謝你救了我。我的母親。還相幫我罷。耶穌我的盼望。教我不被永遠的羞恥。達神父說。晚飯以後。我們見他。他就平安。給我們說。魔鬼整天誘惑我。失望。到底聖母保護了我。感謝天主。沒有隨從他。聖人後來又受了這誘惑。魔鬼不離開他。可是他又戰勝了魔鬼。有的修士可憐他。報怨羅瑪定的章程不對。他就插嘴說。教宗定的好。願天主獲讚美。教宗的意思。是天主的意思。聖人抵擋誘惑以後。雖然有病。下瞻禮七也去講道理。請教友

爲那頂難受的修會念經祈禱。

第六章 聖亞豐索屬方神父管轄

聖人內外完全聽命。就立時認出方神父爲會長，毫不疑惑，也拿定主意往貝艾王當平常修士。到底因爲上了年紀，又常生病，再一說，還有別的阻擋，怕走了以後，納波里政府，同聖座起爭論，給方會長寫信說，我情願聽命，往教宗本國去，會長只發一言，我就起身走。方神父給他寫回信說，你放心罷，不要來，不來也是在會。教宗一出上諭，算取消納波里修院，宛如雷電霹死會友。他們就分散了，有的往教宗國去了，有的回家，惟獨馬約愛神父還了俗。聖人雖然給他說，你必定得了寬免，他仍不聽，就給納波里諸候

當書記、死的不善、可到臨終、他發現後悔的心說、搖動修會是怨我、

聖人知道教宗不喜歡他、也不敢原情、就嘆息說、巴不得教宗知道一切光景、必定不棄捨我、既不失望、就奏明聖座、從立救世會到如今、有何來理、把這奏書送給貝艾王紅衣主教、請他求比約第六觀看、主教就把那奏書送給羅瑪聖部、後來不見回信、聖人還是傷心憂悶、他怕納波里國王不很樂意、消滅了納波里四座修院說、我們沒罪就受罰、教宗知道四外的人如何禁止我們、不能行動、也知道沒有救線。

也有某主教給教宗寫信、求他還給救世會從前的權柄、他接到一封回信、信上說、聖座但把本篤所准的權柄恩惠、賞給了救世

會。凡是不守那老會規的，算出了會，不能同修會相通了，無論作什麼也不算了，如同沒有權柄一樣。有一位主教一看，就不請救世會友講道理，但請教宗國的修士，想他們是聖教真兒子，教會真修士。其餘喬拉尼修士們，他們分立了，巴不得天主教光照他們，教他們懂得，不聽教宗的命是如何不對，因為耶穌託付教宗放他的大小羊，沒有託付別人。

當時納波里國修會爭論，許在會裡度日不許。從此看來，聖人五十年的工夫，用盡心力伺候聖教，想不到落在這個地步，教人拿着他當教宗的反叛，求天主教他回頭改過。這些困苦能不傷聖人的心麼？雖是傷害他，可不擾亂他。有人勸他求國王救援，他給高神父寫信說，倘若現在有一位神父求國王幫助，我必定不赦。

他的罪，請你禁止別人用這法。亞豐索素日喜歡靜默，默想耶穌苦難，看聖若瑟憂拉桑斯的行實，因為這聖人，到八十五歲上也受了欺服，在羅瑪聖部也被了告，失了權柄，也失了教宗的寵信，可是後來格肋孟第十三教他列聖品，天主也救了他的會。

聖亞豐索不撒手，不灰心，想起國王許了報答，講如必畧大赦的修士，因此就求他，既是廢去聖願，至少能發誓修神貧，守會規。國王允了這個祈求，聖人及方神父估量，這樣教宗寬免，南北兩會聯合。聖亞豐索立時把國王的上諭送至羅瑪聖部，也求管事的雷神父不要阻擋，南北修會合二爲一。說：你若不願意和睦，必定一輩子後悔，可後悔不及了。因此我請你看耶穌的聖面，滿我所願的罷。趕你在苦像跟前，獨自跪下的時候，想到這個地步。我用

口親你，求天主相帮你承行他的聖意。此外我不求別的恩典，就是毫不違背天主聖意。

雷神父固執不肯改變，他在羅瑪聖部跟前演說，亞豐索相反教宗的意思，不願意發三大願，但願意發誓。我們衆位要什麼，就是本篤第十四的規矩，不要利高烈的規矩。再說是教宗該定規，並不是別人能給教宗定規。

蔡紅衣主教給聖人原情，求看他的年紀並出的力，終究講和睦，可惜白說一番，都反對。另外發言的紀主教，驚訝雷神父的心火，奇妙他的注視，就極力抵抗。不久聖部書記把開會的目的稟報了聖座，教宗仍然照前定斷。聖人知道教宗沒有批准，也不抵抗，也不嘆息，但說天主願意什麼，我也願意什麼，天主的旨意乃爲

諸事的綱領。

忍耐不是失望。當時聖人八十五歲，身體雖然衰敗，靈魂却是剛毅，決意再得教宗的恩寵。爲時不久，恰好方神父在貝艾王同北邊四位院長聚在一齊，他們同心合意的商議，怎麼能教南北修院再合成一會。他們想着把這南北修院分作兩個省會，商議完了，就打發達神父往羅瑪去。未從起身，忽聽教宗出了羅瑪，往意國南邊去了。聖人求貝艾王及加艾德主教，欽見教宗，把修會所以擾亂，不和睦的來理，稟明了教宗。教宗不肯聽從，到底加艾德的主教再三的說，管保亞豐索受了哄騙納波里國修士沒有規矩，很覺爲難。比約第六聽說此言，立時動了慈心，說該老老實實的，給我說明，先前會裡出了何爭論，因爲更改修會的規矩，全是

相反聖教律例。主教又說，聖人的德行，是常慷慨大方，全守聖座的規矩。教宗說，我知道他是個聖人，常不斷同聖座結合，雖說是聽命，他可沒有在這事上發現出來。教宗降福他，也降福了閣修會，又添一句說，請修士們來見我，誠實說明了何事。

聖亞豐索一聽，就很樂意，請求會友祈禱做彌撒，以後又差高梁二位神父往羅瑪去，託付他們，除了管理修會公事以外，再求教宗解釋自己的疑團說，論神品我發願聽院長神父的命。教宗既不認納波里院長爲長上，我還該聽他命否，或隨我神師的意見。也求教宗可憐我，再想起從前的慈善，待我何樣周到。高神父沒有看清那事的緊要，所以沒有稟明教宗，但給赦罪的紅衣主教說了一遍。主教贊成那個聖願說道，亞豐索若起疑惑，能隨神師

的意見。這是個人的私事。至論修會的公事，找不着和解的方法。雷神父總不願意南北和平了，說：若我就成不了，我若落到亞豐索手裡，他必定謀害我。

聖人的代表奏明聖部沒什麼效驗，聖部答應說：候雷神父的信，看他說何如。因此紅衣主教又開了會。即聖座告訴高梁二位神父說：從前怎麼定的，就怎麼算。往後不許再提別的，即便提起來，也是不管，拿着不當回事。那兩位神父雖沒有成功，還不灰心。在羅瑪待了幾個主日，然後想着多待總沒有益處，就回巴憂尼。

聖人一聽他們敗興的話，就說：我已經有六個月念經不求別的，但說：天主你願意什麼，我也全願意。看來，聖人一句諷怨的話，也沒說，就棄捨一輩子的工程，都奉獻於天主。上了年紀也沒有光

彩，也不得平安，都甘心忍受。我們懂不透天主的奧意，聖亞豐索常爲聖座出力，一輩子用心聽他的命，敬重聖座立的規矩，教宗待他格外刻薄，聖人反到還是孝愛他，親他的手，可不報怨比約第六，但報怨那詭詐忤逆不孝的修士。

出

第七章 亞豐索失寵忍耐

有的修會幾時被惡黨搖動，幾時更發達，那都是天主安排的。救世會才分立了，看着不能多結果子，恐怕因着不和睦的緣故要死亡，雲消霧散了。可是修會裡如同麪裡放了酵子，這麪早晚要發起來。當時因爲修會有能力，有效果，在教宗國內新立了三座修院，一個在羅瑪，一個在古表，一個在杏里烏。方神父告訴聖人

說我們才立的修院是沾了你的光。聖人寫信慶賀他說我接到你的喜信不禁欣喜我就感謝天主揀選了我起頭立修會也喜歡你現在成全我當初作的也感恩不盡如今的教宗爲光榮天主辦成這樣事業。魏拉尼神父從前跟亞豐索同擔長上的責任自作自受因爲軟弱今得同喝聖人的苦罰就給方神父寫信說我們在這裡同喜同樂另外我們的會祖亞豐索樂意他因着新立的修院常讚美天主。

聖人不想自己但求修會廣揚過了數月以後他又給方神父寫信說你們的修院盛行我反受凌辱感謝天主那是天主饒赦我罪過的憑據常不斷的爲你們念經祈禱何時也忘不了你們所以你若有機會給我寫一封信罷看見你的信我就有了安慰。

*
聖人寫信畫押如同給會長寫信那麼謙遜一樣。在天主懷裡歇息常不敗興。方神父說我們在修院裡都爲你公念經死後都會規定的爲已亡者做彌撒。那一天聖人接了這封信非常樂意遂就回信謝恩。

有人在聖人跟前提說馬約愛神父不讓別人糟踐他的名聲就說你們讓給天主判斷人罷。我敢說因不合意的爭論天主就許下在古表並否里烏立修院若沒人說閒話少提念我們恐怕現在沒有創設這新修院。天主許一塊雲彩遮蓋納波里修院爲教北邊的修院顯露出來。天主獲讚美。天主的意思整頓一切。亞豐索請馬神父回來全寬免他。他却不隨慈父的心。趕他臨終的時候很是後悔。出了會也沒有回去死在世俗中了。

有一個修女，請問聖人真假。這些修院同那些修院分離了麼？他答應說，是真的。在我們中間起了一點不和睦的心意，有數位修士離開了我們。到底我們彼此念經，所以我盼望我們都是天主所愛的，都能稱爲聖人。

亞豐索雖然如此，還是良善無比。忍耐過度，到底因爲修會不合，不能不常掛念。有一次，他發瘧子的時候，昏迷，常說怎麼樣，我們不是救世會的人麼。到底本篤第十四把會規交給了我們，我們發了終身的願，就用心還願，可爲何被攆出去呢？必定是天主的意思，忍耐罷。雖然聖人思想言語不由自己，也沒有說出一句報怨教宗的話來。昏迷的時候，但向自己說，放心罷，你還在救世會裡。有一天梅神父給他說，教宗和國王常拿着你當救世會原祖。

聖人嘆息說，啊，現今我在世上不算什麼，到底我管保沒有犯教宗准定的會規。

聖亞豐索不失望，他想意國南邊的修院，早晚還爲首立的修院。又說，我立的修會，另外是爲納波里國家，天主也派了我爲成全這工程，勉力發奮罷，別灰心，你看拉維祿第四天復活了，天主是全能的，我們在天主手裡，要誠實祈禱聽命就完了。聖人敘談的時候，給魏神父說，我堅心盼望如今誰抵抗不願意我們和睦，將來誰就請求我們，收留他們。聖亞豐索盼望修會復活，可是暫且還沒有復活的先兆，北邊有幾個修士求回到納波里國，教宗說不許回去，因爲在那裡救世會不按聖教法律度日生存。亞豐索一聽，如同苦爵喝，到底，但說救宗若願意這樣，我也願意，天主的

旨意能變苦爲樂。主教們、諸侯、聖座欽差、一口同音再稟明教宗說、會友多麼殷勤出力、管理修道院、指引修女們有多大心火、沒有他們、聖教被害、大有虧缺。比約第六一聽、雖然沒改主意、沒有認識納波里修會當聖教修會。可是聖人爲自己、爲會友、所爲的恩惠、大赦與羅馬國的修士們相同。雷神父還願意阻當滅去教宗的恩典、但給修士們留下祝聖牌念珠的權柄。他這一次、可是白白的謀算。羅馬聖部給他說、教宗的上諭清楚、不用再講解。雷神父比馬神父過錯更大、聖亞豐索也不惱怒他、也不責備他。當時教宗待聖人較前慈善、國王也准許發三大願、還有什麼不和睦的緣故呢、而且都願意和好、但雷神父一人反對、也不管聖亞豐索年到八十五歲、也不怕傷他的心、也不想修會被害、就一

直固執阻擋南北聯絡。依理而論，聖人該棄絕這忤逆不孝的修士，但勉強自己又發仁慈，給他寫信說：我求你爲天主的緣故，幫助我們完全結合。我親手抱着你，也求天主賞你承行他的聖意。這話能感動豺狼虎豹的心，可是沒有搖動雷神父的心。聖人一看，就告訴他說：你將來要受天主的嚴罰。果然不久，聖人的話都應驗了。比約第六看透這人的詭詐，也不許他進入瓦帝剛府。他可還沒有醒悟過來，忽然得了暴病，驚惶而死。他死的那一天，正是救世主的瞻禮。

聖亞豐索得了教宗並國王那些恩惠，就說那是大聖跡。可惜，不過是如同傍黑將沒太陽的時候，還發一道光線。往後修會不但，不合，還如隔開的大淵。一天深一天，彼此不通，爭論不止。那時候，

納波里國修院，也沒有初學院，也沒有款項，就不能不敗壞。聖人嘆息說：那些修院快要倒了。啊，天主，你願意什麼就成什麼罷。隨你的旨意。我恨不能的頭死見我們的功業辦好了，我屢次求聖母幫助，不是天主的意思，但我死後就完全辦成了。聖亞豐索如同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我渴望，却沒有人給他一滴水喝，送的都是醋。他也被長上棄捨，就帶着不聽命，不知恩的名聲去了世。聖亞豐索不到天堂，得不了息之安所。

聖人說的不差，他死了以後三年，納波里國王才准了修士守本篤第十四准的會規，死了以後四年，教宗也容許南北修院歸成一會，另選舉一個總會長。方神父既不願辭職，眾修士革了他的地位，另選舉白速濟爲總會長，他治理救世會二十四年的工夫。



第八章 聖人在椅子上生活度日

耶穌頭死以前說過，Joan. 17.4我在世上光榮了你，你所託付我作的事，我全作完了。聖人將來也能說這句話。可是，四年的工夫，還得出力勞苦。他一輩子抱着救世靈的心火，如今不能出去尋找。失迷的羊，有一點不悅樂，就說：你們出力的時候，我可作什麼呢？我不中用，而且還勞動修會。有人安慰他說：既是立會的首領，必同我們相通功。他答應說：立會的首領，立會的首領，我也不過是個可憐的人，是天主自己立的修會。我在他手裏，無非是個卑微的家具。聖人雖然到九十歲，還是有精神，明悟清亮，也結記飯廳念什麼書，廚房預備什麼東西，修院守何種規矩，常常守齋，就是

聖人不記得當日是瞻禮幾。有人來見他，不愛管閒事，不多言多語，但說有益的話。

不但懷念修會，更是懷念聖教。問各國王子同教宗一心和睦否，有人向他說，有奉教的國同羅瑪聖座爭論辯駁，他就心酸說，可憐的教宗，他的兒女教他難受。他聽說教宗同納波里國王快和好了，他就盼望後來容易補缺主教。他說，你們想不到，若缺主教有什麼關係，就是關係人升天堂下地獄最大事情，若沒有主教管理一個地方，那算喪失教區。至今六個多月，我一想有這缺處，在天主臺前長哭不止。有人向他說，某人修德有進步，在某地方聖教廣揚，他就喜不自禁。有一個納波里人來見他，就問那人，在本城還有小堂會麼，那人說，還有主教想不到，賴這小堂會，竟有

使車的成了聖人。聖人一聽就在床上坐起來說，在納波里有使車的成了聖人，願天主獲讚美。這話一連說了三次，喜的不能安眠，向伺候的人說，你們聽見了麼？在納波里有趕車的成了聖人，天主獲讚美。

聖人整天念串經，常朝拜聖母說，萬福瑪利亞，當初私自發了幾個願，魏神父怕他年老還不了那願，就向他說，你不用介意，還願，但念串經就夠了。有一次聖人睡着了，輔理修士喚醒他說，主教還沒念串經，他立時睜開眼，念起串經來了。做彌撒打簽早就不方便，魏神父向他說，看着是天主不願意你再做彌撒了。所以到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聖人末次做了一臺彌撒，從此以後，但望彌撒領聖體。有時有人抬他到大堂裡，因為在聖體跟前

大聲嘆息念誦句。魏神父怕人希奇分心，給他說：別去，可也不敢發露爲何緣故。有人向他說：你有病，不用往大堂裡去。聖人答說：我在聖體跟前覺着舒坦。又有人向他說：近來天氣太熱，聖人答說：耶穌沒有圖涼快。也有人向他說：你在屋裡拜聖體罷。答說：耶穌不在屋裡。頭死八年以前，大夫禁止他瞻禮，七不用講聖母道理。有一天往大堂去，一點鐘工夫講以下這一句，以愛還愛。講畢，拿大苦像降福，因爲他才放了血，包裹胳膊的布鬆開了。回到屋裡，流一道血，教友們用手巾沾住當聖物。雖是年高有病，也勉力作苦工。跟聖伯爾格滿說：苦工不在多寡，只要長久就夠了。

聖人時時事事聽命，越上年紀越聽命。院長馬神父勸他念經口禱，不必過於因此。有時候遣發僕人亞肋舒，問院長能念幾遍天

主經。沒有院長的准許，他連一盃涼水也不敢喝。他想了一個克苦奇妙的法子，就是自早至晚在椅子上坐着，如同一個石膏像，毫不動搖。亞肋舒勸他該轉動轉動，亞豐索笑着說：我白白的想法直起來，免不了仍彎曲。他二十年的工夫，常是這樣，又嫌度日太方便，向他的神師嘆息說：聖人們不是這樣。大夫看他坐車太逛蕩，就說：然後請主教出門坐轎。亞豐索不願壓着別人肩膀，無奈就在修院廊子裡，作了個帶輪的椅子，能使轉動前行，只怕勞動拉椅子的人，又怕修士守靜默讀書的時候，分心走意，用皮條纏在輪盤上。

在修院開避靜的時候，聖人請神父連世俗人們到他屋裡，提醒他們敬拜聖體，熱愛聖母那一天。他說：來到這裡的人，不得別的。

但學恭敬聖母，爲救己靈魂夠了。可愛之母，你是我希望的根基。有一天聽說有個奧國人來到羅瑪求進會，這少年人想着在本國京城立個教主修院。巴憂尼修士們耻笑他的意見，聖人却不這樣，就說天主用他，在本國加增自己的光榮。聖人預言應驗了。鮑格肋孟聖了神父就回到奧國立了個修院。多啫聽說病人臨終不肯回頭，就跑到他跟前說：我若能爲他念玫瑰經，這病人必定要回頭。他已經列聖品。當時有若干少年修士來見聖人，那一天從謙遜心笑着說：這和像一群小鳥來瞧個夜貓子。就吩咐他們作三件事：聽命、老實訴心、孝愛聖母。他說：敬愛聖母是升天的門路。他看聖書，或同別人接談的時候，常提醒人敬禮聖母。愛聽申爾福義那書籍。有一次他說：我今天腦子虛弱，給我念我書本。

上。賴着聖母，能得長生那一張罷。他又給聖母說，我的慈母，我現在老了，不能顯明你的光榮，巴不得有人長給我提念。有一天神師問他說，有的聖人看見了聖母，你不願意見他麼？聖人答應說，我恨不能的見他，可是我不敢見他，因為我是個大罪人，實在當不起。

※

第九章 聖人心窄受乾苦

充軍的時候快過去了，他現在八十八歲，二十多年的工夫親見救世會被窘難，受委屈，不相合，而且身體還抱重病，沒有受完，還得受心裡頭的乾苦，憂悶至極，如同耶穌山園祈禱一樣，也是心驚肉跳，難受至死。可奇，聖人五十年的工夫，引導人平安走天國道。

路。安慰了許多人。如今自己受乾苦。教別人放心。如今他驚惶不安。終究竟如一個瞎子。聖人五十年的工夫。講說耶穌如何仁慈。如何愛人。如今他只能想耶穌如同個義怒的判官。向一位修士說。你既不受相反信德的誘惑。感謝天主罷。你想不到受這誘惑是如何的苦。他就相似失望說。誰知道能救我的靈魂不能。以後面向苦像說。我的耶穌。別許我下地獄。你無論如何罰。就如何罰。千萬不要扔我在永火地獄裡。因為那裡不能愛你。我的聖母。你莫非不願意我永遠愛你麼。聖人向魏馬二位神父說。天主的公義壓住我。受地獄的苦。魔鬼誘惑我。失望。你們一會別離開我。他如同不知好歹。常怕犯罪。離開天主。聽見相似有個聲音給他說。你既離開天主。天主也要離開你。聖人是祈禱的宗徒。不斷提

醒人所禱。他說：我現在祈求天主。天主不聽。說我愛你的時候。聽見個聲音說：那不是真的。你說瞎話。當時各樣誘惑。一齊起來。感動他。昏迷他。另外邪情的誘惑。非常厲害。他哭着說：可惜。我現在八十八歲。幼年的欲火。還沒有滅。因為恐怕隨從。就戰戰兢兢說：我寧願死。不願意得罪你。聖母瑪利亞。你若不相幫我。恐怕我比茹達斯更不好了。領聖體以前。他心窄的病更重。有時候不敢領聖體。有時含糊不定。有一次神父。在他屋裡做彌撒。手裡捧着聖體說：這是耶穌的身體。聖人還含糊不敢領。神父向他說：主教。別教耶穌多在外廳等着。有時聖亞豐索淨渴望領聖體。向神父說：給我耶穌罷。給我耶穌罷。可愛耶穌。你多啗來呢。

聖人無奈。非聽命。不能解疑惑得平安。心窄的人。都是一樣。非聽

命沒有救線。他知道這道理，願意除去聽命各樣的阻擋。說我的頭不願意聽命，搖轉如同磨扇。我的明悟抵抗命令。吾主耶穌，我求你相幫我壓伏自己，賓服你。我不願意違背長上的意思。聖人心裏起疑惑的時候，不願意勞動他的神師來，就託人替他去見神師。有時別人不去，他就勉強自己下樓親身去見。若是遇着別的修士，求他解疑惑。有時候聖經上一句話，能教他平安。有一天，魏神父向他提起一句聖經上的話來，就是我不願意教罪人死亡，願意教罪人回頭生活（Ezech. XVIII, 23）。聖人一聽，就說：我的天主，我用這句話，安慰罪人，說了數百次，到如今我反忘記了。自己不得安慰，可會安慰別人。如納波里，有他一個叔伯姐妹當修女，他也心窄，求聖人指引。聖人答說：不要心亂，我也同你一樣。

也是沒法，我如同你光看苦像，盼望天主不把我們扔在地獄才好。在那裡不能愛天主，既不愛天主，那就是地獄的地獄。我們該常說：天主教我，只愛你就夠了，無論命我往那裡，都行，我寧願失落一切，不願失落你。

聖人一年之久，常受心窄的苦，發生了各樣雜念的誘惑。魔鬼藉人形顯示於他，先攻打他的信德，說：我都是被天主棄絕的，你著的書，講的道理，爲買天堂不夠，你空手進不了天國，能有什麼躲避地獄的法子呢？聖人答說：就是我在地獄裡，也願意愛耶穌，並不是靠着我的功勞，是賴着耶穌的苦難。魔鬼反倒有一天裝扮納波里的一個善人，特來道喜，說：你的書籍無數，你該滿心喜歡。聖人在他身上畫了個十字，那妖怪就不見了。尙且他又起了

不潔淨的誘惑很厲害，正當無頭緒的時候，忽然魔鬼裝一個特別熱心救世會友進來了。聖亞豐索過謙的樣子，告訴他受了什麼誘惑，修士答應說，不必介意，那不是犯大罪的材料，我也起邪淫的誘惑，肉情也妄動，沒有別的法，倒不如隨從才好。聖人一聽，嚇的忽然站起，大聲呼號耶穌瑪利亞聖名，可一轉身看不見了，獨剩他自己，魔鬼裝修士的形像，白誘惑了聖人，一求聖母，魔鬼就立時逃遁了。

那時候受的誘惑大，得的恩典也多。達神父述說，我們屢次見他拜聖體的時候，神形超拔，身體離地，空中懸着，輕如羽毛。有一天，聖人正在廊房椅子上坐着，翁神父經過此處，聽他自加謾怨，什麼本分也盡不到，向他說，主教，你發顯一個愛天主的心，就算補

上了。聖人說：發愛天主的心，你教給我發愛天主的心罷。因為聖人耳背，翁神父挨着他的耳朵大聲說：我的天主，我全心愛你。亞豐索遂就說：我的天主，我全心愛你。話一出口，聖人離了椅子一尺高，他的頭碰着神父的嘴巴。過了幾天，翁神父又從此處經過，可這一次，他有明智，不挨着聖人的腦袋，怕再受傷。

聖人因超性的明見，知道人心的隱密，和外面的行爲一樣，如問某本堂神父，在本堂口有個不好表樣，你可爲何不想法斷絕這樣來往呢。也知道聖體在面形內不在。有一天早晨，賈神父在小堂做彌撒，聖人望彌撒，到謝聖體的時候，他向輔理修士說：今天早起，賈神父沒有成聖體，有人去問輔祭的，他才想起神父九十多歲，忘心過大，所以到爲活人念經的時候，掀差經本就念了爲

亡者的經，耽誤了成聖體的禮節。

聖人能說未來的話，比如梅神父不久要死。最奇妙的，預言某年納波里要遭大禍患，果然那一年法國軍隊侵佔了納波里，那時聖人死後二年。

聖亞豐索年紀越大，顯的聖跡越多，查看他列品的書籍，記載有一百多聖跡。自己聾了，教別人聽見，自己是癱子，能教癱子行走。有人告訴他有個少年女子負魔，求他降福。聖人歎息說，負魔負魔，唉，教他辦妥當神工罷。這女子一告解，未出神工架子，魔鬼就逃遁了。因爲一降福病人他就好了，恐怕與謙德有妨礙，就問魏馬二位神父，能降福人不能，他們答說，那是主教地位的私恩，不能推辭，虧負別人。

有一天晚上維蘇威火山噴出火煙來，恐怕巴憂尼城被害嚇的衆修士跑到主教跟前，向他述說如何危險。有人漸漸的把他推到窗戶那邊，衆修士也都聚在那裡。聖人很憐憫的慌，一連三次說耶穌，耶穌，耶穌。修士們求他降福火山，聖人初不願意，再求他，他就舉手說我降福他，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說完這話，那火光就遷到深淵去了，天就晴了。



第十章 聖亞豐索臨終死亡

聖人滿了九十生日那一天，巴憂尼修士們唱大彌撒，感謝天主，禮畢，就往他屋裡去了，給他道喜慶賀他。亞豐索動了心多謝他們，知道不久要脫離此世，向輔理修士說，我該作的事業都作完

了該編的書也都編完了，不久我要走。有一位修士向他說，請主教再編一本書，這樣還能留你不走。聖人答應說，你願我多在上，爲多得罪天主麼。有一位聖衣會神父來拜，聖人向他說，過年我們不再見面了。他還盼望死，就向耶穌說，我渴望身死，好在天國見你聖容，我想念你，就如千年之久，才能到你跟前。給方修士說，我得預備新禮節。方修士毫不爲意，然後他才懂得聖人預先告訴將行出殯大禮。過了兩天，主教發瘧子，更衰敗，因此有人在他屋裡搭祭臺，預備做彌撒。

黑暗既過，光明即來，聖人心窄的乾苦過去，心寬的神味，就來到。了，病又重了，昏迷要死，院長孟神父給他終傅，也請臨近的院長來看顧他。聖人早就盼望死在會友面前。他醒過來以後，一看他

們就喜歡也降福他們，並閣修會的人。別人一聽聖人到臨終，都願意再見他一面。他的侄子若瑟同妻子來見他。聖人一見就歡喜也降福他們。他的侄子求他遺訓。聖人握着他的手說：諸事以上，想法救你靈魂。

不但家人並會友們，願意急忙再見他一次。連世俗人帶神品班，都願意看見聖人如何死亡。有人把自己的念珠、苦像、聖衣，放在他身上。在堂裡公念經，求天主賞賜他好了。可是亞豐索與他們的心意不同。有人向他說：至少你求可敬瑪日拉，相帮你好了。聖人答說：他也不能教我好了。聖人怕修士多花錢買藥材，又怕大夫過於費心照管，向他們說：完了，無法療治。

無法療治自己，却能治好別人。當時有三位抱病的神父見他，一

回去病就好了。

聖亞豐索到臨終的時候，達神父時刻沒有離他，自己說：到那時候我不離他的床，我也記載可愛慈父經歷的情形。到七月二十八日，亞豐索末次領了聖體。此次謝聖體比素日工夫更大，他自覺衰敗，就請別人幫助他，同耶穌默談。修士提醒他，他們一止住，聖人問他們說：你們沒有可說的善念麼？在他身旁，點了聖蠟，念臨終經，也遞給他一個聖母像，口親像的時候，他說：萬福瑪利亞。後來看着不平安，用手指着額，嘆息說：這些念頭不教我放心。到了九點鐘，手裡拿着苦像，眼看他，口親他。那一天夜裡覺着平安。到二十九日，看着有古怪，司像搖動他，那是魔鬼又回來攻打欺伏他的憑據。當初聖瑪爾定臨終給魔鬼說：你在這裡作什麼呢。

你這猛烈的野獸，與我毫不相干。聖人也可放心大膽這樣說。有一次，他向一個看不見的人說：你作什麼呢？莫非你引誘我犯一個大罪麼？又說：誰犯罪，誰就是天主的仇人，你願意教我失望麼？聖教信什麼，我也信什麼。有一天，望彌撒的時候，聖人更不平安說：哎，有多少外仇圍着我呢？有人教他親聖若瑟像，他就把像接過去，向輔理修士說：這是聖若瑟，他就覺着有點安慰。亞肋舒問他：缺什麼，要什麼？亞豐索答應說：不要什麼，完了。他喘不上氣來，晚上九點鐘，看着要死，不多時又好些，有人求他降福，問修會，他就點頭應允了。

到三十日早晨，在他屋裡做了幾臺彌撒。他願意領聖體，就說：吾主，不來麼？你們給我耶穌罷，給我送聖體。耶穌還不來麼？魏神父

怕他不能領聖體，就不許他。有時候不認識人，或常打盹，但一提到耶穌瑪利亞，若瑟，或請他看一個聖母像，就睜眼觀看。

到第二天雖然無力，看着向他說什麼，就懂得什麼。到上午，他把一個聖母像搵在自己心上。到七點鐘，又拿了這像一次，衆人都看見他那時面容發光，一刻工夫，天堂的樣子笑着。聖母必來見他，現在他也能說申爾福義書上的話，呀童貞之母，你是愛苦之慰，求你可憐我，替我轉求天主賞我真心痛悔，也賞我聖寵神力，相幫我善用剩下的時刻。聖母瑪利亞，我的盼望，到我臨終之時，千萬不要棄捨我，也別教我灰心，死於失望之中。

聖亞豐索屢次說，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罪人，今祈天主及我死後，也數次說，我願意愛聖母的熱切，超過別人的愛情。聖母一聽

這話能不來麼。那天夜裡，看着聖人要死，可是平安，沒有擾亂，不像性命同死亡打仗，好比味霜傳散黑暗，快露永遠的太陽，靈魂快見天主的本體，會友都在聖人床前跪着，一面念經祈禱，一面涕哭流淚。聖亞豐素備終錄第七章上說：我的天主，我預先感謝你賞我臨終之時，會友伺候我，因為那時他們沒有別的掛念，但想救我的靈魂，都幫助我得善終。那話不久都應驗了。在他屋裡，剛才做完第十臺彌撒，正當午時，打三鐘經的時候，聖人手拿聖母像，就安然咽氣而死。真如口親主子的時候安眠了。那是一七八七年八月初一日，是個瞻禮四。在世九十年十個月零五天。



第十一章 聖亞豐索得光榮

聖亞豐索死後，過了幾點鐘，巴憂尼並奧塞拉居民，才知道聖人不在，那是特爲躲避衆人闖進修院，怕太亂騰，也爲等候官兵馬隊來保護這修院。先給聖人穿上主教衣服，把他抬到小堂裡去，安置聖蠟，奉送花朵。衆人急忙來到修院門口，只因不許進去，就託神父把念珠苦像放在聖人屍首上。有一個納波里畫匠，畫了他的像。奧塞拉主教願意出殯如同奏凱的形狀，領着棺材到本城大堂裡去。民人疑惑主教要存住聖人的聖髑，就攔擋主教拉屍首。無奈何，就在聖人所蓋的堂裡，行擺安所禮，送大殯。來的神父們很多，總得搭許多祭臺。一過半夜，做了黑彌撒。第二天早晨，有一萬人，另外鄉間窮人，都聚在堂前邊。納波里四位院長，神父把屍首送到堂裡，城裡的官員隨後跟着，主教手拿一隻聖蠟。

步行走。奧塞拉副主教做了大彌撒，有一位出名的神父，讚誦已亡者的美德。在屍首兩旁，有修士並亞肋舒，常把小孩子從他母親手裡抱過來，教他們再親主教手一次。到了晚上，眾人還是不願意走去，就得請公安局看守聖人的屍首。到七點鐘，就把他的屍首放在一個鉛鑄的棺材裡，封上十二個戳子，用三把鎖鎖起來了，把這三個鑰匙分在三處，一個交給包王爺，一個給了城董，一個給了院長神父。把他埋在大祭臺左邊，蓋上玉石板，板上記載亞豐索利高烈亞加大城主教，救世會會祖的屍首，在此埋着。聖人未死以前，有個買聖像的人，早就教人畫了聖人的像，又有一個，是聖人的神子，自己花錢，教人刻十二個樣子的聖像，在納波里大約傳散了六萬多聖人的像。

還未埋葬他的時候，天主早先光榮自己的聖人。出殯那一天，已經顯了好幾個靈跡。有一生的小孩子要死，携到堂裏，一通聖人的屍首就好了。第二天，一看聖人的像，那小孩子就初次開口就說：亞豐索在天堂，聖人在天堂。

有一位修士，又有一個發瘧子的婦人，並一個納波里輔理修女，亞加大一位神父，還有別的病人，他們都一通聖人穿的衣服，或寫的書信，病就立時好了。

當時聖亞豐索顯示了兩個貞女，頭一個是他的神女，名叫安日拉，是納波里的人，他一聽說聖人死了，就很難受，忽然看見聖人在他身旁，面容大變，全體發光。第二個是聖衣會的修女，他正唱日課的時候，霎然聽見有個聲音向他說：去告訴你的神師，現在

你見了得光榮的亞豐索，遂就看見聖人在一個光明美麗無比
的火球中。那修女說：「看着似乎水晶光照的太陽，分外發亮，聖人
非常喜樂，軀體如同雪白玉石。」修女一看，就覺着樂的不醒人事。
聖人用慈善的樣子看他，向他說：「我的女兒，該保存你的潔淨，別
教你心偏向別的，專一歸向天主。該長是這樣，並該預備忍受各
樣的苦，從今以後，雖在世上活着，該如同已經不在世上一樣才
好。」

有一個加達賈婦人，聖名瑪利亞，患肺癆病，至今六年了，眼看要
死，剛把聖人的聖髑掛在他脖頸上，他就看見三個貞女，身穿天
藍的衣服。亞豐索在他們一旁站着，穿的是本會衣，俯首面笑，如
同活着一樣，一隻手扶着一根粗棍子，一隻手向那三個貞女指

着將死的婦人。其中有一個拉着病人的手，命他起來，又指着第三個更美麗的貞女，向他說，因着聖母的忠僕亞豐索的轉求，聖母就賞你病好了。說完這話，病人起來立時全好了。

不用多說聖人顯的聖跡，最大的聖跡，就是聖人的行實。無怪乎不久出了四百多奏書，求教宗恩准亞豐索列真福品，其中有納波里國王、費底囊第四的奏書。羅瑪聖座允許了監查開辦。

比約第六雖然難爲聖人，不是出於本心，一想他被誣告就哭起來了，在聖教跟前起頭光榮了他，說我全記得聖人如何聽命，聖亞豐索因着言行著作，屢次顯出聽聖座命的憑據。教宗又說，從此以後，查考聖人的行實，不許再提那毀謗的言語。到一七九六年，可以稱亞豐索爲可敬的。可惜那時法國大亂，意國也不平安。

教宗被充軍，不便易仔細查考列真福品的實據，到底還不斷請見證來報告，也接收旁人的證據。

到一八零三年，羅瑪聖部批准亞豐索書籍，沒有可指責的地處。查考書籍以後，就查考他的德行。論理教宗烏爾巴阿第八出了命，人死後五十年，才許查考他的行爲。比約第七寬免能早查考可敬亞豐索的諸德，要得聖人列真福品，該批評兩個聖跡，可說當時外國人侵佔了教宗的國都，教宗只得離去羅瑪。到一八一五年，才批准了兩個聖跡，頭一個是治好了某夫人的乳瘡，頭天割去腐肉，第二天又鮮亮了。第二個是治好方濟格會一位患肺癆的神父。過了一年九月初六日，教宗在列真福品上諭上畫了押，說明亞豐索是真福聖人，能明明的恭敬他，奧塞拉亞加大兩

個教區，並救世會，能每年做真福彌撒。過了九天，在聖伯多祿大堂裡，行了慶賀新列真福品的大禮節。

耶穌會說，誰卑賤自己，必被高舉。聖亞豐索一輩子卑賤自己，天主必定要抬舉他，賞他多顯聖跡，好列聖品。猶如意國婦人達瑪利亞扛着一布袋麥子，從樓梯上摔下來，折傷了大腿，受傷很重，以至於不能吃什麼，不能喝什麼，不久傷處腐爛，大夫一看，就說壞了事，無法可治，該給他終傅。神父已經念了臨終經，那病人許給真福亞豐索病若好了，求一臺彌撒，獻給他一隻蠟，並一斗糧食。神父正念信者靈魂，出離此世的時候，忽然那病人在屋裡，見了真福亞豐索，離地不遠，身穿花白衣，頭戴高冠，手拿權杖，身旁有一位天神，帶着展開的書本，上印紅字，滿屋光輝。病人一看，不

由的大聲說，這是真福亞豐索特來治好我，快給我才許的那隻蠟罷，我願意獻給他。人一聽，估量他是說糊話，不肯隨他的意思，不得已，就給了他聖蠟，獻給了亞豐索。聖人按主教的禮，降福他三次，就不見了。達瑪利亞全好了，遂就起來穿衣裳吃飯，第二天往堂裏去謝恩還願。

比約第八一看這些聖跡，到了一八三十年，就出上諭說，亞豐索能列聖品。可惜教宗死了，不顧得行列品大禮，等到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教宗額我畧第十六才行了列品大禮。那一天，同亞豐索一齊列品的，還有四個聖人，其中有方濟格熱羅尼莫，這聖人預先告訴亞豐索的父母，他的兒子上大年紀，要陞主教等話，也有方濟格會的聖若瑟，他也預先說了，救世會要發達廣揚。

列品那一天，亞豐索的侄子並侄孫們，一百來的會友，納波里、巴
尾野、葡國三個國王，並撒而代國王的妻子，都往羅瑪、聖伯多祿
大堂去慶賀新聖人。教宗請了意國主教，全來到羅瑪，數千人裝
飾聖堂，救世會用玉石膏刻了亞豐索的像，安置在聖伯多祿大
堂，離伯多祿石膏像不遠，表明聖亞豐索一輩子保護了聖座。在
納波里八天的工夫，也慶賀了聖人，也定他爲納波里第二個主
保。

聖亞豐索得的光榮，還不算到頭，到一八七一年，瓦帝剛宮殿裡
比約第九定了亞豐索爲聖教的聖師，說這聖人修德出力，如同
天主宮殿的燈光。在聖教會二十紀，也不過出了二十位聖師，聖
亞豐索一輩子相反了讓斯尼異端，並邪說的哲學家，提醒人恭

敬聖母、勤領聖體、愛慕耶穌聖心。達神父說、讓斯尼異端人求天主、不教亞豐索列入聖品、因爲他常反對了他們、想他若列品、算壞了他們的新道理。教宗定了亞豐索爲聖師、另外是賴着他著作的書籍。比約第九說、他書上有三樣長處、就是題目的集雜、非常的精神、道理的豐富。聖人書上預先說了、聖母是無染原罪的、並教宗講的公道、道理不能差、然後比約第九定了這兩段爲信德的道理、那不是爲聖人有大光彩麼。聖亞豐索也說、天主的意思是教我們藉着聖母得一總的恩典、這段道理、還不是信德的道理、可盼望快入信德的寶藏。

作完了聖亞豐索傳、可以用六品的保蘭著完聖盎博羅削行實說的話、我請求閱看這書籍的人、效法聖人的行實、讚美天主的

聖寵、勉力同那聖人在長生的地方相迪。我們也可以說盼望閱
看聖亞豐索行實的人，在世上效法他，在天堂同這聖人一齊享
永福。

24
101634

1010